

卡爾女士原著

梁廣

慈禧寫照記

中華書局印行

968-8
FS14

民國四年八月印刷
民國四年九月發行



原 著 者
美 國 卡 爾 女 士

譯 述 者
陳 寔 銳

印 刷 者
中 華 書 局
上海虹口東百老匯路

發 行 者
中 華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
河拋球場南首路

中 華 書 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奉天 廣州 長沙 開封
溫州 長春 漢口 南昌 南京 杭州
濟南 保定 武昌 太原 常德 福州
成都 重慶 雲南 徐州 西安 汕頭
香港 蘭州 吉林 衡陽 貴陽 潮州

中 華 書 局

慈禧寫照紀 全一册

(定價銀)

序

前清甲乙之際。美國卡爾女士以畫家資格。留居大內。可八九月之久。嘗自詡謂有此經歷者。自馬加泊羅以來。一人而已。故其對於宮闈瑣事。非常熟悉。而女士不僅以繪事見稱。而尤擅長於文學之才。故於其出清宮後之某年。卽將在大內種種經歷。編爲一書。顏曰慈禧寫照記。清宮日常瑣碎之事。無不曲爲繪出。有聲有色。能令讀之者。若或親見之焉。嗚呼。天寶宮人。談開元間遺事。有如此之纖悉必備耶。滄桑之感。又不能不因而動於中矣。按此冊可與德菱女士所著之清宮二年記參觀。以二書所紀。皆爲大內極有趣味之瑣事。國家大政。則絕未一談。而此則以外人之手筆。寫宮闈之狀況。尤較可玩味。惜乎譯筆蕪陋。不逮原著多矣。乙卯六月吳縣靈銳陳政識於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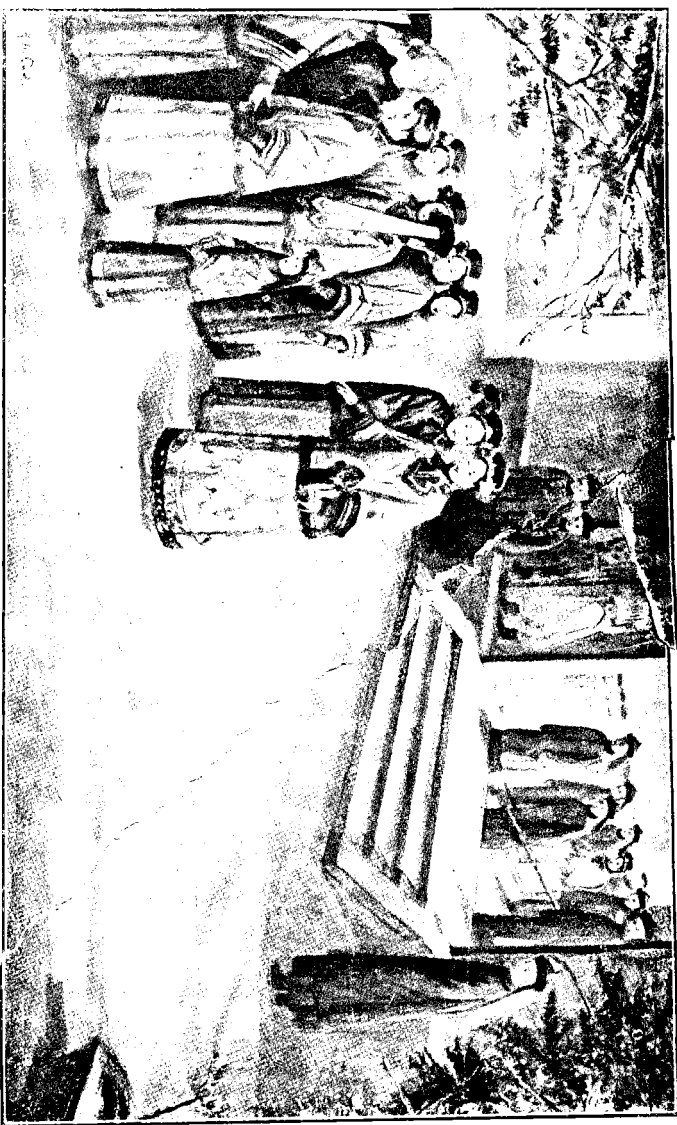
慈禪寫照記



(慈 禧 太 后 第 一 畫 像)
 是 即 列 國 路 賽 者 存 盛 國 博 院
 像 陳 美 聖 易 會 今 華 頓 民 物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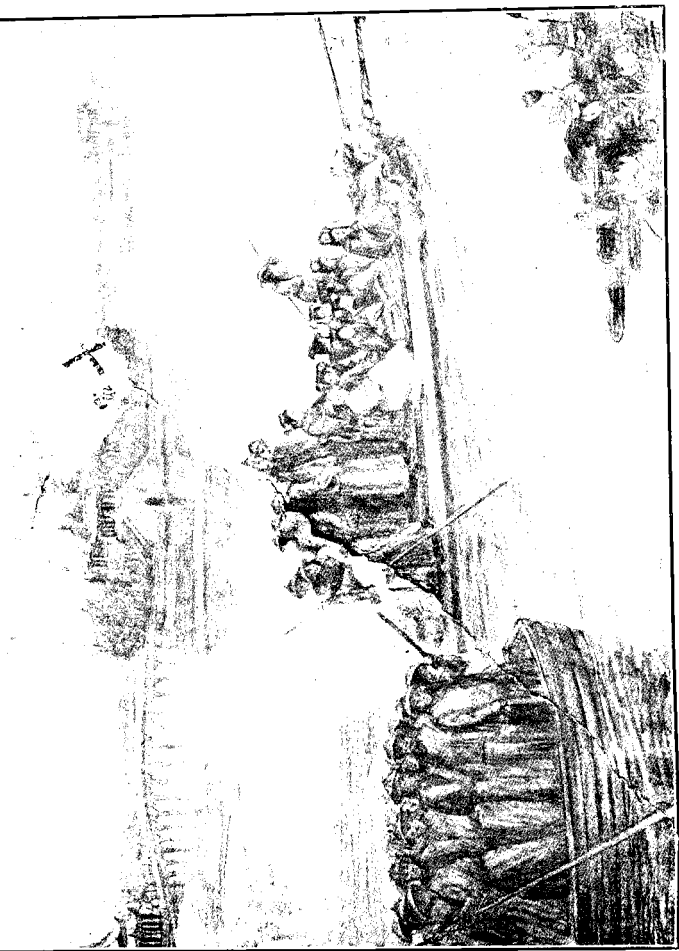


美 卡 爾 女 士 滿 裝 之 肖 像
(即 畫 慈 禧 畫 像 及 著 本 書 者)



宮 出 鞆 御 后 太 禰 慈

幸遊之上湖后太禧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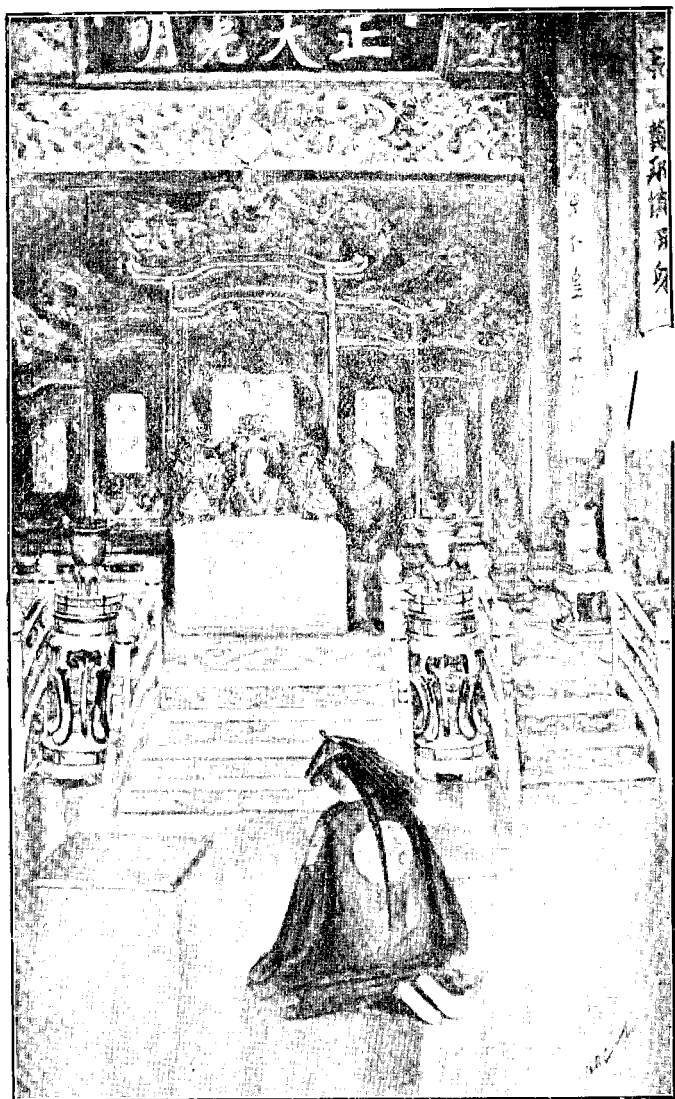




慈 禧 太 后 御 筆 作 書



畫 之 后 太 禧 慈



慈禧太后及光緒帝之視朝



慈 禧 太 后 喚 鳥 之 圖



后 之 緒 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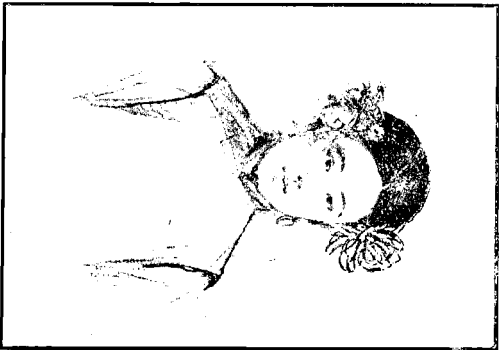
光緒之妃



清宮宮女



清宮公主主



清宮宮女



頤和園牌樓

*Archway of the Summer
Palace, Peking.*

樓 牌 園 和 頤

慈禧寫照記目錄

緒言

- | | |
|-----|-------------|
| 第一章 | 予之覲見及在宮之第一日 |
| 第二章 | 太后之真相 茶會 蕩舟 |
| 第三章 | 醇親王府 |
| 第四章 | 太后之寶座室 |
| 第五章 | 皇后與嬪妃及其他貴婦人 |
| 第六章 | 廣續畫像 太后之犬 |
| 第七章 | 大內節宴 |
| 第八章 | 光緒皇帝 |
| 第九章 | 皇上萬壽 |

第十章

三海宮殿

第十一章

太后之特性 三海第二次之遊覽

第十二章

駕還頤和園

第十三章

頤和園內之汽舟 孔廟下丁致祭

第十四章

宮監

第十五章

太后之才調

第十六章

大朝堂

第十七章

頤和園

第十八章

大內之中秋節

第十九章

頤和園中之園遊會

第二十章

太后第二畫像之著手 大內之畫家

第二十一章

歐洲馬戲在大內之開演

- 第二十二章 大內之慣習
- 第二十三章 太后之勤勞國事及其萬壽
- 第二十四章 紫禁城內之皇宮
- 第二十五章 送往聖路易賽會太后畫像之著手
- 第二十六章 滿漢交際之慣例
- 第二十七章 中國饋贈之禮
- 第二十八章 冬日之大內
- 第二十九章 中國之宗教儀式
- 第三十章 慈禧皇太后之經歷
- 第三十一章 太后之軼事
- 第三十二章 新年朝賀
- 第三十三章 太后肖像之續寫 春日之大內

慈蔭寫照記

四

第二十四章

肖像之完工及其放洋之情形

第二十五章

駕還頤和園

慈禧寫照記

緒言

當一千九百零三年四月。予道出申江。稍事勾留。行裝甫卸。忽接北京美國駐使康格夫人來書。謂中國慈禧太后。有倩人寫照之舉。不知我之意云何。肯承乏否。夫人又謂。如果成功。則太后或允以此照。齎往美國聖路易賽會陳列。當爲該會添生色不少。天下萬國之人。既見太后真相。則吾知其論述太后之觀念。將爲之一變。於太后亦殊得也。予立以書復之。曰。來示囑爲太后寫照。極稱鄙人之願。謹倚裝以俟後命。後再得康格夫人書。則知事已就緒。惟進宮畫像之日。尙未選定耳。予因整理行裝。在申候命。但辦事遲延。最爲中國官場之惡習。故直俟至是年七月。康格夫人始接得中國外務部文書。謂請於八月五號。同美國畫像家卡爾女士進宮朝見。以便即日開始爲太后寫照。康格夫人卽以日期見告。予遂於七

月二十九號自上海啟行。既抵京。卽下榻於美國使署。康格夫婦二人款待周至。極所深感。洎至八月五號。予遂蒙康格夫人帶領進大內。以私見禮。進謁中國慈禧皇太后於頤和園。

以外國畫像家資格。直進大內。爲皇太后寫照。在中國歷史上。實爲破天荒之事。故一切禮節。舉無前例可引。愉慌迷離。不知何施而可。而太后寫照。共允出席幾次。予亦無從懸揣。詢之他人。他人亦無從知之也。蓋宮內平日種種事務。胥由太后一人自由主張。則今茲太后自己寫照。豈容他人置喙於其間乎。故予當進見之際。猶自謂事諧與否。尙在不可知之數。況太后性情。證以平素之耳食。又殊不易與。則我固失敗之機多。而成功之機少也。而在朝見之第一日。外務部有人語我曰。太后寫照。僅允出席一次。予心更爲忐忑不安。特既經進見而後。予之觀念。頓爲之一變。太后款待之殷勤。招呼之周至。可謂無微不至。大出我意料之外。而對於我寫照之設備。亦應有盡有。至稱便利。故在予駐宮之日。除爲太后寫送往

聖路易賽會一像外。更爲太后續寫三照云。

夫予駐宮之時。既甚永久。則一切宮闈瑣事。自能熟習無遺。微特歐美人鮮有此經歷。卽中國人得有我之機緣者。亦不數數覩也。然予駐宮後數月。卽立意不肯以我在大內之經歷。宣示於世。蓋予既蒙慈禧太后恩待周至。而宮中其餘諸人。待我亦極不薄。則我亦當以相當之善意報之。故事。凡有人以宮闈事披露於世者。爲大不敬。然則我安敢蹈不敬之罪。而負慈禧太后之知遇乎。特予遄回美洲後。各種報紙。往往將我之經歷。信口雌黃。淆惑他人之觀聽。間有得之他人口述。則亦爲海市蜃樓。無中生有之作。如有人謂太后乃爲一陰險之女子。待我極苛刻。寫照之時。強予寫一較美較少之像。且落筆之後。又不准予有所改正。凡此種種。見於平日報紙者。不一而足。而倫敦泰晤士報某口。登有新聞一則。更爲荒謬。謂有人云中國慈禧皇太后。性極暴戾。有虎豹之威。今經卡爾女士證實。殊非過言云云。余見之大異。蓋予從未發爲此等不確當之言論。以披露於世。而予所見

之該項記載。美國各報。又轉相抄襲。且加以按語。謂上半截云云。亦屬我之口臆。夫歐美報紙之勢力。既極偉大。則該項記載。自必深印於人人之腦筋中。即使我去函辨正。亦難望矯正公衆人之心理矣。而此同類之記載。又復層見疊出。於我心殊怛怛也。既而思之。若爲慈禧皇太后及我之名譽起見。則勢不得不起而與之力辯。其辯護之法。則固無有如將予在宮中。爲太后寫照時之種種經過。編成一書便者。此本書之所以作也。

此書之作。其必惹起我中國一般友朋之注意無疑。甚或大傷其對我之感情。蓋彼輩不知我書內容。究竟如何。若使太后及宮中諸貴婦聞之。則亦必訾我之短。以爲有負彼等之知遇。蓋中國故事。凡有議及聖主聖后者。不論是善是惡。終坐不敬之罪。故歷來君后之起居動作。從無有人敢訾議之。亦無有人敢稱揚之者。否則卽爲不忠不孝之人。爲朝野上下所吐棄矣。故予之著此書也。卽使言過其實。一意讚美太后之品性。亦不能補我之過。而讀者諸君。則將謂作者本意。無非

爲取媚於慈禧太后起見。轉輾思維。殊難爲地。然予著書之意既決。則斷不能以上述諸因而中止之。惟欲免求全之毀。則不如於本書體裁。重加之意。因立意撰述本書。專取簡單確實之敘事體。不加片言論斷。如是則或足以補我之過於萬一乎。

拳匪之亂。內廷諸人。常引爲談助。娓娓不少倦。如往叩以當時情形。彼等亦直言不諱。未嘗有所遲疑。故予於庚子年拳亂時之情景。頗能彷彿一二。蓋予固時時利用我之良好機會。利取其中真相。哲學家有言曰。欲觀其人之真性情。則觀於其四圍之人物可也。予之喜與宮中諸貴婦劇談者。卽一本此原則。故以歐美人而真能接近慈禧太后。及其四圍諸人。而觀察其爲人者。當自我始。則是書之作。殆亦不可以已夫。

中國立國最古。故內廷一切禮節。亦最繁縟。沿習既久。真意漸失。若非以古禮細爲推敲。則竟有莫明其故者。予在中國之日淺。無暇深爲考究。故書中一切記載。

皆據事實書。未嘗有所穿鑿。讀者幸垂鑒之。

第一章 予之覲見及在宮之第一日

一千九百零四年八月五號。爲予首次進見慈禧太后之日。是日晨光熹微。予輩卽自美國駐使署啟行。蓋自北京城至頤和園。須車行三小時可到。而余等之朝見時刻。則定於是晨之十點半鐘。而在十一點鐘。卽須起始爲太后寫照。故不得不早時先行。況此上述之時刻。乃自欽天監謹敬選定。決不能稍有遲誤也。

余輩啟行之時。爲晨間七點鐘。朝旭未升。宿霧猶泣。同行者除康格夫人及其繙譯外。尙有使館衛隊多人與俱。與所帶畫具。爲畫布及畫架各一方。旣出北京城。所過皆明媚之鄉。田野風景幽雅宜人。又適當宿雨初晴之後。山色湖光。別饒一種艷態。車行其間。至爲恬適。未幾宮牆巍峩。隱現於視線以外。山色蒼然。照人襟袖。絕是一幅好圖畫也。

往頤和園
途中所見

余輩旣離北京城。卽有由外務部派來之衛隊。隨後護行。車行鄉村間。旣及一小

行抵頤和園

時半。然後經喇嘛廟之舊址。及皇族避暑花園多所。未及一小時。頤和園卽湧現於吾人眼廉之前矣。殿閣嵯峨。氣象萬千。而紅生花笑。鳥歌燕語。又極幽雅之致。幾疑爲天壤間別一境界。非復在人世間矣。

頤和園門首。坐有乞丐多人。或盲或跛。狀至不一。終日喃喃喊苦。求乞於出入內廷諸大員貴族及宮監之輩。歷觀東方各國皇宮之門首。多有此種現象。固不獨頤和園爲然也。每當兩宮駐駕頤和園時。外務部爲辦公便利起見。常設一臨時辦事處於頤和園大門之左。是年亦照常設立。余輩旣下車。當時卽有官員多人。帶領繙譯。前來接待。隨卽在該辦事處稍憩。少頃。有一太監來前。導余輩去辦事處。進乘紅色宮轎。由六人舁之而行。趨嚮左門入。卽經過天子之宮。沿路景物。皆非尋常所見。殊有目不暇給之勢。未幾。至一作四方形之大殿。四面圍以花草。無數。至爲美觀。太監等指點余輩出轎。且導余輩穿殿而過。當時從者與導者。無慮數十人。魚貫而入。絕無諠譁。殿後中央之屏。嵌有大玻璃一方。上書一極大壽字。

過殿不及數十步。余輩逕登中國慈禧皇太后之殿廷矣。

當余輩登殿時。有公主及宮女多人。出而招待。中有前出使巴黎之裕庚夫人。及其女公子二人。咸爲予熟識之友。闊別多年。邂逅一日。增進我之快樂不少。且其二女公子。操英語極佳。居中傳述。極稱我願。斯時爲十點十五分鐘。稍頃。御駕至矣。但見人叢中。有一極美之女子。面帶笑容。與康格夫人竭力周旋。裕庚之女公子一人。耳語余曰。斯卽皇太后陛下是也。然予相皇太后面貌。乃一極美麗極和

康格夫人
親見

善之婦人。度其年事。不過四十而止。其神情之佳。一見卽能使人喜悅。與世界相傳其爲一殘暴不可以理喻之老婦人之評語。何不相類如此。幾疑其非是。然在予前者。固明明中國之慈禧太后。而非別一婦人。從可知人傳之非其真也。隨太后之後。有一少年人。貌極清癯。而仍不脫童子之氣味者。則爲中國之天子。光緒皇帝云。

加爾女士
親見

慈禧皇太后既與康格夫人。互致誠意。卽轉身面予。予因趨前爲禮。太后以笑容

畫像預備

迎我。旋出其手。似將與我爲握手禮者。予以口親之。此在禮節單內。未經規定。而予之所以出此者。實以一見慈禧太后之容顏。令我仰慕之忱。油然而生。遂不覺行此親手之禮。以表我敬意。一往情深。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既太后卽以光緒帝爲我介紹。予隨卽與之行禮。帝答禮如儀。談話移時。裕庚女公子傳譯太后諭旨。請卽以我之畫具。預備安排。而太后則暫退更衣。予遂遍相殿之四周。求一合宜之寫照地方。竟不可得。蓋殿極廣大。而四面窗櫺之上部。多糊以花紙。故光線極不充足。惟玻璃屏門之前。光線尙稱。然地僅一角。又嫌太小。果在此寫照。則予之畫架。勢不得不與太后寶座。互爲接近。而必又與畫大像。極不相宜。又聞太后僅允出座一二次。不於此時歲事。卽難得太后之眷顧。是晨外務部諸人。鑿鑿爲我言之。故予在此時。殊覺踉蹌不安也。

諸事摒擋已畢。稍頃。太后卽更衣而出。身穿一黃色大袍。繡以紫色牡丹花。密綴明珠無數。其鈕子則以碧玉爲之。中襯以同色之單袍一件。又於外袍之上。披一

太后畫像
時之服御

領巾。上爲壽字花樣。亦嵌以明珠碧玉。其鞋及手巾荷包袋之花樣。則與外袍相同。頭上戴纓子一掛。黑漆之髮。分作左右兩截。一邊戴玉蝴蝶。一邊帶鮮花。手戴玉釧及玉護指。光輝奪目。精采照人。而首飾之右。懸有明珠八串。長幾及肩。閃爍生光。別饒風韻。珊珊來遲。幾疑自天而降也。太后既戾止殿中。問予以安置寶座之處。宮監旣如我指點。安置寶座。詔太后遂登座焉。太后御體長度。不及五尺。然斯時所穿之鞋。其底足有六英寸厚。故登座後。身體似覺加長多多。望之儼然。態度極佳。太后又數囑裕庚女公子傳述。謂如姿勢不佳。儘可直言改正。予領之而已。時已近十一鐘矣。

開始畫像

凡事著手最難。畫圖亦然。凡圖畫家開始爲一極尊貴極重要之畫片時。未有不幾經審慎而後敢下筆者。今予所畫者。爲中國至尊無上慈禧太后之肖像。巍然坐於我前。憑我三寸不律。寫出其莊嚴之聖容。斯時予一身之責任。如何重大。每一思之。未嘗不怦然心動。脫畫而成則如何。成而不佳則又如何。予一身之名

譽固不足恤。而康格夫人將何以爲情乎。矧今日光線既不稱手。而地步又極狹仄。則事之成功與否。真在不可知之數。故予斯時心中之怦怦不安。殊難爲他人道也。蓋斯爲予畫慈禧太后御容起點之時。事之成敗。全在此剎那間云。

慈禧太后數以精銳之目光視我。予不勝惶恐。兩手亦微爲之顫。雖故示鎮靜。亦不能不露張皇之色。全殿共懸有自鳴鐘八十五具。泊至十一點鐘。同時鐺鐺作響。每鐘皆發一特別清脆之音。煞是奇聞。於是慈禧太后之寫照吉時至矣。予遂

憑取桴炭一段。爲慈禧皇太后第一畫像。

慈禧太后生平從未倩人畫像有之。蓋自予始。

下第一筆。斯時

公主嬪妃及宮監人等。無不環而觀之。惟舉屏息不作一聲。故耳中所聞。惟此鐘擺聲。與我之鉛筆作畫聲而已。稍頃。我神色漸定。專注意於太后容貌及我之畫片。一意臨寫。不知晷之移也。無何。太后謂裕庚女公子曰。卡爾女士。今日行程匆促。得無倦乎。請暫停畫像。姑俟明日續爲之。又曰。請暫往他室。稍用茶點。以事憩息。予立允其請。太后遂降自寶座。趨至我畫架前。觀我所圖之御容。斯時予已將

太后全體畫成一模型。而太后面貌。則已細爲點綴。神情畢肖矣。太后往視移時。頗爲欣然。且盛讚我之技能爲不可及。然予覺太后讚我之言。未必出於由衷。不過一味恭維而已。太后觀覽畫像既畢。卽手招康格夫人暨諸公主等。同趨前一閱。隨意觀覽。議論頗多。太后因謂予曰。女士畫像極稱朕意。不知女士肯駐留宮中。爲予畢此像否。庶予可隨便出座。勿以拘泥時刻爲苦也。予聞之欣甚。卽俯首稱謝曰。敢不惟陛下之命。太后優待外人之至意。不難於此可見一斑。而予素以太后有仇洋之心之成見。亦隨於此時煙消而雲滅矣。予因思既常駐宮中。太后畫像。始可以指日成功。一筮之譏。殆可免乎。不禁爲之欣喜萬狀也。太后見予立允其請。亦殊歡樂。既太后卽引退。余輩亦暫往別室。用茶點。

太后用膳或茶。一例自斟自酌。無人作陪。蓋太后尊嚴如神聖。無人可與之並座。倘有來賓。須邀之入席者。則由宮中第一貴女。出而主席。其賓客則依次座於主席之左及右。是日同座之賓客。則爲裕庚女公子康格夫人及予數人云。

桌上裝置碟子無數。皆盛以菓點。種類之多。幾不可名狀。旁又綴以各色之鮮花。殊稱美觀。宮妃爲便利外賓起見。又置備外國碟子。刀叉等物於旁。外國酒及荷蘭水多種。亦一例齊備。然予對於外國酒點。舉不措意。惟中國式之碟子及茶點等物。殊惹起我之好奇心。試以筷子取啖一二種。則多爲生平未嘗之味也。

余輩用茶點既已。皇太后與皇后卽同時戾止。太后卽以後介紹與我。其介紹時之態度。與頃介紹皇上時相同。予卽行禮如儀。又隨皇后之後。有皇妃一人。太后亦爲我介紹之。既太后卽與康格夫人言。謂已預備菊部演劇於某廳。請余輩往觀。余輩欣然稱謝。太后與康格夫人領前先行。予與皇后及公主輩隨之。穿過宮殿數處。沿路皆有鮮花點綴。芬芳撲鼻。異常可愛。後至一較大之廳。卽菊部演劇處矣。全廳作長方形。戲臺突出於中間。三面臨空。臺後則通有二門。以爲角色之入口。出口處。全臺建築。極爲華麗。畫棟雕樑。非尋常人家所有。戲臺之前。滿置栽有鮮花之花盆。以及紫銅之古器多種。再前有亭翼然於其上者。卽爲太后之御

大內之戲廳

座。全亭約長六十英尺或八十英尺。其廊柱則以極精細之白石爲之。建築之華美。有過於戲臺遠甚。亭之後部。置有大玻璃一方。閃礫生光。尤饒景緻。顧曲於此。眞最佔形勝也。御閣之後。有箱房散座。適與御座爲直角形。則預備爲大員及公主等恩賞聽戲之用。惟不設座位。以太后在。無人可以就座。只可如土耳其人之團坐地上而已。是日來賓。除予與康格夫人外。並無他人。故此番太后之召集菊部。似專爲余輩。其待我輩一片之誠意。眞不可沒也。太后自坐於御閣之中。其寶座以黃緞遮之。上繡團龍無數。皇上則坐於太后左首之一黃色椅子上。予與康格夫人則在其右。而嬪妃及公主人等。則圍余輩而立。予與康格夫人連觀二三齣。但見臺上人手舞足蹈。迄不知其用意所在。然一切臺容服裝。頗以引起余二人之好奇心。故亦不覺倦怠。旣而康格夫人起立。向皇太后暨嬪妃人等告辭。作別。予亦卽隨康格夫人出戲廳。未幾。康格夫人卽與我握手別去。

康格夫人旣別去。予於是爲宮中惟一之外人。蓋自馬加泊羅以來。從無有外國

慈禧指定
加爾女士
僑居之住
宅

宅之結構
陳設

人居住宮中者。有之。自予始。亦從未有外國人與宮中諸貴婦密切接近者。有之。亦自予始。故予斯時自謂已至天壤間別一境界。方寸之間。百端交集。而又覺岑寂殊甚。深懼處境之異。妨及我之業務。則失歡太后。殊非細故。不禁踟躕者久之。方思念間。而裕庚之女公子賚太后諭旨至矣。謂太后現已退入寢宮。稍事休息。故囑我不必再往戲廳。侍奉太后。且傳太后諭云。今日女士疲甚。可卽往臥室稍憩。如室中設備未周。儘可直言無諱。以便添補。甚願女士之在宮內。宛如在家中一般。不必有所拘牽也。語重心長。予深感之。

頤和園宮殿建築。極與中國平常之宮殿及廟宇相若。四面繞以圍廊。高於地者約八英尺。惟宮殿之前面。有露臺一座。極形廣闊。居高臨下。可稱莊嚴之至。太后爲予指定之住宅。適在太后殿廷之左。兩間距離。極爲相近。故每日往來於此。殊便利也。予之住宅。爲全閣一座。砌以青玉。柱以白璧。室中隔板。雕刻精細。無倫四面牆壁。又敷以種種精細之圖畫。息游於此。誠稱佳境。而閣中之板壁。又可移動。

自如。故室之小大。可如吾意爲之。予宅共有坐憩室二間。膳室一間。及美麗之臥室一間。皆以精良之板壁隔離之。中又襯以藍色之緞。光采照人。間有以名家書畫塗糊於其上者。於牆之一端。畫有水色之孔雀開屏圖。一大幅。又一端則置有大鏡一方。其窗簾則以華麗之綢緞爲之。庭中花香。自窗隙間送入。數數從鼻間度去。沁人肺腑。室中陳設。除中國各種古器外。尙有外國裝飾品多事。則以爲予故而特別設備者。予之臥牀。亦極講究。牀上衾枕。多爲綺羅之屬。牀前障以綢幔。故光線不甚明亮。然於黑甜鄉之遊。極爲相宜也。是日予就寢極早。雖牀上被褥。較予素所用者稍硬。而門外侍候之宮監十數人。又復竊竊私語。不肯已。不及數息。而予已早入睡鄉矣。

預備早朝

明晨五時。裕庚女公子卽來叩予門。謂太后已早醒。請予卽刻起身。往太后宮預備早朝。予與裕庚女公子。旣戾止。太后宮。太后卽呼我至前。謂昨夜安寐乎。勿嫌不適否。如有不滿意處。請以直言見告。俾可從速置辦。太后又言深願予在宮中。

宛在外間一般。不必過於拘牽。反生不快。至畫像之事。則是日暫爲停止。請於下日再行開始。予唯唯而退。

是日太后獨用午膳既畢。皇后與公主輩。卽導予至太后之原桌上用膳。皇后坐太后寶座之左。予則更坐皇后之左。太后寶座。則虛不設席焉。皇后輩對我酬應。極爲周到。飯已。余輩卽往太后處。請安告別。既又與皇后及諸嬪妃握手而別。予與裕庚女公子遂同往醇親王府。蓋此地卽爲太后指定予與裕庚女公子駐留之所云。

第二章 太后之真相 茶會 蕩舟

次日。予辨色卽興。豫備爲太后畫像。一切事摒擋既畢。卽往太后宮候駕。至未移時。卽見太后與皇上緩步自朝堂而出。太后一見予輩。卽立刻逗留。與予輩周旋。其隨從之宮女及太監人等。亦一齊站住不前。太后呼我至前。握予手曰。女士早安。今日女士相我之貌。果合於畫像否乎。此實太后攜謙之辭。予因答之曰。太后

今日神容極佳。最與畫像爲宜。予輩遂與太后同往前日畫像之殿。既至。太后用茶一杯。卽卸去朝服。易穿前日畫像之衣。一切裝飾。亦與前日同。

第二次出座畫像

慈禔太后第二次出座之時。予神志較定。遂得諦視其真相矣。予深懼前日頭腦錯亂。致所圖之畫。未能逼真。加以周圍事物。多屬於東方的。而爲平日聞見之所未及。欲其得心應手。自然難矣。故太后既登寶座。予乘太后談笑從容。未及凝神以俟之際。卽以冷眼遍覽其神情態度。今請以予所得者。略述於下。太后全體各部。極爲相稱。面貌之佳。適與其柔荑之手。苗條之體。黑漆之髮。相得而益彰。蓋太后廣額豐頤。明眸隆準。眉目如畫。櫻口又適稱其鼻。下頷雖極廣闊。而並不帶有一毫頑強態度。耳官平整。齒潔白如編貝。嫣然一笑。姿態橫生。令人自然欣悅。予若不知其已臻六十九歲之大壽者。平心揣之。當爲一四十許之美婦人。太后精神煥發。神采照人。可知其平日居氣養體之安適。決非尋常人所及。加以明璫滿身。珠翠盈頭。其一副纖麗莊嚴之態度。真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而予欲以一枝

慈禔容貌

秃筆寫出之。豈不難哉。

先畫面部

予觀察太后全體既已。太后方整襟危坐。凝神以俟我矣。斯時太后忽問予曰。今日畫予像何部。予立答之曰。先畫陛下之面部。蓋先時已有人謂余云。能先畫面部。則最稱聖意。予因事在始作。不可過拂太后之意。故不恤曲就其範圍。蓋平常畫師。往往先從大體上著手。而不以面部爲起點。今予所爲。實非慣例。予因卽就前日所畫之面部。細爲點綴。然後稍以陰陽面潤色之。時在旁之宮女太監人等。迎合太后。往來不絕。太后時而啜茗。時而談笑。極爲自然。然其頭部之地位。不少移動。故與我之工作。亦並無妨礙。東方婦女。多有吸煙之慣習。慈禧太后。亦未能免此。故斯時於飲茶談笑之外。宮監或公主人等。又時以中國之水煙享太后。太后又最喜歐洲產之雪茄煙。信手拈來。藉破岑寂。其吸雪茄。並不如常人之含煙於唇。啣間。乃裝在一極長之煙管內吸之。其吸煙之態度。又極自然。

予畫像既及一小時。太后諭以暫止。太后遂降自寶座。觀我所畫之像。其欣喜之

慈禧吸煙

狀倍於前日。仔細評論。頗中竅要。太后又謂如有人可以代彼出席。而彼能在旁觀我作畫。則殊爲一極有趣味之事。彼觀我臨空作畫。而居然極能形似。頗爲之讚歎不已。繼謂予曰。女士站立作畫。得勿倦怠乎。姑請退歸邸第。以事休養。下午老婦有興。再當出座。求子續畫也。予旋卽與太后拜別。與裕庚女公子。退歸我之私邸。同用午膳。斯時除裕庚女公子外。尙有滿洲少女一人與俱。其父前爲柏林使署之參贊。故能英德二國文字。太后特命其來此。與我周旋。且爲我與宮監等傳述一切。恣意談笑。頗不寂寞。

餐膳形色

是日所用之菜。初上碟子二十或三十種。甘鮮之屬。無一不備。繼上之大菜。則爲魚翅、燕窩、鵝蛋、鹿肉、羊豕、鷄鴨之類。膾炙人口。可稱世界獨步。其羹汁之鮮美。亦遠過番菜。中國廚子之烹飪手段。可謂盡善盡美矣。惟麵包之類。微嫌色澤不佳。然略爲嘗試。又極可口也。

宮中所用之菜。皆裝置於高脚之磁器碟子中。各菜僅備一份。各人共同食之。每

客之前。設小碗一。碟子一。調羹一。及箸筯一副。又設有一小巾一方。則以爲拭布之用。桌上並不設置鹽碟。一如西國慣例。惟以醬油代之。蓋中國人以爲平常鹽屑。極不與衛生相宜。

宮中之酒

宮中人用膳之際。不常飲酒。偶而小飲。亦惟以極小之酒杯行之。而所飲之酒。又須在煖鍋中溫過。其酒壺爲一種銀製之品。酒類極多。性殊溫和。而酒之名稱。又往往帶有文學的臭味。如玫瑰露佛手露之類。中國人並不飲冷水。而於用膳之際。亦不飲茶。太后爲予故。囑宮監預備香檳酒赤葡萄酒及盤根丹譯音酒多種。予偶飲一二爵。頗以爲快也。華人又不飲咖啡。唯於膳後用茶。亦不加牛奶或糖。

午膳後之慣例

宮中慣例。凡夏間午膳後之二小時內。各人皆退歸自己臥室小憩。予亦從以爲例。惟予牀上枕墊。微嫌太硬。晝寢於此。殊不安適。故數日後。予卽囑人代辦外國式之鴨毛倚墊一箇。帶進宮中。以資應用。乃一日予在臥室中。忽發見華麗可愛之枕墊二箇。中實名茶。香氣撲人眉宇間。且柔軟涼爽。又最於夏時爲宜。詢宮監

來歷。則云出自老佛爺之賜。老佛爺者。宮中人對於太后之稱呼也。於是予每於午餐之後。亦往往退歸邸第。倚枕假寐。至一二小時不等。蓋赤蓋張天。小年正永。不於此時小憩。亦無他事可爲云。

太后午睡既醒。其信息卽立時傳遍宮中。諸人隨卽各歸所司。候命。皇后與宮女人等。則先在太后寶座前。接候聖駕。太后睡覺後。通常再爲一度之晚粧。然後趨登寶座。略用茶點或果汁之類。

是日太后午覺後。更在畫像處。出座片刻。予因卽以上午所畫太后之面部。稍加點綴而畢。太后遂發起湖上之遊。以消永晝。未幾。諸事已預備齊集。太后卽降自寶座。與余輩及皇后宮女人等。趨出寢宮。後有太監一羣隨之。穿過小閣一座。已逕至水涯。斜陽欲墮。湖光照耀如鏡。清風徐來。水波不興。景色幽雅。真如行畫圖中也。湖之南。有白石平臺一座。繚以亞字闌干。卽爲余輩登舟處。太后所乘之艇。卽繫於平臺前之正中。此地有白石階數級。太后隨卽拾級而下。趨登寶舟。太后

太后遊艇

遊艇之駕 駛

舟旁又繞以各種較小之遊艇無數。銜尾相接。恰似一小小艦隊。太后既登舟。坐於一黃色之寶座上。其位置略高。適在於船之中央。於是皇后公主及宮女輩。亦隨之下。其座位之次序。皆有一定。且舉不得設座。皆蜷坐於地氈之上。禮也。予既登舟。太后卽以手招余。坐於其右。皇后則坐於其左焉。有太監數輩。則站立於太后之後。或持煙管。或捧糖果。或攜雪茄茶杯等物。以伺太后應用。又有宮監二人。則手持長篙。以爲御舟進行之嚮導。蓋太后所乘之艇。乃由二舟曳之而行。舟各有二十四人。持槳划搖。以黃色繩緊繫御舟。故進行絕速。至進退疾徐。則隨太后之意。而由持篙之二宮監指揮之。惟持槳者舉站立划搖。不准有座。蓋宮監在太后之前就座。於禮實爲大不敬。卽非在舟中。亦爾爾也。惟皇后及公主輩始可不。必俟太后命令。而就座於其前云。

太后御艇之後。又有小艇無數。滿載宮監人等。尾之。有一艇則隨帶茶爐茶壺。及一切設備茶點之物。以備太后及公主等不時之需。卽太后在陸之時。其茶爐等

事。太監亦攜之而行。

湖遊風景

泊余輩駛至河心。泊於一小島附近之候。回望彼岸嵯峨之宮殿。穹形之橋樑。青葱之山色。及潔白如玉之平臺。則宛與畫圖一般。真所謂如坐天上船也。既而再泛舟至荷花香處。則幽香淡遠。別饒一種勝致。太后命太監摘取數花。分贈予輩。太后見予之深喜是花。殊爲欣悅。以後遂鼓棹中流。遍往各地遊覽。約可一小時。遂興盡而在出發處登岸。登岸之時。公主與宮女先發。站立岸上。以候太后聖駕。是日太后獨用晚膳後。卽命皇后與予輩。同在太后寢宮用膳。膳畢。卽與太后請安作別。

第三章 醇親王府

醇親王卽爲今上光緒之親生父。人皆以七王爺稱之。其邸第卽在太后寢宮之近旁。今太后爲予指定之住宅。卽爲此醇親王府云。全第建築極爲雄壯。園囿亦殊清雅可愛。然在一千九百年拳匪之亂。洋兵入佔頤和園。醇親王府亦被其殃。

醇府建築
大概

園囿

致一切建築。摧殘大半。兩宮回鑾後。並未稍加修理。後亦無有人居住於此者。直至予進大內爲太后畫像。太后始指定此爲予與裕庚女公子留駐之所。重加丹堊。煥然一新。然亦限於予輩住居之一部。其他之崇樓傑閣。則多半就傾圮矣。醇親王府建築之大概。與他處宮殿相若。四面亦繞以曲折之迴廊。高出平地。可七八英尺。亦有戲廳一所。規模略較太后宮中者爲小。園中亦有亭臺別墅無數。當年風景。猶宛然如昨也。

予與裕庚女公子居住之處。乃在醇親王府內園之一部。全組建築。面臨一荷花池。波光照耀如鏡。背後有清渠一道。流自外園。架以小橋。橋影倒入湖心。亭亭可愛。全閣正中有華麗之室一大間。室左卽通予之臥室及更衣室。其膳室與書房則在其右。正中之間。後有屏門數幅。屏門開處。通以圍廊。與別宮相聯。圍廊間遍植名花奇卉。不可勝計。如入衆香之國也。聞此地爲昔年光緒帝爲儲君時駐蹕之所。直至其嗣立後。始退出此間云。

太后畫像出座。通常在其早朝之後。（其早朝時刻爲上午八點鐘至十或十一點鐘）約歷一二點鐘。故予閒暇之時頗多。退直後。稍用茶點。卽從事於訪探名勝。艷跡勝地。日有所獲。每經發見。輒爲色舞。中國園囿。多繞以圍牆。務使不與外界交通。以耽逸趣。園地高低起伏。蜿蜒如山脈。其佔名勝之高地。往往築爲亭臺樓閣。登斯一望。全園風景。若羅之几席間。花晨月夜。尤稱相宜也。中有一地下臨荷池。景最清寂。予晨間每喜憩止於此。朝露滴荷衣上。如珠走盤。以口承之。瓊漿不啻也。其入口處。有大石一方。逼而視之。見有銘刻多字。觀其字行之排列。似爲文人所著之詩。後以詢之他人。果屬無誤。其著者非他人。卽園主醇親王也。蓋醇王在時。亦最喜憩止此間。某日輿會既至。卽題詩石上。以爲寄託。故保存至今。無敢毀也。惟今已將原文刻之於石。非復醇親王之真手筆矣。其詩則以荷爲題。

一日。予在園中某處。見有小塚纍纍。樹有白石之墓牌多座。後詢他人。知此乃醇王所畜犬馬之墳。醇王生平。最愛犬馬。死後爲之擇地而葬。倩名人銘封其墓。以

題詩石上

犬馬之墳

誌不忘。其一生功蹟。皆備載於此。又醇親王生時所有之馬廐狗舍。極爲講究。諸王宮中稱最焉。

避暑宮

北京至頤和園之大道

遠眺所見

予每於晨間。散步園中。吸取朝氣。以自怡悅。時於石上。見有名人題詠。而在山石之峻嶮處。尤多佳句。中國文字。本極飛舞可喜。描以丹青。尤覺奪目。予雖不明是中意義。亦深喜徘徊於其側焉。想中國文人學士。觴詠於此。自然興復不淺云。園中有避暑宮一所。形勢絕高峻。登臨一望。宮牆以外之景物。歷歷可見。有白石大路一。是爲頤和園通北京城之大道。予無所事事時。輒置身是間。以覘宮外風物。見有騎馬者。乘轎者。負物者。推車者。絡繹不絕於大道上。勞逸各殊。遲速迥異。予以冷眼觀之。亦殊趣事。時有貨車十數輛。上插小黃旗。招展風中者。乃貢物之車也。有健兒十數人。前呼後囑。中有一勒紫繮馬。絕塵而馳者。乃皇子游行之圖也。有車一乘。上覆重簾。于于而行。旁有十數從者擁護之。乃大員之進宮覲見也。眺望於此。殊能暢入胸襟。

車轎階級

中國人階級之尊卑。官職之大小。可從其所乘之轎或車之外觀。辨別之。如皇太后。皇上及皇后之轎。一律從黃色。皇妃所乘之轎。則從橙黃色。公主則從紅色。一二品大員則從綠色。三四品大員則從藍色。其餘較卑之官員及平民。所乘之轎或車。亦各從其類。不得有所混淆。北京官員進大內朝見時。皆乘一種二輪式之驢車。上覆藍色之布。其車裝之講究與否。則隨乘者之貧富而異。中國北方之驢子。較馬爲貴。以其較馬爲善走云。

七王爺

七王爺（卽醇親王）生前。在中國朝廷上頗佔勢力。蓋彼本咸豐皇帝之弟。咸豐皇帝卽爲慈禧太后之丈夫。而醇王之妻。今上光緒之親生母。又與慈禧太后爲姊妹行。血統關係。如是密切。宜其與太后最稱魚水。而當東西二宮同秉國政之日。醇王亦能周旋其間。不失東宮之眷遇。則更爲難能之事也。又醇王之爲人。學識俱長。品行亦優。以故中外人咸愛戴之。同治宴駕。慈禧太后選立其子爲天子。亦莫非爲其父品優之故。蓋清朝故例。皇帝與其議政大臣。得有選擇皇儲之權。

立長之例。並無規定。如皇帝僅生一子。則立之爲儲。固矣。若不止一子。則選其最賢者而立之。若皇帝無所出。則擇其嫡姪中之一人而立之。其出於皇帝之長兄。或幼弟。其已否長大。皆不必計較。今上光緒之父醇親王。卽咸豐皇帝之第七弟。故人以七王爺稱之。

第四章 太后之寶座室

次晨。予依時往太后宮候駕。至未移時。太后與其扈從人等。卽自朝堂退出。太后既見予。立以笑容向我。與我道寒暄。予遂隨之。同至前日畫像之殿。是殿地步。極爲廣闊。莊嚴華麗。兼而有之。殿之一面。其窗戶皆嵌以精細之玻瓈。蔚藍之色。殊覺可愛。惟其下半截。則多以高麗名紙遮掩之。其在該面之正中。則有大著衣鏡一面。高與樑齊。其他三面。則皆隔以紗窗多扇。其形式與我之住室絕相類。不過較爲精美耳。紗窗上所糊之絹面書畫。皆出自名人手筆。間亦有爲皇帝皇后所書者。戶限之前。皆掛以藍色綢製之門簾。其窗簾亦多作藍色。以太后酷好藍色。

故宮中著色之品。除黃色外。多以藍爲貴。

佛室

太后寢宮

寶座

殿右有小室一間。中供一佛。坐於蓮花上。色相極爲莊嚴。前有祭臺一名。花鮮果供奉不絕。再前則有大鼎一事。香火終年無間斷。其殿之左。卽爲太后寢宮。殿後有大室一間。則爲宮監與宮女輪值之所。殿之後部。有屏門四扇。爲柚木所製。上綴寶貴之寶石。極絢麗。屏前有臺一座。臺之上。太后之寶座在焉。下置脚凳一。其寶座與坑相似。其所以作此形者。以便天子朝見臣工時。可以隨便休憩。然慈禧太后之上朝。常正襟危坐。從未倚此自適。其精神之健。於此可見一斑。太后除早朝外。常喜坐一較安適之新式寶座。座作半圓形。亦爲柚木製成。上鋪黃緞墊子。位在殿之前面。卽太后坐此。寫照者也。

寶座左右
之陳設

上述之殿後寶座。太后殊不喜之。故亦不嘗登焉。其寶座之左右。各有孔雀毛之掌扇二把。以紫檀爲柄。插於景泰藍之架上。旁又有景泰藍之花瓶及古磁大碟多事。碟子內裝有如三角塔形之蘋菓木瓜及佛手種種。

殿上供列
花草

殿上供列花草極多。香氣掠鼻而過。令人心醉。斯時蕙蘭正盛開。其香幽雅淡遠。尤稱人意。中國人名此爲王者之香。故太后亦酷嗜之。其花盆都爲古磁所製。間亦有景泰藍者。位置齊楚。煞是美觀。除蘭花外。又有蓮花多種。衆香參雜。奇馨醉人。而又不致過烈。觸人腦筋。蓋太后亦最喜新鮮空氣。雖天氣極寒。亦常使門戶洞開。故室中空氣。無虞有混濁之時。

殿上自鳴
鐘八十五
具

太后殿上除花菓之陳列外。其他最顯著之陳列品。厥惟自鳴鐘。此不特太后宮中爲然。凡其他各皇宮。亦無不以此爲點綴。每一皇宮。至少有千具之多。是亦清皇家獨具之癖矣。該殿共掛有自鳴鐘八十五具。予已前述。形式不同。鐘響亦每具而異。鐘點旣至。每鐘皆發一特別清脆之音。洋洋盈耳。洵稱異聞。鐘製極爲講究。其座托舉爲金銀所製。面部則綴以五彩之寶石。殊極光怪陸離之致。有作鷄鳴形者。有作美人舞形者。亦有作勇士戰鬪形者。鐘各一式。式各一形。可謂極自鳴鐘之大觀。殿上又供列泰西裝飾品多事。但以予眼光觀之。皆極普通。無甚高

自鳴鐘之
形形色色

貴。欲以殿中之中國古器相較量。瞠乎遠矣。蓋斯皆爲價值極賤之物。由大員在
外國市間購得。而以之進呈太后者。未免唐突太后矣。

玉護指

太后每當早朝之後。卽脫去朝服。另換一種便裝。如須寫照。則易以寫照之服。予
既以畫像置之畫架上。豫備動筆。太后必先至畫架前。仔細觀覽。如有不稱意處。
則囑予改正。日以爲常也。某日。太后觀覽畫像良久。既以玉護指入畫。非宜。（太
后護指爲黃金所製。上鑲珠寶無數）囑予以指之原形畫之。斯事極稱予心。以
護指入畫。非特太后美麗之手指。將爲所掩匿。而於我之圖畫方面。亦極不稱手。
然予對於太后之服裝。予從未有所擬議。一任太后之自由改正。中國貴族婦女。
往往喜以指甲留長。有至一英尺者。謂爲美觀云。

第三次出
座畫像

除去護指之議既定。太后忽趨至一大花瓶前。擷荷花一朵。持之於手。態度極自
然可愛。問予謂如此入畫。尙稱意否。予見花色不相稱。遂故以他辭亂之。太后亦
不再言。是日畫像約一小時。太后卽稱已足。命退休矣。予答謂太后如倦。可先退。

園遊風景

予仍可賡續爲之。稍事潤色。太后殊勿以爲然。謂時間極從容。何必亟亟從事。以徒自勞苦乎。予頷之。

是日下午太后仍出座片刻畫像。既已。太后又命預備船隻。泛舟湖中。予輩卽隨同太后至水涯登舟。太后仍坐船中之黃色寶座上。皇后公主等人等。則仍作土耳其式之團坐。圍繞太后膝下。御舟之前。有二舟用黃繩曳之而行。水色澄清。如行玻璃上。太后又命二宮監歌。音聲清脆。婉轉可聽。水中蛟龍。幾全爲所驚起也。遠望西山山色。剎那間變化無定。有時雲氣冉冉。自山頂而出。忽復化爲烏有。與蔚藍之天。相映襯矣。景色之佳。不可方物。予中心之樂。亦不可方物也。

菓園

予輩泛舟中流。約可一二小時。旋駛至一菓園近旁登岸。此中遍植蘋菓樹千枝。鬱乎蒼蒼。景色復佳。蘋菓一物。色香味皆美。中國人最酷愛之。又往往以之爲佛前之祭品。稱爲聖品云。然予啖中國蘋菓。覺其味平平。與其色香二者。並不相稱。太后在菓園中散步移時。爲狀極閒適。既命擷取蘋菓多枚。與予輩共啖之。太后

花園

太后花癖

又倩我自行採擷。宮監在旁爲我盛之籃中。又爲我送之邸第焉。

太后又自菓園款步至花園中。予輩魚貫隨之。此地有名花佳卉。無慮千百種。繁香馥郁。撲鼻而過。太后摘取小花數朵。置之自己耳背之後。命諸貴婦亦照樣爲之。已又擷花三五。親爲我置之耳間。推太后之所以在一般人之前。屢示優異者。亦正欲使宮女與太監人等。不敢藐視我耳。太后生平酷愛鮮花。足見其性情之高尙。與外間一般人傳述之言。迥乎不侔矣。凡太后之寢宮。朝堂。戲廳。及大殿等處。名花點綴。常終年不絕。而太后每日頭上之插戴。亦大都以鮮花爲之。每當閒暇之時。又往往手拈名花。對之嫣然作笑。以鼻微親其花容。似花真能解人之意者。否則常在四圍花叢中。往來婆婆。作自得狀。樂斯未央。竟不知晷之移也。中國人並不以採下之花。養之水內。惟置於乾旱之花瓶中。俾香氣盡情吐出。而太后之布置鮮花。又有其特殊之法。則太后常以蓮或茉莉之花冠。置之淺盆中。其排列次序。則作繁星形。既饒美觀。又不失香味也。太后愛花之癖。既爲宮內外

人所深悉。故貴族大員公主及宮女人等。常以不經見之名花異卉。貢獻太后。冀得其歡心。

太后親採
第一花第
一菓

宮女與公主等人。對於宮內之菓子及花草等物。雖可自由採擷。而若在太后之前。則一例不得擅動。太后有命。始可遵命爲之。又太后若有所賜。則雖一草一木。亦當視爲極貴重之品。珍同拱璧。凡樹之第一菓及第一花。最稱神聖。須由太后親自採擷之。太后未採擷之前。宮監人等均不得擅動。以上所述。似爲瑣屑不足道。然略舉數例於此。亦可以見中國君后之神聖不可侵犯矣。

第五章 皇后與嬪妃及其他貴婦人

光緒皇后。亦爲清宮中之一可喜人也。后爲一滿洲八旗將軍之女。將軍卽爲慈禧太后之弟。故與光緒帝爲中表親。長於帝者三歲。其母亦出自滿洲之貴族。門族清華。最擅禮教。后親承教誨。故品學稱最焉。后幼時。又時在宮中。與慈禧太后爲伴。閨範母儀。因此益臻上乘。其與光緒帝定婚。遠在幼時。至其大婚禮節。則直

至一千八百八十九年二月。慈禧太后撤簾歸政於光緒帝之前一星期內。始舉行之。

皇后態度

皇后身長不及五英尺。舉步輕逸。極類慈禧太后。手足纖麗。稱其體格。面部不甚廣濶。鼻隆起。目部極似漢人。與帝及后者迥別。頰長而不垂。口微大而言極寡。神情頗佳。有和善可親之貌。而威儀又復尊嚴無倫。其才能如何。雖不可知。然當太后退休之際。宮中諸事。皆由后勾當之。其舉措井井。殊不亞於乃姑也。

光緒皇妃

宮中貴婦人。次於皇太后及皇后者。卽爲皇妃。光緒帝僅有妃一人。亦當時由慈禧太后選擇而定。妃爲一某總督之女。出身極高貴。聞當選立之時。其容貌之佳。稱魁一時。故慈禧太后獨加青眼也。今亦不過二十八歲。然玉容花貌。非復從前之佳麗。予屢次以冷眼觀之。欲觀其前日芳容。究何在者。則竟渺焉不可追尋。青春不再。令人輒喚奈何。妃兩目極大。作紫褐色。形如球體。鼻部平坦。口大唇極薄。美麗之容。已爲肥肉遮掩殆盡。額濶。無復佳人態度。威儀亦平平而已。胸中廓然。

太后侍女

寄兒之習
慣

中國寡婦

貞節牌坊

無城府。性情率直。不善語言。故宮中諸貴婦。皆不喜之。亦爲宮中無足重輕之一人物。然皇后殊以誠意待之。其次於皇后之地位。並不因之而稍有動搖云。

慈禧太后之侍女。多以同血統之幼女。及貴族中之寡婦充之。如其第一侍女。卽爲慶親王之第四格格。彼於十六歲時。卽下嫁於直隸總督某氏之子（亦滿人）未及數月而寡。因進大內。充太后侍女焉。公主明眸善睐。可稱豔絕。膝下豢一義子。視同己出。中國無子之寡婦。大抵率遵此例。其事極鄭重。非同西俗之草率。又中國未寡之婦人。亦往往招領義子云。

其較次之二侍女。亦爲公爵夫人。亦早寡矣。中國寡婦。無再醮之例。一行再醮。便爲社會所吐棄。雖無印度火殉之習。印度婦女往往於其夫死後自殉於火。而節烈之婦。常爲人所豔稱。此亦其禮教然也。中國婦女。如守節不嫁。終其身無二心。則於其死後。人皆敬之如神明。不敢褻視。

中國縉紳家之貞女節婦。既死之後。其親屬人等。常爲之舉行一種極嚴重之典

禮。又往往爲之建造牌坊。以彰潛德而垂不朽。遍覽中國各地。無不有此種牌坊之存在也。如其家族清貧。無由籌此巨款。則往往遍叩鄰里鄉黨之人。醵資建築。人多欣然樂從其請焉。其牌坊多爲石製。間亦有木製者。彫刻極精細。作飛鳥走獸之形。其華表之中間。則刻有該貞女或節婦之名。姓以朱色染之。絢麗異常。又於華表之側。樹有碑石一方。上載該婦人之嘉言懿行。極詳細。

中國定親
慣例

中國女子之定親。概由父母作主。其女不得干涉也。而定親之時極早。女子生七八年。其父母卽爲之定婚約。倘其郎君於未經成婚之前。遽爾卽世。中國男子結婚至早當在

十六歲。則其未婚妻。當守節終身。不得再與他人訂婚約。特亦可招領義子。稱之曰

母。惟伉儷之歡。則終其身無復能夢見。當其未婚夫既死之前三年。其妻應爲之

縞素。其後亦不得穿着鮮豔之衣服云。譯者按卡爾此節之言未免失實。卽曰有之亦不能謂滔滔皆是也。

中國北方及滿洲女子。多喜於其面部上塗脂抹粉。以爲雅觀。然凡寡婦之儔。則一例不得豔粧。爲之必惹人輕笑。然予觀其嬌柔態度。未必因之減色。蓋中國婦

皇郡主

人之肌膚。本極柔滑。以不良之脂粉塗之。反失其天然之玉容也。太后宮女。平時僅有八人。至舉行大典禮時。則可增至四倍餘。皇郡主。卽恭王之女。慈禧太后之義女也。在公主輩中。稱最貴。其在宮中之位置。則僅次於皇后與皇妃而已。

公主血統
上之關係

某日晚餐時。四公主（卽慶王之女。太后之第一侍女）曾舉各公主親族間相互之關係告予。而又歷舉與皇后之關係。惟太后與皇帝。則絕對未曾提及。蓋宮中慣例。不能以太后皇帝之名。時時稱引。反之卽與故例大有抵觸。故彼輩雖與兩宮亦有親戚關係。終未肯提及之。其對於皇后。則幾咸與之有血統及婚姻上之關係也。

宮女

選宮女

宮中除公主外。有宮女千百人。常川駐宮。侍奉太后皇后及其他貴婦人。其駐宮年限。則以十年爲率。每當春季。八旗中之下戶人家。常送其幼女。入宮待選。一經選進爲宮女。其父母輩視爲莫大之榮幸。某日。予道出宮門。見有驢車幾十輛。中

乘幼女無數。詢之他人。知是日爲挑選宮女之日。其幼女之年歲。大約自十歲至十六歲不等。先由人帶至宮監領袖之前。擇尤留居。然後再引至太后前。以定去取。駐宮十年。隨卽遣之出嫁。其聖眷優渥者。則往往賜以粧奩等物。以壯行色。其居宮時之生涯。頗爲不惡。身厭羅綺。口窮甘鮮。較之本來面目。何啻霄壤。其一般侍奉太后之宮女。皆着藍色大袍。光亮之髮。則編作髮辮。下垂於背。耳環之上。常綴以鮮花無數。殊形美觀。后妃與公主等。皆各有其自己之侍女。分配各宮。備任使焉。

宮中女僕

后飲乳之漢女

宮中除幼年之侍女外。再有年事較長之女僕無數。若輩皆已經出嫁。生有子女者居多。專以監察侍女及下等太監爲務。中有一人年老矣。去今二十五年前。太后曾大病。飲該女僕之乳而愈。太后感莫能忘。故雖漢人。至今留參宮中焉。該婦本裹足。太后早命解放。今頗能步行自如。有子一人。太后代爲請師教之。今在某衙門當差。

中國富貴人家之婦女。其梳粧之事。皆倩其侍女爲之。其貼身侍女。至少有三四人。若輩皆從小買自貧苦人家。與歐洲古代之奴隸。直無以異。但其女主人待之。殊不惡。深閨生涯。大可消遣。蓋彼輩招領之時。其女主人亦方在幼年。晨夕相從。固不啻姊妹行。則一經長成。自然亦意氣相投也。又中國婦女。必有最爲寵幸之侍女一人。出入寢處。罔不與俱。既至出閣之年。則女主人往往優予勞金。以爲婚禮之需。其所出之子女。則爲自由之身。並不屬於舊主家。

第六章 賡續畫像 太后之犬

太后爲寫照故。每日晨間出座一小時。下午則出座半小時。出座之時。宮女與太監人等。無不圍而觀之。且蹀躞往來。足音不絕於耳。殊妨我之思慮。而太后之出座。亦帶有一種遊戲的臭味。俯仰隨意。而尤喜以種種之問題質我。予殊苦之。畫圖遂絕少進境。蓋太后之欲於此時窺見我真相。真不減於我之欲窺見其真相也。

畫像之困
難

太后之語
音

予歷觀慈禧太后之爲人。實爲世界上一極可注意之人物。予研究太后之興味。亦遂與日俱增。當太后卸去朝服。與人隨意談笑之際。其神情態度。極臻自然。有龍飛鳳舞之妙。太后音聲。清脆如奏樂器。不類老年人口齒。語音清而不濁。字字可辨。雖其言語之意味。予僅略知一二。而其音聲之佳妙。態度之從容。神情之佳勝。殊足令人心醉無已。

女士之危
慮

予在宮中。極蒙太后優待。種種招呼。可謂無微不至。太后不許我多事工作。謂將有妨身體之健全。又時時引我遍往頤和園各勝地游覽。凡與諸貴人遊戲。亦無不引我與俱。聖眷優渥。可謂得未曾有。然予心終有所戚戚。予以爲后王之喜怒。至無一定。今日敬之爲賓。安知他日不揮之門牆外乎。則所畫之照。半塗廢棄。至復可惜。卽曰太后寵我。歷久不衰。而以外人資格。出入大內。殊與中國皇家習慣。大相抵觸。倘遷延過久。一旦爲言官聞之。專摺諫阻。則所畫之像。又必倏然中止。終無成功之日。凡此諸念。往來予心。如潮汐之漲落。殊令我有局促難安之象。

每隨皇太后遊園。則太后自坐黃色六人轎。領前行。隨以公主及侍女之紅色轎子十數乘。其排列之次序。皆有一定。不得紊亂。最後則殿以一羣之太監與轎夫出發之時。其到達地點。無有人知之者。惟承太后之意旨而定。餘人望風附和而已。然其憇止地點。必在山水勝處。大足以助登臨之興者。太后之轎。既停止勿前。餘人之轎。亦遂一律停下。公主輩出轎。同趨至太后黃色天幔內。太后坐隨帶之寶座中。指點風景。顧盼自喜。余輩亦殊以爲樂。

太后酷嗜
象犬

某日。予輩隨太后出遊。其宮監人等。攜太后之犬十數頭同出。蓋中國人極喜象犬。而太后亦有此習。且酷嗜之。故宮中象犬極多。其犬多屬於北京種。間亦有屬司克哀獵犬種者。犬毛豐滿。光潔可愛。身上斑點。齊整如畫。而又靈敏。異於常犬。中有二頭。太后最愛之。一屬於司克哀之獵犬種。伶俐稱最。俯仰坐臥。惟太后之命是聽。太后命之死。則佯作假死狀。橫臥於地。非得太后命。則雖他人千方戲侮。不稍動也。又一頭則爲北京種。金絲之毛。光亮之目。自然令人歡悅。故太后酷愛。

之。然伶俐迥不如前之獵犬。太后因呼之曰呆兒。太后之犬。每頭咸有特殊之名。稱一聞太后之呼喚。無不立即應命。

大內太后所豢之犬。予從未見之。見之即自此次始。各犬一見太后。即相率疾趨至太后前。搖尾乞憐。作喃喃聲不絕。太后一一拍其背而撫慰之。已見有生客在旁。則又狺狺作咆哮狀。似露其不滿之意。而中有數犬。則又呆立無動。似甚驚駭者。未幾。各犬即辨知予爲太后之賓客。即與我和好相敦矣。予亦俯而撫慰之。初以爲此舉必不至忤及太后。乃斯時太后面色。忽而轉變。予立悟其意。即站立如初。不與太后犬爲戲。推太后之意。以爲我之寵物。我自戲弄之。與君何與者。而寵物一見生客。即立與之嚙。近亦大足招其妒嫉之心。人類通性。大抵如此。予世故不熟。更事太淺。致引起太后今日之不快。過後思之。殊悔孟浪。然太后不快之色。旋即轉霽。厥後亦未嘗用以此介介云。

數日後。又值予輩隨太后遊園之時。宮監又忽以北京種小犬數頭。帶至太后前。

犬舍

太后撫弄移時。仔細詳論其優劣之點。遂呼我上前。問余以何犬最佳。而又最爲余所深喜。予鑒於上次之缺憾。惟唯諾而已。太后固請予細爲觀察。而一一評論之。與前者之落莫態度。竟判若二人。蓋太后亦深愧前次之失於檢點時。故作此舉。以掩人耳目。

宮中之犬舍。大如樓閣。以白石爲地板。結構頗精緻。犬之臥被。俱爲綢製。有宮監數人。專服犬奴之役。每日帶領各犬。往戶外環遊一周。以操練犬體。又每日爲之沐浴一次。俾勿致疾。宮中所養之犬。總共不下數百頭。蓋皇后公主侍女及太監等。無不酷嗜此物。終日玩弄。以消遣其深宮中無聊之歲月。特各人之犬。皆參於其自己之邸第內。不與太后犬相通。太后亦不見之。其犬皆茁壯無比。異於常見之犬。蓋宮中有太監多人。極善養犬。犬遂得以完全發育云。

宮中之貓

太后雖酷愛犬。而貓則並不喜之。但仍有宮監數人。在宮養貓十餘頭。以自取樂。惟極秘密。不使太后有所聞見。否則必惹起太后之不快。

太后所有之犬舍。與其寢宮極相近。離予之臥室亦不遠。每當宮中諸人午睡時。予往往趨至犬舍近旁。撫弄之以自取樂。若輩之伶俐技倆。破我岑寂不少。予此舉除犬奴外。並無他人見之。故極稱自由。

太后贈女
士小犬

予既時往太后之犬舍中。撫弄其犬。中有一北京種之小犬。卽前日宮監在園中帶至太后前諸犬之一。而最爲予所酷愛者。每見予至。輒跳躍不已。似歡迎我者。某晚。予在太后宮飯罷。某宮監忽卽以予所酷愛之犬授予。曰老佛爺已以此犬贈之姑娘矣。予頗欣喜。然予往太后犬舍之時。並無有他人見之。今太后忽卽以此犬見賜。滋可異也。既太后自其房間而出。予卽微親其手。以誌感謝之意。太后見予快樂逾恆。亦殊欣喜。曰予聞此犬最爲女士所愛。故卽以此贈之。該犬見予後。卽立趨至予前。予止亦止。予行亦行。他人雖多方引誘之。皆不爲動。太后與公主等見之。無不爲之拊掌叫絕。自是而後。該犬遂爲予深宮中之良伴侶矣。

第七章 大內節宴

豫備萬壽
典禮

皇帝萬壽典禮。爲宮中之一大禮節。先期豫備一切。然後於皇帝眞生日之二日前。舉行之。其所以不於誕生日舉行者。則以故事。凡皇帝萬壽後三日。卽須舉行祀祖之禮。皇帝須於前三日齋戒沐浴。以示孝敬之恩。倘皇帝之萬壽禮。不早日舉行。則欲於祭祖之前三日。齋戒沐浴。勢必難能。而祭祖之禮。中國人視爲最大之事。萬不可輕於改期。故寧以皇帝之萬壽節。提前舉行。

留女士共
慶盛典

皇帝萬壽之時。宮中諸人。極忙碌。予知太后此時亦必無暇出座寫照。我亦可以暫停工作。圖於此時。遄歸美國使署。與諸故人一叙。蓋予以爲此種重大禮節。從無有外人見之。則予之不能參與此事。亦彰彰明甚。則抽身出宮一行。於計最得。乃於一星期前。予隨太后遊園之時。太后忽呼我至前。謂皇帝萬壽典禮。將於下星期舉行。請予留住宮中。共慶盛典。予欣喜殊甚。而對於太后之破格優待。更深感不忘焉。

太后裁正
戲稿

宮中戲臺上。滿紮各種鮮豔之燈綵。照映四座。其內廷供奉。則練習新排之脚本。

日夜無倦。宮監蹀躞往來於太后之前。以各種陳設及點綴之事請訓。而排戲者。則又時時以底稿進呈太后。太后親自裁正之。總之是時凡百諸事。無不待命於太后。太后一一爲之摒擋。未嘗以事之瑣屑而厭之。

萬壽宴會

萬壽陳設

宮中舉行萬壽宴會。於皇帝生日之四日前。卽已開始。斯時宮內及園中之裝飾。均已大致齊備。惟每日晨起。則必見有各類之新花樣。加入在內。故一切景物。日形華美。隨意顧盼。有應接不暇之勢。其在大殿之上。滿陳各種紫銅製之古樂器。器各一形。形各一聲。非逢大典禮。不輕用之。宮殿之門戶窗櫺間。則紮有種種之綵球。以黃紅二色間之。間亦雜以他色。以壯觀瞻。直通大殿之御道上。則樹有黃緞繡花之大傘數百頂。排列成行。尤稱絢麗。屆時各省大員之進貢禮物。日必有數百起之多。堆積如山。極爲雜亂。

太后推敲
戲劇

是日菊部開演之時。太后坐戲樓中。仔細推敲。終日無倦容。其見有應當改正之處。則卽刻飭太監。傳知後臺。一經改正。則自覺立添生色不少。太后顧曲。可謂得

朝賀

是中之三昧矣。是日太后遍請宮中諸貴婦與宴。而太后則獨自在戲樓上用膳。一切禮節備極繁重。

頤和園宮殿前面之露臺上面。皆架以竹製之涼棚。以遮陽光。有自二十至三十英尺之高。其竹竿之上。皆刻以花草人物。上遮之席。能卷舒自如。步行其下。絕涼爽。此種涼棚。架於陽曆之六月間。而在九月中則須卸除之。是日逢萬壽典禮。涼棚中亦紮有綵球多種。夜間燃以各種之燈。景色極佳。

宮中舉行萬壽前之一星期內。貴族婦女及公主人等之連翩入宮。預備於是日朝賀者。絡繹不絕於道。既抵宮中。則皇后一一爲我介紹之。以外人資格。而參與皇帝萬壽令節。予實爲僅見之一人。而諸貴婦人。又從未與外人晉接者。然既經介紹之後。皆與我極爲親近。未嘗以我爲外人之故。而稍有歧視。又對於我之習慣服飾。亦不露出一毫奇異之心。諸貴人高尚之品行。真令我傾倒無似。倘易地處此。卽或有中國女子。出席於歐洲之皇宮或美國白宮中。則歐美之貴族婦女。

其能有同一之待遇與否。則予殊未能決定之。又清貴族之諸兒童。待遇外人。亦備極有禮。滋可喜也。

橋戲臺之結構

泊酒闌席罷。菊部亦遂停鑼輟演。賓客漸次散去。予於是趨至戲臺近旁。細觀其結構與裝摺。可一小時。今請詳述於下。用餉讀者。戲臺高出地面。可十二英尺。與太后御座之樓相平。全座建築。共分三層。其上再有閣樓一層。則專爲佈景之用。臺三面臨空。與希臘式之戲臺相同。其伶人則由後面之左門入而右門出。往返輪值。至無一定。當予仔細觀察之時。太后尙留座戲樓上。未曾退休。見予徘徊臺下。卽降自戲樓。至予駐足處。與我相周旋。曰。女士有興登臺。一觀其內容否乎。其中結構之佳。中國無二。幸毋交臂失之。予稱謝立允其請。太后乃在前拾級而登。予在後隨之。

戲臺之面積。可佔地二十五英方尺。三面臨空。突出於戲廳之中。其背面則有畫屏爲界。通以二門。爲伶人之入口出口處。中國菊部純爲男班。其戲中之女人物。

伶人化裝
之工

劇場三層
之次第

鞋底

滿洲婦女
之習慣

則亦由男伶喬裝之。聲音笑貌無一不類女人。予初以爲果女人也。後有人告我。謂全係男伶。並無女伶雜糵於其間。予因歎中國優伶化裝之工也。臺後坐樂人多輩。則專在此奏樂。

太后因又趨至內幕內。予亦隨之進。見種種之戲具。五花八門。皆不可以名狀。又多至不可勝數。中國尋常劇場。僅有舞臺一座。而獨太后宮內之劇場。則共有舞臺三。其二則隱於內幕之內。其第二舞臺則高於第一舞臺。第三舞臺則高於第二舞臺。平常戲劇。則僅在第一舞臺演之。至演燈彩戲。則揭去內幕。而三臺並用。所以示軒輊而壯觀瞻。太后一一導我往觀。拾級而登。狀極從容。其鞋底雖高。足有六英寸。而並無遲重難行之貌。殊覺其精力之不可及。

滿洲婦人。皆不裹足。蓋裹足之惡習。在滿人入關之前。早已盛行於中國。滿人對於中國之禮俗。雖沿襲不少。而獨至婦人之裝束。則依然從滿裝不改。且彼輩痛恨裹足之惡習。亦與西人相同。慈禧太后爲滿人。故亦未裹足云。

第八章 光緒皇帝

帝之親政

光緒皇帝年十八。已及執政之年。慈禧皇太后遂撤簾歸政。息仔肩以樂餘年焉。太后撤簾之時。曾下一諭於光緒帝。教以修身愛民敬天法祖之諸大美德。皇帝亦遂上奏。堅以延長太后垂簾之時期爲請。太后不許。光緒帝因卽於登極後之十三年陰曆正月十五日。上朝親政。佈告天下。咸使聞知。

帝之態度

光緒帝爲有清一代之第十二君主。年僅五齡。卽登大寶。由東西二太后暫爲攝政。而東宮太后於西曆之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卽行晏駕。自是而後。西太后遂獨持朝綱矣。光緒帝現已登極有三十年之久。其年祚之永。已可在清室中稱第三。予見光緒帝之時。光緒帝年事已近三十二歲。其容貌雖極尊嚴。而不如慈禧太后遠甚。帝身長五英尺而強。頭形極佳。兩目大作褐色。眼皮下垂。鼻高。有尊嚴相。與宮中諸貴人稱。口闊。唇薄。其神情態度。可以清癯二字盡之。帝頭髮如沐。光可鑑人。領下髭猶無。以中國人習俗。未至四十之年。不能留鬚。雖天子之貴。亦未能

帝之抑鬱

變政之夢想

變政失敗之原因

逾此軌範也。皇帝平日服飾樸素。稱其品性。除逢國家有大典禮外。不穿艷服。亦不簪寶石等物。素性澹泊。有如此者。

細觀光緒帝面貌。常露一種抑鬱不歡之狀。體格雖不甚魁偉。而觀其內力。似甚強固。特大權旁落。未得一爲吐氣。此其所以抑鬱而無歡也歟。英爽之氣。時露於眉宇間。揣其心事。似甚悔當日變政之孟浪。致成此大錯。然其改造中國之觀念。並未因此而銷滅。其意若曰。天眷中華。朕當再有大權在握之日。以改變祖宗成法。爲我黎民福也。

光緒帝變法之舉。爲太后所阻。致不克竟其施。其對於太后之感情。不無稍忤。然以外貌觀之。則帝恭敬和順。一無忿恨之氣。形之於外。而太后之對於光緒帝。亦極爲和善。無疾惡之象。至二人中心之意見。究竟若何。則非局外人所得而知矣。惟聞光緒帝變政失敗。並不一味歸咎於太后。嘗謂中國大臣。素性守舊。一聞變法之名。立卽以爲不祥。其法之當變與否。終非所問。因卽慫恿慈禧太后橫加阻

力。而天下事乃棘手而不可爲矣。故政變失敗。非盡太后之過。亦諸大臣之不識時務所致。其然豈其然乎。

大臣請重
行垂簾

光緒帝政變失敗而後。慈禧太后應諸大臣之固諫。重行垂簾。處理天下事。據慈禧太后之意。以爲政治之措施。不可過於急進。而當以慎重出之。若如帝之鹵莽滅裂。則非徒無益。反將害之。矧與祖宗成法。抵觸過甚。則更將何以報答祖宗於地下乎。倘不立時阻遏其非。則國家之危險。孰有甚於此者。老成勝算。固爲顛撲不破之論。今觀光緒帝之態度。似亦漸漸覺悟其非。將來再有秉政之日。當能以穩健之手段出之。一番失敗。卽增一番閱歷。企予望之。

二次垂簾
後帝之聽
政

皇太后二次垂簾以後。光緒帝雖照常朝見。臣工頒發上諭。而一切事皆須秉命於太后。不能一人自由主張。凡逢有大故。與樞密大員共商機宜。則太后必在座。帝垂衣裳而受命而已。臣工有章奏進呈。則必先授之太后。太后讀已。始與帝一閱。帝瀏覽一過。卽還呈太后。對於事之可否。往往不置一辭。此非帝之懦弱無能。

變政之心
未灰

蓋彼處於萬鈞壓力之下。固不得不爾。以爲自全之計。

帝自太后二次垂簾後。雖於當代之政治措施。不稍留意。然其好學之心。反因之而愈熾。彼於古今中外之政治學識。極喜考究。旁又喜學習外國文字。觀其孜孜屹屹。日昃不遑。知其變政之心。終未大灰。特在慈禧太后生存之年。則鑒於前車之覆。終不肯再有所作爲耳。彼知太后求治之心。未嘗減於己身。不過太后政治上之閱歷較深。故事事欲以穩健慎重之手段出之。雖國勢進步。不無稍形遲滯。而他日之成功。則必有如出一轍者。故觀光緒帝之態度。似極深信慈禧太后之才能爲不可及。而甚願以國家大事。付之於其身者。矧慈禧太后近年以來。屢下諭旨。敦促諸大臣振興新政。其變政之決心。固早爲中外人所共白。帝更當能鑒而諒之也。至中國果能在太后統治之下。躍爲第一等強國。抑或須在光緒帝秉政之年。始得大竟厥志。以致中興之治。則茲事體大。非吾人所能豫料矣。

皇帝之宮。面臨大湖。華麗宏壯。不減於太后之宮。帝宮內亦有太監宮奴等人無

帝之藏修

數與太后之太監宮奴不相通。帝每晨須往太后宮恭請聖安。然後同登朝。接見百爾卿士。商量國家大故。退朝後。即返自己之宮。用自藏修。每逢大禮節。太后宮舉行宴會演劇等事。則帝亦必隨太后與俱。又往往與太后同餐。聽戲時。則坐於太后之旁。而帝聽戲之興味。雅不如太后之高。故常於中間退往戲廳後之休憩室中。讀書吸煙。以自消遣。帝在太后面前。則例不得讀書或吸煙。

勤學

帝居宮中。每日除照例上朝外。其餘光陰。大半皆消遣於書城之中。而學習英文。尤最爲帝所歡喜。帝宮中有官員一人。專司買書之職。每日受帝定購書籍之諭。必有數起。帝非特喜讀中國古籍。而尤喜閱近人由西籍譯出之作。朝夕研求無倦容。聞每日至少盡書一冊。常以此自律。真可謂好學不倦也已。

帝好音樂

帝性又酷好音樂。中國管絃諸樂器。帝盡能撫弄之。且深得是中之三昧。外國之批雅拿。國外琴名。帝亦能奏之。空中萬籟。帝悉能在樂器上。模之成調。與原音酷肖。帝能拆卸鐘表中之各種機件。而又一一整理之。復其原狀。眼明手快。有非他人所

帝之技能

及然太后雖知其有如此技能。而嘗惴惴於自己心愛之鐘表。爲帝所破壞。無復能建設也。

早起

光緒帝爲一極早起之人。上午二時。卽已起身。如逢有祀祖及北京城內之各種典禮時。則帝於上午二時。必須啟駕。而在八時前。必回鑾宮中。以備早朝。在此二時半內。其隨從人等。約須步行十六英里。眞非健足不辦。帝在宮中。頤養自得。並無近幸之人。又無種種嗜好。洵賢君主也。

帝之孝道

中國歷來以孝道治天下。故皇帝對於太后之禮節。亦備極繁重。如上朝時。太后則高登寶座。帝則坐於左邊之一小凳內。太后乘轎遊園。若帝與俱。則只可在轎旁隨行。與太后同餐。則坐於檯之末端。惟有一事最爲予所不解。卽太后獨自用餐之時。其筷匙碗蓋之類。皆爲銀製。若與帝同食。則一律易以金者。卽帝用之物。亦屬金製。其易銀爲金。未知究何用意。惟皇帝一人用膳之時。其所用膳具。屬銀製。抑屬金製。則未曾目見。不得而知。以皇帝用膳。常在自己宮中。而予則從未去

過。

第九章 皇帝萬壽

萬壽日皇
帝朝賀太
后

余輩於皇帝萬壽之日早晨六時。卽往太后宮朝賀。先時已有貴族婦女多人。乘坐紅轎黃轎數十乘。戾止太后宮門外。預備進覲。高級太監身穿繡有雙龍之外袍。躡蹠宮內外。招呼種種。狀極忙碌。其下級太監所穿之服。則較爲樸素。以雙龍之袍。僅限於一般之太監。不能統穿。而供張諸事。亦備極勞苦。余輩所用之轎夫。則亦換穿紅色號衣。衣上繡有萬壽字樣。以誌慶賀。

皇帝宮中
出座受賀

余輩穿過供張齊備之大殿多座。然後逕抵太后之宮。斯時皇帝已在此出座受賀。宮內外之諸貴婦。咸已先後戾止。躡蹠踰踰。洵極一時之盛。皇帝之所以不在自己宮中受賀者。正以故事。貴族婦女不能去天子宮。卽逢萬壽大典。禮亦不能破此成例。故朝賀之禮。均在太后宮中行之。當余輩戾止時。皇帝方仰臥坑上。用自休憇。蓋滿洲風俗。橫臥見客。不能謂之失禮。惟太后則於朝見之際。雅不願作

皇帝服御

此種懶慢態度。帝則猶未能免俗也。既見予輩至。稍正其躬。公主輩遂趨前叩頭致賀。皇帝以和善之笑容報之。予則與之行西禮。一鞠躬而已。

是日皇帝所穿之服。較平日爲華麗。其外袍作黃色。束以寶石之帶。雅飭無倫。行禮時。皇帝未嘗帶冠。此按之中國禮俗。實非正軌。以中國皇帝及平民。凡在禮場中。均須一律帶冠。以崇體制。今帝之出此。殆以爲此非正式之朝賀也耶。帝冠上綴以明珠一大顆。光耀奪目。稱大內之至寶。帝平日並不帶此珠。惟逢萬壽日及他種大禮節時。始戴之。

余輩既與皇帝道賀畢。旋即往太后殿候駕。未幾太后即自寢宮中珊珊而出。諸貴婦跪伏於地。向之請聖安。叩言老祖宗吉祥。太后答禮如儀。既即趨予前。出其手與我。予遂與之行西禮。輕舉其手指之尖親之。太后言以外人資格。而獲參與天子萬壽典禮。予實爲首見之一人。甚望予之能用以自娛也。太后又仔細觀察我之衣服。及所佩戴之手飾。移時。然後迴身以觀諸貴婦所穿之朝服。是否有失。

外人參與
萬壽典禮
一女士爲第

檢之處。必親必詳。至爲鄭重。太后對於此種小節目。最不肯輕於放過。

貴婦朝服
之辨別皇后之裝
飾

諸貴婦在皇帝萬壽日所穿之朝服。係屬於夏令之服。爲一種透光之緞所製。與太后寫照時所穿者同。已婚女子與未婚女子及寡婦所穿之朝服。式樣相同。惟以顏色辨別之。已婚女子則繡深紅色。其雙龍之花樣。則以金線繡之。未婚女子則取淡紅色。寡婦則取藍色。亦繡有雙龍。惟不爲金線所繡。又寡婦與已婚婦人。得於朝賀日。插戴珠寶頭面。而未嫁之女子。則無此規矩。僅可插戴平常之花簪而已。是日皇后之裝飾。極爲美麗。其頭面以黃金之條。紮合而成。嵌以寶石珍珠無數。其旁又橫插珠鳳九只。鳳尾各垂有珍珠幾串。被覆其額。四周又綴有珠花數朵。極絢麗之致。皇后之朝服。作黃色。繡有金線雙龍。披肩之上。繞以瑪瑙之朝珠。宮中惟皇太后與皇帝。不戴朝珠。及不以雙龍繡於衣上。其餘諸貴人則一律稱是。是日皇后笑容滿面。非常愉快。且時時與皇帝接近閒談。在予實爲創見。皇后之後。隨以皇妃。其一切粧飾衣服。與皇后相同。特其朝服作橙黃色。與后迥別。

臣工朝賀

以正黃色之朝服。僅限於皇后一人云。

皇后善應酬

皇太后與皇帝。既在太后宮。受諸貴婦人朝賀既畢。太后即趨出寢宮。登朝堂。受臣工之慶賀。帝亦照例隨之。同出一時。諸樂競作。聲震耳鼓。其聲調非悲非歡。別其一種盛大之音。爲予生平所僅聞。兩宮趨出之時。百爾卿士。均已齊集朝廷之上。肅靜無譁。其一般職位較卑之官。則長跪於大殿之下。恭賀皇太后皇帝萬歲。皇后與皇妃。並未隨兩宮同至朝堂。特駐留后宮。一俟臣工慶賀既畢。然後方能與兩宮正式祝賀。此爲一定之次序。不可紊亂。皇后善應酬。當予輩在其宮小坐時。即出茶煙等物款客。又遣其所豢之犬來前。供我撫弄。宮中陳設極雅潔。庭中亦遍植各種花草。歷落有致。予輩在此小坐。可及半小時。

皇帝登寶座受賀

皇帝於萬壽日受賀之時。始登其寶座。儼然王者氣象。不作孺子態矣。帝旁立有大禮官一人。專司鳴贊之職。皇子與諸親貴等人。則照大禮規定。均跪伏地上。恭賀萬歲。又每人親呈皇上寶石之紀念品一事。皇上親手受之。旋即授於旁侍之

親貴呈寶石記念

皇后皇妃
及公主貴
婦呈寶石
記念

太后服色
之簡單

賞聽戲

宮監置之帝右御桌之上。皇子與諸親貴道賀既訖。退下後。皇后與皇妃公主及諸貴婦隨卽後先。戾至。向帝爲正式之朝賀。頃在太后宮之賀壽。只可云私賀。而非正式之朝賀也。皇后領旨。向皇帝賀壽。諸貴婦隨之。亦各進呈寶石一事。惟以皇后進呈之寶石。價值最巨。

行禮既訖。太后皇帝皇后三人同時退出朝堂。往戲廳觀劇。退出時。諸樂競奏。一如行進之時。太后平時所穿之衣服。所戴之手飾。莊嚴華麗。爲宮中最。而是日逢皇上萬壽。反甚樸素。太后於此亦有深意存焉。蓋是日爲皇上萬壽。則帝后二人自爲當日盛會中之主要人物。太后因稍自降抑以明無僭。其用心可謂深矣。是日皇族諸貴人之進宮慶祝萬壽者。多蒙賜聽大內之戲。其聽戲之處。卽在與御座成直角形之兩旁包箱內。其與御座可以望見之處。則隔以重簾。俾勿得通。至臺上所演之劇。則舉能一目了然。無虞隔閡。皇太后及帝后二人既昇御座。臺上之著名脚色。卽趨出叩頭道賀謝恩。於是第一齣之戲開幕。臺上先奏樂移時。

糖菓上吉
祥語

戲宴

音聲誼天。令人頭腦欲裂。旋即有伶人數輩。出場作戲。其所用之唱片。多含有恭祝皇太后皇帝萬歲之意。其所穿之衣服。爲元季忽必烈時代式樣。何所取意。迄不能知之也。祝壽之戲既畢。喧天音樂。又復聒耳不已。如是者可片刻。於是第二齣之戲開幕。中國戲劇。短者爲多。每齣約佔時半句鐘或一句鐘不等。而是日則獨演最長之劇。始終貫串。一無支離之病。洎至十一句鐘半。宮監等卽以各種糖色及水菓。進呈於兩宮公主及諸賓客之前。各人略用少許。先以充飢。是日所用之糖菓。其表面之上。皆印有「萬壽」「大慶」「吉祥」「如意」字樣。以誌慶祝。糖菓之啖食既已。遂進午餐。卽在戲廳中行之。余輩所坐之席。極爲廣闊。可容二十餘人之多。故同席之人。較平常增至四倍有餘。皆爲皇族中之貴婦女。進退周旋。深中禮數。而怡怡融融。又不落寂寞態度。招待外人。極盡主人之誼。酬應之工。已臻上乘。各人又競以珍饈享我。有數貴婦則爲我而同飲香櫞之酒。舉杯對我。雅合西禮。飽酒醉德。極歡而罷。長者用膳既已。幼年之輩。卽就前席而宴。蓋宮中大

例。凡未滿十六歲之女子。一概不能與長者同席云。

親貴蠅坐

余輩既膳已。遂各還自己之箱房。斯時男賓箱房內所下之重簾已盡行揭去。但見親貴數輩。作土耳其式。蠅坐於此。其職位最高者。最近御座。以次排列。無有紊亂。公主輩遂歷以其父兄伯叔及其他認識之人。一一指點告我。余輩從後望之。

故並不爲若輩所瞥見也。稍頃。宮監輩亦以糖菓各品進。又有宮監數人。則手持銀製之杯壺等物隨之。每客各敬以白色之飲料一杯。此爲女賓所無。予初疑杯中之物。當爲酒類。既見進呈之杯絕大。並非大內常用之酒杯。則非爲酒類。又從可知者。既詢於公主輩。乃知此純爲牛乳。間和以檸檬汁。及糖少許。滿人最酷嗜之。惟逢大禮節。始有頒賜牛酪之異數。平時不常遇之。王公以兩手捧杯。然後以口飲之。作鄭重狀。似又飲此。爲兩宮祝壽者。飲已。宮監既收罷杯壺而出。又有一羣宮監。魚貫入。兩兩成行。每兩人各捧黃盤一事。上亦綴萬壽字樣。以誌慶賀之意。盤中儲有禮物多事。爲皇上賜與羣臣者。每盤所儲之物。一律從同。爲御寤所

賞酪

賞物

燈劇

謝恩

製之磁器花瓶一對。古銅青鑪一事。對條一副。則以黃綢包裹之。又寶石一塊。及玉戒一事。來賓受禮既訖。宮監捧盤出。重簾亦隨之而下。於是公主輩亦歸原座聽戲。至臺上演劇。則始終未停。特吾人有前此酬酢之時。殊爲忙碌。未暇一爲注意耳。

洎至下午四時。戲之最熱鬧一幕開演。前後三舞臺。同時開幕。上排伶人無算。一切服裝。希奇古怪。無所不有。又唱祝壽之曲。移時。歌闋。隨以燈會之戲。每燈各具一形。人物鳥獸。靡不畢具。殿以巨龍一條。作取珠狀。蜿蜒飛舞。狀態畢肖。中又雜以扮戲之伶人。數輩。又樂隊幾組。五花八門。極形熱鬧。巨龍盤旋幾周後。止於戲臺之中。長嘯一聲。口吐清泉一道。浪花四濺。遍及於戲廳之周圍。殊爲大觀。聞一切設備之法。皆出自慈禧后一人之心裁云。

菊部奏藝既畢。賜會之王公大人等。咸自箱房趨至兩宮前。伏地謝恩。其排列之次序。依然照其等級勿亂。行三跪九叩禮。禮節極鄭重。兩宮斂容頷之而已。王公

謁祖

大人既退。伶人亦前來叩頭謝恩。然兩宮並不報之以禮。賓客既散。太后與皇帝皇后及公主妃嬪人等。同趨至祀廟。行拜祖之禮。諸人同時下拜。和以中國之古樂。笛聲悠揚。鐘鼓齊鳴。唱迎神送神之章。莊嚴肅穆。令人肅然起敬。無何。禮畢樂止。光緒帝之萬壽令節。遂由此告終。

第十章 二海宮殿

還宮祀祖

皇帝舉行萬壽後。例卽須齋戒三日。然後舉行祀祖之正式大典禮。故宮中於萬壽後之次日。極爲安靜。太后亦以疲勞過甚。在寢宮中靜養。惟是日朝見之事。並未停止。依然按時上朝。惟諸貴婦之進宮參與萬壽禮者。則豫備出宮。殊形忙碌。宮監人等。則以明日兩宮將稅駕京城。供張諸事。亦有皇皇不安之象。是日太后欲出外散步。藉以舒暢氣體。故茶點命在宮去一英里之避暑別墅中用之。該別墅位置於一小山之上。俯臨大湖。景緻非常佳妙。太后絕愛之。常在此閒步。或進用午餐及茶點。有時又常在此晝臥一小時。或二小時不等。自謂此爲宮中極恬

避暑別墅

藏書樓

太后博覽

層樓遠眺

適之境也。太后每稅駕至此。常與公主輩俱。登高望遠。藉暢襟懷。顧盼自得。每不知晷刻之移。墅中陳設。極靡麗之致。有藏書樓一所。儲書數千萬卷。中多海內孤本。餘亦爲世人不常經見之作。太后又往往在此博覽羣書。以消永晝。是日太后與余輩同在一層樓之洋臺上。進用茶點。長天一碧。天氣極爲澄清。遠望西山。山色青葱可愛。有蘭若三四。隱約於雲表中。不啻蓬萊三島。可望而不可卽者。頤和園內之七級浮圖。則廟貌威嚴。作遺世獨立之概。俯視大湖。宛與明鏡一般。陽光照射其上。作龍鱗形。山下啣啣原隰。則此疆彼界。如畫烏絲之格。齊整可愛。北京城之雉堞。則高聳於女牆之上。隱約中。似聞畫角之聲。聲調悲壯。令人有悲秋之意。種種景色。歎爲得未曾有。太后之喜徘徊於此。不其宜哉。

太后進用茶點及假寐片刻後。卽喚予至前。謂彼將於次日啟駕至北京城。行祀祖之大典禮。期以三日。問予是否願意同往。然彼於此時祀天祭祖。將極形忙碌。必無餘暇。可以出座寫照。惟是欲同往者。則太后亦願每日出座片刻。以答雅意。

予卽答以不願隨駕同往。以照常寫照。非特太后有所不便。卽予欲在北京宮中。求一光線適宜之地。如頤和園所有者。亦甚難事。則固不如其不往爲愈。太后既密余意。遂謂予曰。然則女士正可趁此時間。往美國駐華使署一行。藉與康格夫人會晤。一訴別離之情。何如。予與康格夫人握別。已及兩星期之久。彼此聞問未通。本極思念。太后既出此提議。予立讚成之。太后又謂北京三海大內。予從未屢至。則亦正可乘此時機。往彼一遊。且謂彼雖暇晷不多。甚願抽出一空閒之時間。陪我同遊。一擴予之眼界。蓋予固極愛大內景緻者。太后知之。所以有此異數。而太后之關心於我。如其至。予未嘗不深感之。太后又謂一俟駕歸頤和園後。則寫照之事。卽可照常進行。

余輩既同至太后宮中。膳已。太后卽請予往畫像之室。躬自安排種種物件。以免爲他人移動。致有遺失之慮。予立允其請。卽轉身往。太后亦隨我而至。且爲我襄理布置一切。又命將畫像懸著於牆壁之上。而以黃繩繫之。遮以黃色透明之緞。

簾防爲塵埃所損。該照自著手開始之時。卽視爲一種神聖不可侵犯之物。卽予所用之畫筆及顏料板類。亦幾連類而視爲一種極尊貴之物件。每予停筆後。卽由宮監等敬慎將去。置之一特別之精室內。帝王之威權。固自有不可方物者。翌晨。予辨色卽興。先御駕而進北京城。直抵美國駐華使署。康格夫婦二人。已早在其邸第等候。既見予至。都出其誠懇之意。前來歡迎。予一見故人。心中非常愉快。回思握別之候。雖僅及二星期。固不啻三秋之久矣。斯時美國駐華使署。在西門之內。乃以中國大廟改建者。以交民巷之新使署。正在建築中。落成之日尙遙。中政府因卽以該廟贈與美國政府。作爲駐華使署之用。房屋高爽。居之極宜。屋中陳設。悉仿美國式。楚楚可觀。非復廟宇狀態。特中國房屋之特異處。則一律從舊。未嘗輕易改變。蓋康格賢伉儷。亦最崇拜東方文明。殊不願爲刻舟求劍之舉。徒以貽譏於大雅也。署內客堂一室。則一切陳設佈置。全仿中國式。一脫西方窠臼。康格君與其夫人會晤賓客。多在此室中行之。茲亦足見其傾倒於東方文

康格夫人
之交誼

明之誠意矣。康格夫人最善酬應。自到北京後。卽竭力與中國諸貴婦聯絡。諸貴婦見其和善可親。亦甚願與之周旋。酬酢往還。幾無虛日。前此公主及諸貴婦輩。從未往外國使署與其內家聯絡者。一自康格君到任後。美國駐使署。遂多若輩車轍。於是各國駐使之署。亦往往有尤而效之者。請茶請宴。不一而足。然追本溯源。康格夫人實爲首先發起之人。又康格夫婦不僅喜與中國婦女互相往來。以致殷勤。卽對於本國之人。無論其貴賤貧富。亦一例歡迎。無分軒輊。且待人接物。皆以誠意出之。無一毫虛假之狀。此誠難望之一般高官。予是日重與康格夫婦相見。互致殷勤。歷訴二星期中之經過。促膝相談。語刺刺不能休。而夫人之盛情厚意。則在在流露於不知不覺間。以此言喜。喜可知矣。

次早七句鐘。卽有綠呢官轎一乘。候於使署門首。云將太后命。迎我至三海遊玩者。予隨卽乘轎而去。先至賢良寺小憩。此地前李鴻章氏曾一度居住。今則裕庚借寓於此。以彼之洋式住宅。早於庚子年爲拳匪所燬。故暫寓是間。既至賢良寺。

三海宮殿

裕庚之二女公子。卽趨出與我俱。同乘轎前往三海。余輩轎之前後。皆有騎馬之宮監保護。

三海皇宮。皆爲近五十年來之建築物。較之別處皇宮。有新舊之不同矣。余輩既乘轎至宮北之門口。卽見有素在頤和園侍奉予輩之宮監數輩。站此接候。出轎後。彼輩卽導余輩登一渡舟。蓋兩宮駐蹕之處。直在彼岸。若往見之。須渡此衣帶水也。舟爲游艇之一種。其船艙則位於中間。陳設井井。幽雅宜人。有椅有檯。有臥榻。種種安適之具。無一不備。舟行約二十分鐘。已渡彼岸。船坐安適。故亦不覺時之經久。登陸後。穿過宮殿幾座。卽逕抵太后祭祀之處。斯時太后祀祭方畢。珊珊自禮堂而出。樂聲尙未終止也。既見予。卽喚我至前。問我至京後身子如何。亦愉快否。並問康格夫人近狀。極詳。予一一答之。太后因卽命宮監導余輩參觀各地。既卽至一華美之館。稍憩。館爲太后指定。用以爲余輩在三海時憩息之所者。全館建築。精細絕倫。共分五室。而各以重帷障之。起居於斯。殊佳勝也。小坐片刻後。

余輩卽遣還太后宮。太后告我云。已爲我預備游艇一艘。帶我遍至宮內各名勝處遊覽。以期無虛此行。予深感之。斯時太后近旁有宮監一人。手持刺繡之小巾幾十方。太后告我。謂此乃拜佛時用以加之佛頭者。言已。太后卽與余輩別去。而余輩則逕往湖邊登舟。

三海遊艇

余輩既至湖岸近旁。見湖邊泊舟十數艘。皆爲游艇之屬。而形式不一。供張亦因之而異。予遂選取是中一較大之舟乘之。後隨小舟數艘。滿載宮監人等。爲余輩設備茶點等事。有太監之領袖一人。則隨余舟俱。該太監領袖爲宮中六大太監之一。在頤和園時。太后卽命以侍我。且司照顧畫片之役者。爲人絕靈敏。胸中頗有學問。平生喜收羅古器古書畫等物。以寄逸趣。風雅倜儻。不同於一般宮監。渠幼時卽充太后菊部之藝員。雅善度曲。每一歌之。輒令人心醉無已。記憶力又絕強。凡於古名家詩篇。能滔滔背誦。無差一字。發音清脆可聽。故於背誦時。能將文章之抑揚頓挫。曲爲傳出。是日予輩泛舟中流時。該太監擊楫而歌古名家詩詞。

宮監之好古

宮監歌詩

遊湖之樂

予雖不知是中意義。然以其音聲之悅耳。亦頗樂聞之。

小島蘭若

石板上文
字

游聯軍毀
壞之大廟

余輩所乘之舟。緩緩前進。而予則倚安樂椅上。願盼四周景物。但見崇樓傑閣。時時崛起於雲表。兩岸綠蔭如蓋。青翠欲滴。與山色湖光相照映。間雜名花。婀娜於微風澹蕩中。香氣撩人欲醉。船底水聲潺潺。令人意也消去。眞如行圖畫中也。未幾。余輩抵一小島近旁。見有蘭若一。翼然臨於其上。余輩往登之。全廟築於一石板之上。故範圍極小。石板上有文字數行。裕庚女公子爲余譯述之。玩其語氣。無非含有讚美帝天之意。其他無可觀覽。故卽離此下舟。既又於距離不遠處。望見大廟宇一所。惟已荒廢。壞瓦頽垣。觸目都是。令人起盛衰之感。予殊欲履其地。一觀。太監遂命舟子鼓槳前往。既至。則見登岸處之階級。亦已就傾圮。余輩遂攀援而上。煞費氣力焉。全廟燬於庚子年之八國聯軍。至今尙未修復。觀宏壯之建築。一朝夷爲平地。此誠可爲嘆息者。余輩先穿過僧侶之菜園。一大方。荒蕪不治。蓬蒿沒脛。惟間有野花幾種。供吾人之把玩而已。由菜園而進。則爲樹林深處。

喬木參天。大可合抱。聞之皆數百年前物。風吹其上。颯颯作悲秋之聲。其樹之排列。則作十字形。氣象萬千。令人肅然起敬。由斯拾級登露臺。入大殿。則見其中一切陳設。蕩焉泯焉。無復有存焉者矣。輪廓僅存。尙稱幸事。然吾人尙不難由此窺見當日之美奐美輪也。吾輩參觀之時。已有匠人多輩。在此修理一切。而是中尤以塑佛像者最爲忙碌。莊嚴之色相。已復煥然一新。而承塵之上。則方大施丹鉛。不久卽能回復舊觀。大殿兩旁。皆爲喇嘛之方丈。其房屋亦殘破不完。故喇嘛亦無有留此者。立平臺上。可望見小山一角。云是煤山。前明崇禎帝遜國時。卽自殺於此。余輩更穿過喇嘛方丈幾處。至一其他之白石露臺。斯地景色絕佳。余輩遂在此設席用茶點焉。

余輩用茶點既已。逕還舟中。再欲溯流而上。一窮是間之勝。未幾至一牆壁下。仰望女牆高聳。千仞壁立。狀如歐洲之高寨。形勢絕險。予初疑九重之內。何來此小城堡。詢之旁人。始知亦爲蘭若所在地。予好奇之心。遂大動。亦欲一登爲快。因

玉佛

卽在其橋邊登陸。宮監等已在此爲予輩預備小轎幾乘。乘之上。蹇盤旋曲折。歷盡辛苦。始獲竟登其巔。則有壯麗之廟宇一所。掩映於萬綠叢中。景色之佳。得未曾有。極目四顧。全宮形勝。可一一羅之衣袖間。廟之兩旁。分種松柏之屬千章。廟貌益覺尊嚴無倫。中供大菩薩一尊。全體爲白玉所雕。色相如華人。不似一般佛相。神壇前燃大臘燭二。鼎中香氣縷縷上升。虔奉之花菓等物。亦極新鮮。而佛頭上則披有繡花小巾一方。觀此則知兩宮已來此爲一度之祭祀矣。兩旁亦有精舍無數。則僧侶居之。余輩覽觀未久。天氣驟變。似有雨意。因不敢久留。卽乘轎循原徑歸。歸時見有塔尖一座。矗立於前。問之知爲天主堂之建築物。初法教士欲建築天主堂一所於北京城。皇家撥地與之。以敦睦誼。乃落成後。見該堂塔尖。可以俯瞰三海全地。於事殊爲不便。遂由政府備價收賣。另撥地與之。重行建造。而圈其第一天主堂於三海皇牆中。此皇牆中之所以有此天主教堂也。夫中國天子。以崇奉佛教著稱。而九重中。有此羅馬教堂之建築物。亦可異矣。

三海內天主堂之由來

三海內冬
夏二戲臺

湖心亭

未幾。白雲四合。沛然雨矣。余輩遂乘轎逕歸太后之宮。未再登舟往別處游覽。既抵宮。卽用午膳。餐已。往觀三海宮中之戲臺二座。此二座戲臺。形狀相仿。不過有大小之別。蓋一則爲冬日所用。一則爲夏時所用。其夏時所用之戲臺。築於一湖心中。謂此可以助音聲之清亮云。與慈禧太后坐湖心亭中。周旋移時。隨卽起身。與太后皇后及諸貴婦告別。乘坐原艇而歸。斯時天色已霽。一輪紅日。冉冉西降。映流水中。蔚成紫霞千道。不可逼視。顧而樂之。殊不知爲時之經久也。未幾船劃然而停。則彼岸已到矣。上陸時。卽見有綠呢轎數乘。候之於此。予遂乘此逕歸美使署。

第十一章 太后之特性 三海第二次之游覽

翌日。予駐美使署。與康格夫人閒談終朝。未曾一出中心之樂。不可說也。旣又念次日卽須回宮。雖與故人不得不暫爲別去。難免無迢迢之思。懸於胸中。然而又得與慈禧太后朝夕相見。觀其所以。察其所由。一究是偉大人物之真相。我心又

外人揣測
太后性情
之不確

太后之品
性與才能

不覺躍然而動也。蓋予自到宮後。凡皇太后之一舉一動。一顰一笑。無不特爲留意。一鑿我好奇之心。於是予對於皇太后特異之品性。頗能日有所獲。一一領會其旨趣。自謂探幽訪勝之樂。亦不是過也。蓋慈禧太后。爲有清一代之大人物。亦爲世界上不可多得之女君主。此固爲世人皆知之事。無容予之喋喋者。然人徒知其爲一有才能有歷練有學問之一奇女子。問其品性究竟若何。才能究竟若何。則皆未之知也。卽有人偶有所傳述。或記載太后生平之軼事者。大都語焉不詳。否則亦爲捕風捉影之談。無足深信。誠以專制帝王。萬分威嚴。凡在細民。斷無有與之接近之機緣。則彼龍驤虎騰之容。夫豈能想見於萬一哉。故予未進大內之前。見有他人記載太后之書。非止一冊。得之傳聞者。更不一而足。然以驗之於我所親見親聞者。則大半爲失實之辭。不足以取信於來今也。太后爲人。深沈多智慮。且極機警。有應變之才。興味盎然。能令人油然而生其愉快之心。而其威嚴之容。又足使人震攝至不可方物。玩其品性。殆具一種不可思議之魔力者。故能使

太后視朝
之威嚴太后退朝
後之和易

大小百官咸俯伏於其寶座之下。罔敢有所違背。誠非常人矣。予駐宮一月餘。無日不與太后相見。非僅在寫照時遇之。卽凡太后閒步蕩舟之時。亦莫不與俱。太后待我。至不落窠臼。而其舉動之高雅。尤能令人自然喜悅。予崇拜之心。實可謂已臻於極地。終朝不見。卽忽忽若有所失。故今茲之過還宮中。殊令我歡喜無已也。太后平時和顏悅色。一無驕凌之容。而天真爛熳。又宛與小兒一般。可令隨意與之談論。不必用自震懾。然此慈善之容。可以立時轉變。使人望之儼然。不寒而慄。彼登大寶。朝見臣工時。常露出一種威嚴氣象。從容處置家國大事。歷三小時無倦容。雖大丈夫亦何以加之。然而一經退朝。則又粥粥如小兒之可以遊戲矣。彼又時與諸貴婦。爲有趣味之談話。逸趣橫生。能解人頤。若斯時。忽有宮監一人。齎其黃色之奏章進呈。則太后將立時轉變其遊戲態度。而易以一種嚴重尊威之容貌。斟酌此事。處理既畢。則又回復其前此之容貌矣。殆所謂豹變者非耶。故予愈與太后接近。愈覺其人格之非常可貴。而予研究太后品性之興味。亦遂因之。

太后善籠絡人心

而愈濃。試思以外人資格。而能身臨大內。日與中國歷史上有名之慈禧太后。互爲接近。此爲何等非常難得之機會。而予再不於此時。用我銳利之目光。一爲觀察。則誠哉其虛此一行矣。所以予之研究太后品性。亦責無旁貸之事也。太后善能籠絡羣小。對於宮中之諸貴婦及侍女人等。一律平等相待。無分軒輊。故其下屬諸人。無不帖然敬服。絕無違言。又太后平日發爲議論。他人雖一律唯唯稱是。無敢違旨。而是人之究出誠意與否。太后舉能辨析毫芒。不爲利口所動。此其所以能駕馭百僚。鞭笞羣小焉歟。

稱老祖宗

蒙古親王之殿

宮中諸貴婦之對於慈禧太后。無不中心誠服。一無面從心違之習。太后之能籠絡人心。卽於此可見一斑。宮中諸人之稱呼太后。皆以老佛爺三字代表之。此三字卽含有神聖不可侵犯之意。洎自西安府回鑾後。人遂易稱以老祖宗。皇上皇后亦如是稱呼。太后亦命予如是稱呼之。

次日予重往三海。拜見太后於大內。既至聖駕前請安。余輩遂乘轎續往各地游

湖上游行

覽。先至朝見蒙古親王之殿。觀覽一周。該殿雖爲平屋。形勢嵯峨。結構絕高爽。離地可四十英尺。位在太后宮與皇帝宮之北面。內部寬闊。而陳設之器具極鮮。除皇帝之寶座。及盤龍椅子數事外。則寥落無所有矣。該殿每年僅大開一次。專以朝見蒙古入貢之親王。殿旁有小屋數十椽。則爲親王隨從人等憩息之用。既出殿。卽往湖邊各勝地遊覽。花香鳥語。在在皆引人入勝。四顧蒼茫。有不忍去之之意。涼風習習。溪聲潺潺。水勢直趨叢林而逝。賞心悅目。幾疑身住蓬萊。而非復在帝王家矣。遊覽於此。殊較他處爲安適。故不禁徘徊多時。既卽遄回太后宮。太后斯時已罷早朝。從容處置宮內各事。井井有條。無怠無倦。未幾。宮監以日常進貢之菓子。呈太后前。中有葡萄一種。色香之佳。殊少概見。太后一見。卽欣悅異常。取該種葡萄一串。玩味良久。更在陽光中照之。曰如斯鮮艷。合與其味相稱矣。少頃。太后遂用午餐。予與皇后及諸貴婦輩卽同往洋臺上小坐。太后膳已。余輩始各歸太后膳室。在太后原桌上同用午餐。蓋予之奉命在太后宮用膳。已爲習

見之事。退食私邸。反爲偶然。與諸貴婦相爲談笑。頗不落莫。斯時予已盡去刀叉。勿用。而易以中國之篋箸。蓋用中國菜。實以用篋箸爲最宜。且使用篋箸。又較雅緻。故予毅然從俗。勿疑。然初時應用。手指殊覺木強。勿習。浪藉樽俎。每致闕堂。太后每在隔室中聞之。常於下次會見後。必問諸貴婦以狀。諸貴婦告後。太后亦往往爲之拊掌不置。

太后毅力

余輩餐未已。太后已命轎數乘。候之宮門外。預備與余輩同出遊觀。而斯時忽霧氣四合。雨脚如繩而下。天氣亦驟寒。風聲颯颯作響。然太后出遊之興。並未因此少阻。聞之宮中人言。太后一經定意出遊。則爲風爲雨。從未能阻其豪興。想太后之政治手腕。亦復爾爾。故其政策能始終貫徹。百折不回也。是日宮監人等。仍以敝轎進。太后皇帝所坐之轎。則作正黃色。太監數人。張其黃色之蓋。在後隨之。以防聖躬爲雨所侵。皇妃則坐椀黃色之轎。余與諸貴婦所坐之轎。則爲紅色。隨後之太監。亦爲余輩張開紅色之蓋。以爲掩護。兩宮及皇后仍穿平常鮮艷顏色大

太后以煙
雨景色爲
第一

袍。太監與轎夫所穿之服亦屬綢製。與晴天無異。如火如荼。一齊出發。誠美觀也。太后登臨之興。最稱豪放。且逢不論萬種天氣。太后皆能尋出其特殊之景色。用自娛悅。而予覺煙雨之景。尤與太后爲宜。太后嘗一次語予曰。小雨初滴。萬綠如洗。莫不蓬蓬有生氣。景色之佳。以此爲第一。然殊難爲一般人道也。北京天氣。素極亢旱。煙雨之天。非所經見。意者太后以罕見之故。所以特有此想像歟。殆亦未可知也。雨天出游。在太后則興味盎然。大有良辰不再之意。然吾觀其他諸人之形色。則甚似敗興。非復在晴天之眉飛色舞。不過格於太后之威嚴。不得不勉爲追隨耳。太后乘轎時。喜疾行。不樂緩步。隨以瀏覽四周景物。故轎夫步行如飛。無片時之停頓。余輩亦不得不緊隨於後。冀無望塵勿及之嘆。如是者可十五分鐘。乃無何。各轎忽然停頓。予殊驚訝。四顧空曠。無避護之所。而雨脚如線。仍復滴漏不已。自念停頓此間。果何爲者。乃舉目一望。而太后已自御軒內。款步而出。逕向葫蘆棚中去矣。

冒雨幸葫蘆棚

大內葫蘆棚之佳

賞玩葫蘆棚之雅興

葫蘆一物。中國人視爲子孫衆多。家國昌盛之表記。故極重視之。而慈禧太后尤酷愛此物。所以大內種植葫蘆之處甚多。仰承太后之意旨也。葫蘆種平常人家皆有。然產出之物。終不能如大內之齊整可愛。則以種植之法。不及大內之講究耳。大內葫蘆種之形態。上下部徑口相若。而縮其頭。千百一致。無有異態。惟大小不一。其口徑有自一英寸至十二英寸者。而一英寸之葫蘆。其結構之完備。曾與十二英寸者無少差異。葫蘆棚高可七英尺。四周葛籐繞之。綠上衣衫。極爲幽雅。而葫蘆纍纍下垂。望之又極可觀。太后出轎後。卽款步徑往葫蘆棚之次。沿途泥滓沒脛。行路大難。而太后並不以爲意。宮監等人雖竭力設法。使太后不爲雨脚所侵。亦無所用。洎太后抵葫蘆棚下後。其六英寸高之旗式鞋子。已爲雨水所浸透矣。太后在棚下。對下垂之葫蘆。一一諦視。觀其興味。似非常濃厚。其熟者則擷之。其未成熟者則留以有待。至未成熟之葫蘆。若一經採下。則不能經久。其後必至於腐爛。太后既採得成熟之葫蘆數枚。卽遄回轎中。乘之前行。當太后出轎至

葫蘆棚中時。皇后與予輩自然亦出轎追隨。惟舉站立於白石鋪砌之御道上。而幸未爲太后招同至棚下觀覽。否則亦難免拖泥帶水之累矣。太后既回至轎中。予輩亦遂登轎。在後隨之。若釋重負。無不喜形於色。

又幸一葫蘆棚

予輩前行約一刻鐘。轎夫忽又停滯勿前進。舉目四瞻。則又見一葫蘆棚。湧現於吾人眼簾之前。太后取步出轎。更在此棚下流連移時。每個葫蘆。一一諦視。與前次無少異。斯時雨勢加甚。有傾盆之象。而太后之興味。一若隨雨勢俱增。而予輩仍不得不同時出轎。以昭誠敬。衣衫盡濕。實爲狼狽。而諸貴婦所穿之旗鞋。其底至少皆有二三英寸高。故尙不至爲水氣所透。而予是日適穿半統之薄皮鞋。遂爲雨水所浸透矣。然予觀於太后之興致勃勃。諸貴婦之愁眉不展。宮監人等之冒雨奔走。無一刻之停頓。種種狀態。觀之殊有趣味。故亦不自覺其苦矣。既而又上道行。可二十分鐘。雨仍未止。特其勢稍殺。太后遂命往蒙古殿即朝見蒙台親王之殿稍憩。

扈從之苦

蒙古殿避雨

於是予輩始尋得一避雨之所。

宮女宮監
雕刻葫蘆

太后雕葫
蘆之絕技

太后論滿
文

大殿門開處。太后取步進。龍廷之前。設黃色寶座一。太后就座後。宮監卽以頃所探得成熟之葫蘆進。太后自擇其一。又分給侍女領袖雪吉葛氏（譯音）及宮監領袖李蓮英氏各一枚。以二人能在葫蘆之外皮上。雕刻字畫。其技絕精。故太后特賜與之。以盡其技。而太后亦擅此技。不減於渠輩二人。未幾宮監卽以削尖之竹片一。進呈太后。太后乃以此先刮去葫蘆表面上之外皮。喚我侍立於旁觀之。予唯唯稱命。太后出其纖指。雕刻中國詩句數絕於上。疾徐進退。罔不一如其意。功候已到。蓋非可勉強而致者。而太后雕畫之時。從容自若。又時時與我談論各地景色。有目揮五絃之妙。殿之寶座後。有大碑石一方。上載滿漢文對照。太后又指點與我觀之。且告我以滿漢文異點之所在。太后謂滿文由各字母拼切而成。雅與西文相似。故西人若學習滿文。當較漢文爲易。予點頭稱是。旣而太后卽轉身與他人言。予遂照例退出。以故例太后若與他人言者。則其首先與言之人。當卽見幾而退。故予亦如此爲之。予退出後。卽與皇后及諸公主俱。蓋彼輩早已先

我而退。候我於廊屋中。既即同往後室。用取茶點。及雪茄等物。退憩可一小時。雨已停。陽光自雲隙間透出。光怪陸離。有晚晴氣象。太后遂與予輩安步當車。觀覽全園景物。良辰美景。今庶遇之。諸貴婦亦逸興遄飛。非復前者之冷落可憐矣。是日予輩在宮中用晚膳後。然後登舟。渡河出宮門。泊抵後署。則已暮鼓沈沈。萬家燈火矣。

第十一章 駕還頤和園

又翌日。祀祭之禮都畢。宮中全體。自皇太后皇上以下。同於是日。遄歸頤和園。予亦隨駕往。自是以後。予以爲可以專意寫照。不復有所阻礙矣。然而太后猶不肯時時出座。卽有出座之時。亦極爲短促。終無從容暇豫之日。此予不得不引爲憾事者也。至太后眷遇之優渥。則與日俱增。深仁厚澤。至今猶銘之五內。不敢遽忘。脫予之至大內也。僅不過備位於賓客之列。藉以觀覽宮中景物。且隨時與慈禧太后密切接近。則我之目的。可謂全行達到。盡善盡美。吾無間然矣。願予進宮之

惟一目的。則專欲爲慈禧太后寫一逼真之肖像。其他究非所問。今此事反遲滯進行。無有成功之日。則予心之踟躕不安。固意中事也。然據皇太后之意。則適與我相左。其意若曰。予之得在大內觀覽全宮景物。且得與中國最尊貴之人格。互爲接近。實爲千載難得之機緣。不及時遊覽。相與爲歡。則他日決無再有相逢之日。坐失良機。至復可惜。至寫照事。則來日方長。儘可從容爲之。何必亟亟。況既尊爲上賓。則自不能使之過於勞頓。以失東道主人之誼。凡此種種。皆極爲確切之言。特不知予之進宮寫照。實爲破例。按之中國禮法。不應有此舉動。倘吾遲滯不能蒞事。一旦爲言官所聞。立即上奏罷黜。則功敗垂成。能無爲之扼腕不已耶。此種觀念。往來於予腦蒂中。殊不能自己。

予與太后朝夕相遇。魚水之歡。至復不可言狀。而予崇拜之誠。直亦可謂已造其峰。不能再有所遞升。然予自論崇拜太后之誠意。乃非在言笑與共時。胎生出來。而反產生於太后出座寫照之一短促時間內。斯真有匪夷所思者。然此義在寫

生家言之亦屬平常。凡寫生家爲人畫照。其屬畫之人。雖非素至相識。一無感情之可言。又或者其人貌極寢。見之有厭棄之意。而寫生家竭力臨摹其肖像時。必能尋出其人優點之所在。漸次發生一種企慕之感情。乃有不期然而然者。此凡一般之寫生家。類能言之也。而兩間感情。一經吸引。必致如膠漆之不可離。較之相處數年之久。所得之感情。美滿多多也。故予爲慈禧太后寫照時。雖每日僅有一小時或半小時之久。而太后美麗無雙。一若生而受人崇拜之神情態度。惟於此時得諦審之。觀美人如觀佳山水。愈觀愈能睹其不盡之佳況。吾於太后亦云然。所以太后每次出座。予終能尋出其一二種未能言出之佳處。則安得不使予景仰崇拜。至於此極地者哉。

畫像之廢

予適還頤和園之次晨。予所用之畫圖架子。及一切鉛筆帚子等物。諸宮監已爲我置於原處。皇太后之聖容肖像。亦已敬謹安置我畫架之上。預備賡續將事。是日太后出座極久。故予之工作。居然能更進一步。脫太后准予閒暇之時。在一室

畫架

中自行補筆。不必僅恃太后出座之剎那間。稍事工作者。則太后畫像。必可早日告成。無可疑也。乃今者太后既不肯久坐。稍有倦怠。立即罷去。太后既罷去。宮監諸人。卽爲我收拾一切畫圖物具。儲之一室內。予遂再無機緣。可以作補筆。更須待之明日矣。

予帶進宮中之畫圖架子。爲具極小。以之畫大照。頗不適用。雖願易以大者。而北京城中。無處可購得是物。則亦聽之而已。乃太后見予使用不便。卽囑我畫一圖樣。飭宮中木匠一製。渠深信大內木匠。可以如式仿造也。予遂立繪一圖。交木匠未幾而架成矣。殊合式稱用。予極口稱道其能。宮監見其製之善也。既而又以同樣之畫圖架五具進。不過體積稍有大小之別。予深以爲訝。問宮監何多製爲。宮監云。凡爲太后所製之物。倘果合意。則至少須共製六事。故例如此。不能破也。太后又爲我飭製大扁平箱數只。以安置我之各種畫圖器具。鎖鍵都具。亦極適用。其表面則髹以黃漆。以此爲畫太后聖容之用。故亦錫以黃色。以昭誠敬。至前製

之畫圖架。則亦染黃色。云當予每朝畢事時。宮監卽爲我將畫圖器具。置之該箱內。其鎖鑰等事。則由侍我之宮監領袖司之。

深秋園遊

是日太后於下午出座片時後。卽與予輩往花園中遊覽。時交深秋。日晷漸短。促金風颯颯。涼氣襲人。衣袖間。一片清潤之氣。中人疏爽。頤和園風物。若別易一境界矣。太后信步而行。每睹佳況。必小立斯須。以瞻其勝。一似久別重逢。與之訴別離之情者。蓋太后之愛頤和園風景。實爲由衷。故每自他處駕返。常覺喜形於色。不能自己。既予輩卽在一茶亭內。進用茗點。太后又命以藕粉進。且遍享諸賓客。謂斯物味既佳美。又爲無上補品。老年人最喜食此。余嘗試後。知太后之言。爲非虛也。太后每次駕出。則其侍從之太監。必隨帶各種茶點。及其設備之具。故無論戾止何處。一切茶點。可以咄嗟立辦。是時所用之茶。亦奇馨馥人。爲平生未嘗之品。蓋中國所產最佳之名茶。皆進呈大內。草野小民。自難有嘗試之日。名茶內又

藕粉

名茶

太后之茶
杯

加以金銀花茉莉花少許。其味遂相得而益彰。太后所用之茶杯。爲一種碧玉杯。

茶碟則以銀製之。飲時並不使用茶匙云。

太后結草
茶點既用已。予輩又隨太后信步行。至一花叢中。粉白黛綠。爭貢厥媚於吾人眼簾之前。撩人欲醉。既而太后忽於地上瞥見花草一二種。飭太監芟之進呈。太后卽連其纖指。結草作一兔子形。狀態酷肖。爲之又絕敏捷。太后結構既已。卽囑我一爲臆測。予揣不誤。太后用爲欣然。

高岡游眺

太后喜天
然風景

既而太后與余輩。又款步至一高崗之下。攝衣登之。遠望西山。山色青葱。照人夕陽無限佳妙。令人陶然欣悅。天氣清明。微有薄藹。與縷縷炊煙相和合。清風徐動。衣袖爲飄。眞不啻一幅秋林夕照圖也。太后顧而樂之。曰。此情此景。難爲一般俗人道也。蓋太后以爲風景出之天然者。最爲上乘。故山色湖光。花香鳥語。在在足以動其流連之心。而宮中諸貴婦。則能領略箇中滋味者。絕少概見。此太后之所以致歎於素心人少歟。未幾蒼然暮色。自遠而來。太后見予所穿衣服絕薄。防爲寒氣所中。遂命太監取太后外袍數襲來。太后選取其一衣我。曰。秋風多厲。宜自

重也。予俯首謝之。

第十三章 頤和園中之汽舟 孔廟下丁致祭

今者太后與予輩坐汽舟。往湖上游覽。以代前之舊式畫舫矣。蓋太后之爲人。雖微主保守。而見有新事物。真可以致用者。則亦毅然用之。而無疑。如乘坐汽舟。其一端也不然。又安肯以萬乘之尊。遽託身於奇技淫巧之汽舟上乎。天氣炎熱。湖上荷花盛開之候。則太后願駕小艇。徜徉於微風澹蕩間。泊乎寒氣襲人。惡浪時作。出水仙子。無復再有存在。則太后願乘汽舟。嗚嗚然破浪出發。兼程而進矣。太后寶座。設於船首之上。其船艙則諸貴婦居之。一切陳設。備極華麗。而太后最喜新鮮空氣。故常在艙外設座。不進艙也。

汽舟機師
手術不佳

太后與予輩乘坐汽舟之第一日。其機器師之手術。似久未歷練。異常生疏。左右進退。不能有得心應手之妙。汽舟出發未幾。卽在一小島近旁擱淺。雖開足馬力。冀脫此厄。亦無所用之。於是宮監諸人。深爲惶駭。而公主輩亦深呈不安之象。然

太后神色自若。並不忿怒。曰：眞無法可施者。則予可攝衣走登此島。亦無傷也。機器師用力半小時。其舟始得行動。於是宮監李蓮英懼前途再有阻礙。奏請太后歸休。而太后殊不以爲然。仍命前進。未幾。果又擱淺。機器師與宮監用盡氣力。亦難有所設法。太后仍無慍色。命喚平常遊艇來。太后與予輩遂過舟前去。卒達太后所願至之目的地焉。太后百折不回之毅力。不難於此證明之。

中國皇帝。不僅爲人民之元首。且亦爲宗教之領袖。不僅爲一宗教之領袖。且亦爲各宗教之高級祭師。如彼爲祀天之大祭師。又爲道釋二教之大祭師。而對於孔教之祀祭大禮。亦非常虔誠。儼然以孔門信徒自居。此則偷況迷離。有不知其所終極者矣。孔子與其謂之大宗教家。毋寧謂之大哲學家。然亦有種種祀祭之禮。爲孔門弟子嚴格遵守。如春秋上下丁致祭。其例也。故中國稱有大宗教三。卽儒釋道三教是。中國皇帝。偏向何教。皆在所不論。而每逢各教舉行大典禮時。則一例參與。無分彼此。至其祭天之禮。則皇帝獨自主之。每年一次。在北京之天壇。

中國宗教

舉行。

孔廟祭丁

孔子非純粹宗教

是日下午太后與予輩換乘游艇罷歸後。宮中孔廟恰有祀丁之大典禮舉行。予遂前往參觀之。孔子誕生於二千五百年以前。其一生教訓。入於中國人心者最深。中國之政教風俗人情。無一不受孔教之影響。其中因革損益。雖代有不同。而終以孔子之道爲折衷。則其義一也。泰西之柏拉圖。蘇格拉底。諸氏。雖差相伯仲。而其教訓。印入人心之深。則未有過於孔子者也。以孔子非爲純粹宗教家之故。故孔廟內一切設備。迥與其他宗教禮堂相異。廟內並無孔子自身之塑像。其他諸賢之塑像亦無之。陳列諸事亦無帶有一毫宗教儀式。不過四圍牆壁之上。刻有大聖大賢之語錄多種。以爲後生座右之箴而已。殿之正中。有壁龕一座。則供以孔子之神位。位爲木製。高五六英尺。髹以朱漆。上綴金字一行。曰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之神位。孔子神龕兩旁。則配以四賢之神位。孟子亦居其中。其上下丁致祭之原由。則無非以孔子之巍巍盛德。民莫能忘。故俎豆而尸祝之。非如其他宗

注祭丁之儀

教之欲祈福天上以爲的也。祭丁之目。主祭與贊禮諸人。咸穿大禮服以表誠敬。有祝文一道。上載種種恭敬之語。由贊禮者宣讀於孔子神位之前。殿上設有古樂器多種。屆時一齊鳴奏。隨以歌聲和之。神龕之前。有祭壇一座。則專供牲口香花之屬。又燃大臘燭二鼎。中香氣繚繞。焚紙帛不絕。庭中又設庭燎二座。發光極烈。兩宮與諸貴婦。一例穿朝服。戾止大成殿上。隨行之時。和以鼓聲。景狀至爲肅穆。殿上備黃色拜墊三。專爲太后皇帝及皇后之用。諸貴婦所用之拜墊。則舉爲紅色。行禮時。三跪九叩。率以爲常。官員及其他諸人之行禮。則在殿下行之。拜跪之禮畢。太后坐黃色寶椅上觀禮。皇帝與皇后諸人。則立而觀之。直至禮畢而後已。斯時予本在殿外參觀。太后一見予。卽立招予往。予遂得在殿上。屏息以觀。雖當時所讀之祝文。所奏之古樂。予皆不能一一領會。而一切禮節。皆爲予生平所僅見。誠爲一極有趣味之事故。立而參觀。亦不覺疲倦云。

殿上參觀

第十四章 宮監

宮監

中國宮內一切雜務。皆由太監執掌之。太監之等級地位。共分數十種之多。有多數太監。讀書明理。有書生本色。有多數太監。則胸無點墨。不過辦事極有才能。因得主上之寵。又有多數太監。則已得有極高之官職。養尊處優矣。其最下等之太監。則蠢無所知。任勞苦之役而已。皇太后皇帝及皇后所有之太監。各無慮數十百人。皆有一領袖太監以爲之長。其領袖太監。卽宮中最高級之太監也。每一領袖太監之下。有高級太監六人。皆極有才能。可以任驅使者。其初皆爲下級太監。以歷著勞蹟之故。得擢今職。

領袖太監

大內宮室。可分數十百區。每區必有太監一羣。駐此任守護灑掃侍候諸役。而其中又必有首領一人。總紀其事。而中有領袖一人。則專管轄大內之花匠。又一人則專管轄大內之廚夫。其地位雖較平常之太監略高。然皆統治於大總管之下。大總管者。卽太后所有太監之長也。非特其職位年事。較高於其他總管。卽論其才能。亦在首屈一指之列。其能超出儕輩。擢升今職者。殆有以夫。總管在宮中所

大總管

大總管之
權勢

操之權力絕大。平常太監之升降黜陟。總管皆得自由主之。故人無不憚其威力。絕無有敢與之相左者。且其權勢。非僅及於宮中也。卽北京城內之諸大員。諸親貴。亦無不憚之。憚其有機緣時與太后接近。鼓其如簧之舌。而顛倒是非黑白。憚之也深。於是媚之也。亦無所不至。總管每年接受宮內外所致之禮物。歲以數百萬計。家產富有。舉步闊綽。與王侯敵體矣。然其權勢。雖炙手可熱。有凌駕王公大人之勢。而予在宮中。則見其謹慎小心。毫不露有跋扈狀態。嗚呼。此其所以能見信於慈禧太后歟。

太監權勢
之由來

中國皇帝處深宮之內。深居簡出。毫不與聞外事。祖宗成法如此。不能破也。然皇帝除國政外。亦必有種種私事。與外人交接。亦彰彰明甚。其勢遂不得不倚賴貼身之太監。以措理諸事。於是太監之權威。遂因之而頓增百丈。今當國聽政者。既非皇帝而爲太后。則其與外界之隔閡。更勝於在皇帝聽政時。除在朝廷接見百僚卿士外。雖與近親貴族。亦不能修私相見禮。如此則總管之權威。因之益重。李

李蓮英之
歷史

蓮英總管之得在宮內外。操絕大權力者。時勢造之者亦半也。李蓮英頎然而長。貌極清癯。鼻隆起。頸骨廣闊而瘦。脣突出下垂。眸子炯炯。含有無限智慧。目眶陷入。極嚴肅。額上皺紋。縷縷作平行線無數。膚如皮紙。望之可七十進五。其實僅六十許歲人也。彼年十歲時。卽進大內。爲小太監。銷磨宮中歲月。已五十年矣。故在彼輩中年最長。在宮歲月亦最久。李蓮英善爲說辭。操官話。流離輾熟。能悅人耳。凡宮監所需有之長才。彼無一勿具。觀其神情態度。固知爲一非常有才能之人也。光緒帝之大總管。其品格如何。予不能知其底蘊。以予僅見過數次。未暇留意其人格也。

第二宮監
蘇氏

太后之第二宮監蘇氏音譯者。其職位與李蓮英相並。而二人之體格品性。從未有相差如是之甚者。蘇太監爲人坦率無城府。不如李蓮英之奸滑。體格偉大。貌亦豐腴。年事可四十有五。面圓滿。並無皺紋可見。玩其神情。一完全之中國的態度也。和善可親。一無威厲嚴肅之貌。讀書識字。所蘊學問極富。故應對進退。殊都雅。

李蘇二監
之信任

太后固不願有僉天。侍其左右也。聞之他人云。太后登用大臣。常擇二人之意見。最反對者。使之並立於朝。然後每逢議政。二人可各出其所見。奏之太后。於是太后折衷至當。用以爲令。太后自信此爲用人最善之方也。今其二大總管之品格。亦相反如是之甚者。卽本此主義而登用之。

宮監之賞
罰

大內有宮監一人。專司刑賞各宮監之事。爲兩宮所任命。職位極尊。其高級太監。若有過失。則往往處以罰俸及摘頂之刑。蓋罰俸固爲宮監極苦痛之事。而摘頂或降級一事。宮中人亦視爲莫大之恥辱。其苦痛亦與罰俸均也。一次予見有二宮監。以職務上之怠惰。大觸太后之怒。竟罰俸兩月以儆。凡各宮監領袖。對於其下屬宮監。亦有刑罰之權。而大半以體罰居多。極爲殘酷。慘不忍睹。然大多數之宮監領袖。頗能優禮羣小。不使威福。殆亦一本愛護同類之至意歟。

宮監學徒

每一高級太監。其屬下必有學徒多人。稱其師曰主人。服從惟謹。罔敢凌越。其師則教以種種技能。以備他日中宮之選。又其師對於學徒上進之階。最肯熱心照

太后痛惡鴉片惡習

顧其學徒能出色當頭。卽爲其師之榮云。

慈禧太后對於吸食鴉片之惡習。最爲深惡痛疾。倘宮監中有犯此惡習者。太后必嚴加責罰。一無寬恕。不僅以罰俸摘頂了事。間亦有因此驅逐出宮。至數月之久者。否則卽加以極嚴重之體罰。太后執法。不可謂不嚴。然宮監吸煙之習。究未能摧陷廓清。其吸煙者常設爲種種方法。防爲太后所發覺。如彼等在吸煙時。另易一種麻布衣服。吸已。然後再易以常服。如是則煙氣無致繚繞。難爲他人所嗅覺。顧太后嗅覺極爲銳敏。宮監雖如斯嚴防。而爲太后所發覺者。仍不一而足也。太監在宮中。極喜豢養貓犬禽鳥等物。以消遣其寂寞之歲月。而就中尤以犬爲最多數。上之所好。下有甚焉。斯乃一定之趨勢。無可勉強者。太監學徒之能登進與否。全恃乃師在兩宮前。善爲遊揚。始得有超升之日。否則長爲一下級之太監。沒齒無聞於世。滋可憐也。有侍予之太監一人。進大內已及有十五年之久。徒以乃師已不在人世。莫爲之前。竟雖美而不彰。自分已矣。無復能昂首遐觀。乃一日

太監豢養貓犬禽鳥

陪予出遊。忽爲光緒帝所瞥見。見其舉止嫺雅。辦事勤能。卽留之在帝宮內。當差賞賜頂帶。優給俸銀。居然出人頭地矣。亦幸運兒哉。

中國皇宮區域之大。殆難言喻。每一區域。殆成一小小城市。而秩序井然。事事稱意。皆由一般宮監處理之。並無其他人員。襄助於其間。觀此卽足知一般宮監之才能已當予未進大內之前。有人告予謂宮中總管與太監等之勢力。如何偉大。凡初進宮者。宜與之極意聯絡。或贈以有價值之禮物。以賣其歡心。始能不受其欺負。凡此諸言。予皆歷歷記之。然予在宮中。從未有意與之聯絡。亦未贈送以禮物。而彼等事我。極稱熨貼。且觀其態度。舉極和善。可親。宮外人之傳言。實爲不確。

第十五章 慈禧太后之才調

當東西二宮同時秉政之日。其所謂一切國家之實權。皆由慈禧太后操之。慈安太后不過垂衣裳而治而已。慈安太后秉性淡泊。不慕榮利。平日最喜研攻中國之文學。手書一卷。呶唔不輟。以太后之尊貴。而勤學若斯。徵之往古。實難其匹。故

東太后之
淡泊

慈禧政治
手腕
慈禧文學
才調

崇拜木蘭

慈禧富記
憶力

人皆以文學的太后稱之。洎乎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慈安太后晏駕而後。慈禧后之政治手腕。遂愈見活動。然人徒見其政治上之才能。而其文學智識。遂爲所掩。不知慈禧太后之文學才調。亦不亞於慈安太后也。慈禧太后能爲詩詞。出筆清新。非同凡響。又能爲古文辭。得大宗氣派。中國言文。並不一致。欲以胸中所有之理想。以文字出之。實非易事。而尤難期望於一般之婦人。而太后獨能振筆疾書。洋洋千言不窮。斯真希有之才。太后尤能滿文。平日最喜瀏覽古名家詩文集。而尤喜讀英武悲壯之詩。平生最崇拜代父從征之奇女子花木蘭。蓋花木蘭以一女兒身。喬裝從戎。轉輾前敵。達十二年之久。卒能守身如玉。奏凱而還。亦振古一女兒英雄也。雖法蘭西之弟阿克。亦何以加之。弟阿克法蘭西從軍之女英雄也。慈禧太后。最富記憶力。蓋中國人本以富於記憶力。見稱於世。而慈禧太后尤爲此中傑出之才。彼於古名家之詩文詞。能滔滔背誦。如數家珍。予自謂西人不能及也。同治帝有一妃。亦以富於記憶力見長。最爲太后所寵異。每星期必進太后

慈禧喜聆
宮監歌詩

太后喜願
曲

宮朝見一次。其朝見之時無多談。惟以名家之詩文。輪流背誦。長言不足。又往往爲曼聲以歌之。每當妙處。輒爲擊節稱賞。歷一二十小時不已。此可見太后之沈浸於中國文學者深矣。二人互爲背誦時。太后坐寶座上。旁置香花無數。奇馨逼人。而同治妃則站立於旁。觀其神情。皆顯有無上快樂之意。此情此景。最能令我深記不忘也。

每當太后退入寢宮假寐時。必隨帶能誦讀詩文之宮監二人進內。爲之誦讀名家詩詞以娛之。其聲朗然達戶外。予不時聞之。有時太后園游或湖上泛舟之時。亦嘗挾書與俱。隨意瀏覽。然此爲創見之事。以文學上想像之美。固不如大塊間自然之美。故此時太后寧舍此而就彼也。

太后喜願曲。既如上章所述。而太后尤善編劇本。此則人所未知者。太后曾自出心裁。編成新劇本多種。情節離奇。唱片高雅可喜。較之俗本。大有霄壤之判。予在宮時。曾見其手訂劇本一。一再推敲。煞費苦心。當演奏之際。太后凝神以觀。極爲

注意。見有可改動處。則立刻飭宮監往後臺。傳旨矯正之。矯正而後。頓覺生色不少。此可見太后之多才多藝。無一不出人頭地。中國劇本極短。而以喜劇爲多。每當詼諧處。太后亦未嘗不胡盧大笑也。蓋太后雖爲一尊嚴可畏之人。亦爲一詼諧談笑之人也。

太后喜流
利之官話

中國言語。最不畫一。各省自爲風氣。大概分之。亦可得十七八種。惟有一種言語。名官話者。大都爲官場所用。頗能通行於各省。特有多數官員。雖言官話。而仍不脫鄉土之音。聽之殊惹人厭。太后固爲一語言專家。凡官話流利純熟者。則最能稱賞於太后。反之則必爲太后所厭棄。人謂太后登進時常進見之大臣。必取其能操極佳之官話者。傳說如此。雖未可盡信。而太后之注重此事。則可見一般矣。然操官話不善。而其人固可大用者。則太后固未嘗擯棄之。如李鴻章其人。所操官話。全帶土音。而太后聖眷優渥。固未嘗因此而稍減聖眷。太后自己所操之官話。則一往流利。清脆可聽。冥心聽之。如朗誦古名家詩也。加

太后惡格
磔之語

以神情態度無一不妙。愈覺其語言之可以悅耳。雖不知其所言之何語。如我躬者。亦喜聞其嚙嚙鶯聲也。

一日。予隨太后往園中散步。太后以花牀設備不佳。遂命園丁之長來前。園丁既前來叩頭。卽跪奏將如何重行安排。太后靜聽移時。卽瀕蹙其額。露不豫之色。園丁因之震驚失措。格格不吐。更不知所以爲辭。太后卽轉身謂李總管曰。汝與之理會可也。予殊不願聞此種格磔之語。因卽取步前行。

又一日。太后以宮監誤會其語之笑柄。告之一貴婦人。斯人亦以善爲說辭見稱者。予適在座。因得聞其事。蓋中國語言。有多數字。聲音相同。而其意義。則全然不同者。欲辨其異同。僅可以其聲音之高低強弱辨之。故非慧心人不辨也。此次太后命宮監爲一某事。乃此笨伯竟未之辨明。其所爲者。適與太后之意相反。太后疑駭之下。惟有啞然失笑而已。並未以此刑罰之。

又一日。某公主誤讀某字音聲。太后遂立命矯正之。太后謂此亦無足怪。以某公

主之嚴君。亦不善官話。相沿成習。不覺不知矣。於此可見中國官話之難能。雖公主猶或難之。

太后善書畫

太后尤善書法。能作擘窠大字。受賜之人。無不珍同拱璧。視爲人世希有之至寶。一日太后召予往。既至。則見太后方持其如椽之筆。瀕濡其毫端於一大硯臺中。既見墨色已濃淡得中。遂振筆疾書。一揮而就。全字長可四英尺。作福祿壽等字。樣筆力絕勁。不作一毫巾幗氣。當揮毫時。其腕力之強。用筆之迅。令人嗟歎勿及。兔起鶻落。大有心手相應之妙。皇后與公主輩。站旁凝神以觀。似皆默表其崇拜之意。人謂太后之書法。雖翰苑中人。亦不是過。殊非阿諛之談。

太后善繡

太后不特能書。兼能爲畫。其所畫之著色花草。神彩如生。不減名家。太后在少年時。又工刺繡。惟中年以後。則以目力稍遜。久不爲此矣。太后並不戴眼鏡。嫌不雅觀。滿洲婦人髻上所插之假花。多由自己手製。太后尤工爲此。若他人有以此等假花進呈者。太后一經改良。便爾煥然增色矣。太后能以小樣之鮮花。紮成各種

太后善紮花鳥

太后服御
之新異

肥皂香水
皆宮中自
製

禽鳥之形狀。或各種大花之形。戴於冠冕之上。以代珠寶首飾。

太后自己所穿衣服之式樣。及其顏色。均由自己親爲裁理。而每日所戴之手飾。其狀態顏色。尤必與其衣服之狀態顏色相稱。日新月異。無一從同。人之富於美的觀念者。吾未有見過於慈禧太后者也。其所用以爲一定不變之顏色。惟黃色而已。則以黃色者。代表皇家之色故也。然其黃袍上之邊帶及其花樣。亦件件俱異。色色番新。

太后平日所用之肥皂香水等物。皆製自宮中。爲人間極妙之品。雖法德二國所產之最上等香水肥皂。亦無一不備。而太后獨喜用宮中所製之品。則謂較舶來品佳也。宮中製造香水肥皂等事。由一般之侍女爲之。而受其成於太后。太后興發。又往往親手料理。不嫌褻也。其所製之香水。乃以各種名花所泡之露。提煉而成。故能發出一種幽雅淡遠之香。洵非名手不辦。中國人謂衆香所集。能使人靈府清虛。故太后於此類香料之設備。亦極注意。

象馬之習
慣

中國人性質最形平和。故一切飛禽走獸之倫。無不樂與爲親。而其善解人意。嬉近人類之天性。令人見之。殊爲之咄咄稱怪不置。而尤以鳥類爲甚。予常見有華人行至其鳥籠之前。令其作種種音聲。其鳥卽立刻鼓其如簧之舌。吐出種種好音以媚之。又每當桃李花開之日。常見一羣上等華人。手挈鳥籠一事。連翩而至於樹林深處。放鳥飛入林間。任其翱翔。以資快樂。其主人每一招手或呼喚。其鳥卽立能就其籠圍。迨至游興已倦。則各歸其籠。無有放縱態度。此真可謂擅弄鳥之長技也已。此等鳥類。並非胎生籠中。故能馴熟如此。亦捕自林中。歸而訓練之云。

美俗

中國有宗教上之箴言二語。曰戒殺。曰護生。風尚所趨。極能身體力行。故虐待禽獸等事。在社會上實少概見。化行俗美。殊堪嘉尚也。彼等旣極愛生物。而並不懼之。謂汝若勿動殺心者。彼亦樂與之親。斯誠見到之妙諦哉。

慈禧皇太后之玩弄禽獸。亦具有此種不可思議之能力。能使其冥頑不靈之倫。

威爲所制服。無敢放縱。爲其所養之犬。太后能隨指氣使之。若有魔術者然。太后雖極愛豢犬。然並不喜親手撫弄之。若偶時以手撫弄。則必立以熱水洗淨其手。故予亦從未見其以犬置之懷中。惟有一次。太后適往犬舍中觀犬。見中有一小犬。純潔可愛。遂立命宮監取之。置其懷中。抱之回寢宮焉。

又一日。當太后同予輩在園中散步之時。太后曾爲一事。殊足以表示其對於籠絡禽鳥之類。實有無上之吸引力。而爲他人所不能及者。有一鳥。自籠中放出後。卽高飛林中。不再就人範圍。宮監多方設法。冀引之歸。終不效。太后適於此時。戾止。宮監見事不妙。慌張殊甚。太后問以故。總管遂爲太后詳述之。太后曰。此無妨。予可喚之歸。予思太后此語。未免太誇。宮監多方設法而未效。豈太后真具不可思議之能力。而立能喚之歸乎。徒見其不知量而已。然太后之自信力甚深。以爲四海之大。無人不俯服我命令。相彼飛禽。則亦當懾於至尊之神威。而罔敢違背者。然予終以爲太后定遭失敗也。斯時太后手持一嫩木所製之杖。乃新自林中

斬伐得來。太后喜其嫩綠可愛。本用以爲指點景物者。今太后卽手持其杖。口作嚙嚙之音以喚之。聲極婉轉。其鳥似卽有所動。亦鳴聲以應之。未幾卽降自高枝。漸有暱就之意。太后更作數聲喚之。則其鳥已不知不覺棲止於太后所持之杖頭矣。此寧非一至可奇異之事乎。

太后捕蟲
斯之技

又一次。其事與上述者相類。某公主見一螽斯。止於林間。振翼高鳴。極令人喜悅。擬前往捕之。但卒無成。太后卽出其玉手。指向螽斯。學其音調。啾啾數聲。而該昆蟲已飛止於太后之指尖矣。

第十六章 大朝堂

當光緒帝獨自聽政時。上朝之時極早。大約在晨間三句鐘。諸大臣已待漏於宮門外。泊太后垂簾而後。則上朝之時。稍稍晚矣。

兩宮朝見臣工之禮。在大朝堂內行之。大朝堂位於大內入口之最近處。巍然獨立。不與他宮相聯屬。頤和園內之大朝堂。形勢最稱巍峩。而其內中之陳設。亦至

大朝堂之
陳設

臣工朝見

爲齊備。一切格式。與他殿相稱。有椅有檯。有古器之陳列。有書畫之點綴。亦有西洋八音琴三張。殿之中間。有臺一座。設御座焉。臺後障以重帷。作黃色。氣象極形威嚴。舊時設御座之寶臺。較今者爲低。其御座亦較大。與其謂之座。毋寧謂之坑。所以便帝王隨意休臥。此可見從前之朝儀。實較今爲寬泛。

凡各部尙書侍郎及皇族人等之朝見。每月皆有一定之日子。不可錯亂。其朝見時。則以適來部中措施之事。一一奏明。若親貴之並不繫及於朝者。則不過循例進見。跪請聖安而已。至軍機大臣。則照例每日上朝。商量軍國大事。御前會議。亦不時聚集。所以鄭重將事。以求合於詢謀僉同之意。每日朝見。軍機大臣領袖慶親王最後退。蓋太后常以頃所議論者。諮詢於慶王。以爲解決之方針云。

進呈電報
章奏

凡由外省拍發之電報。或進呈之章奏。通常先遞至軍機處。並不一定須進呈太后披閱。惟於朝見時奏明已可。每日罷朝之時。大約終在上午之十一句鐘。自是以後。諸大員可以優遊自在。不爲官樣文章所拘牽矣。惟當軍事吃緊。或與外國

有重大交涉之時。如前次予在大內時。適逢廣西匪亂。中俄交涉。及日俄開戰三件大事。其時凡由外省拍發之電報章奏等類。雖不在朝見之時。亦一一進呈太后御覽。有時太后方在遊園時。亦有宮監前來。跪呈黃緞包卷之電報或章奏。太后亦立即披覽。不以爲忤也。

優待軍機
之墊子

每當朝見時。御座之前。常置墊子五個。以爲軍機大臣跪奏時之所用。其軍機領袖之墊子。則最近御座。餘者較遠。凡非軍機大員。則跪奏時。一律不得用墊子。俯跪於白石地板之上。殊爲難堪。蓋御前用墊。實出自優渥之異數。不可引以爲例也。而若輩既跪在軍機大臣之後。離御座太遠。致兩宮諭旨。常不能送入耳鼓間。不便孰甚。而光緒帝所發之口音。更覺低微難聽。諸大臣常以誤會辭旨爲懼。然此弊正可設法解除。卽行賄於宮監。命其將軍機大臣三個之墊。移近御座。然後彼輩亦得與御座稍爲接近。而無虞有隔閡之弊矣。至前二個軍機領袖所用之墊子。則一例不得移動。其他三墊之位置。則可一隨宮監之意而定。故得以公然

臣工跪聆
聖諭

引見時宮
監跪報姓
名履歷

奏對

膝墊

光緒不耐
聽政

納賄而肆無忌憚也。

凡大員得准引見時。先由宮監引進朝堂。宮監跪於戶限之外。將引進之官員名姓履歷。及其到宮之時刻。一一奏明。既訖。卽引官員進跪於御座前。其跪奏位置之便利與否。則視納賄數目之多少而定。宮監既引進官員。至於御座前。則當立刻退出。不可稍有遲誤。若徘徊不去。卽將以洩漏秘密之罪加之。大半以罰俸了之。

大員見宮監已遠去。然後敢奏明其所欲陳述之事。有時兩宮亦發問詢之。然終以臣下對答之時爲多。奏對既訖。大員卽起身退出。退出之時。以背向聖躬。亦無乖於禮也。

凡大員之時。蒙引見者。爲兩膝安適起見。常備有膝墊兩箇。包裹於膝蓋骨上。所以免朝見時兩膝之苦楚也。中國禮服。十分寬綽。雖膝上裹有膝墊。亦不覺呆重。光緒帝親政之年。年紀尙幼。自未脫童孩氣味。而其所任用之大臣。則大半老臣。

碩望者居多數。其奏對之時。往往重言申明。絮絮不倦。不肯以簡單明爽之辭了之。一人之辭方罄。而一人又復賡續不已。帝殊覺不耐。而故例凡臣下朝對時。不准仰首向上。否則卽爲不敬。帝往往卽於此時。潛離御座。退往屏門後。吸煙自娛。而奏對之大臣。尙未之知。仍嗷嗷不已。可憐亦復可笑也。

跪聆聖旨

中國帝后尊之如神聖。固矣。然予細爲留心。似彼輩尊貴之人格。乃屬之於名分的。而非本體的。何言之。凡兩宮既登朝堂。不論何人接見。均須跪伏於地。卽在寢宮內。兩宮凡發出關於國政之命令。則接受此命令之人。無論其爲宮監大員。或皇子等人。亦須一例跪接。至臣下奏對國事。則亦如之。但兩宮不在朝堂內之時。言及平常私事。則屬下之接受此命令者。儘可站立在旁。勿必爲跪拜之禮。所拘牽。若私語之時。偶而涉及國事。則站旁之人。當立刻跪下。由此觀之。則似予之言爲確也。

宮中碰頭之禮

宮中碰頭之禮。常用之於謝恩之時。並非一種問候之禮也。如大內菊部。每當戲

劇開幕之前。則全班照例對兩宮行碰頭禮。所以謝兩宮優容之異數。收場之候。亦當前來碰頭一次。則所以謝兩宮之褒獎有加也。大員每接受兩宮賜物。則亦碰頭謝之。又碰頭之禮。不僅行於宮中。民間平輩之人。如各有所授受。則亦叩頭以表謝忱。行碰頭禮時。須跪拜三次。每次連叩三頭。所謂三跪九叩禮也。叩頭禮。西人自非所慣。爲之必貽人笑柄。而中國人行之。則極有禮貌。並不去尊嚴之體統。亦無足爲中國人病也。

第十七章 頤和園

頤和園者。爲慈禧太后晚年頤養之所。故一切建築。備極華麗。雖秦之阿房。隋之仁壽。亦不是過也。園離北京城。可十六英里而遙。雄踞西山之麓。天然之形勢。絕勝。再加以人爲之種種美的建築。湖山遂更因之而增色矣。頤和園內有大湖一方。如明鏡倒懸。映成無數異影。岸旁綴以亭臺樓閣多座。登臨於此。興殊不淺。全園形勢。高低不均。而建築物則各因其天然之形勢。而自爲起伏。洵可謂極匠心

頤和園之
建築

之能事矣。

頤和園景
致之大概

太后皇帝之寢宮。及其扈從人等之私第。圍集於湖之東南面。自成一都邑。此間有宮室。有朝堂。有戲廳。百執事等。往來不絕。爲頤和園之最繁盛處。湖之南有白石橋樑一座。曲折通彼岸。橋身雕刻絕精細。上圍大理石之亞字闌干。橋之中心。設有小亭幾座。以備遊人憩止於此。湖心植有菱荷之屬。華時。香氣沁人肺腑。卽在其他時節。亦令人徘徊不忍斯須去也。園中有小山幾座。娉婷可愛。有所謂萬佛寺者。卽位於一座最高之山頂上。游人過橋。再拾級數百步。萬佛寺赫然在目矣。山頂上除萬佛寺外。尙有亭閣多所。則爲聖駕駐息之所。無在不佔勝境。一若造物闢此勝境。似在有意者。

登乎山之巔。遠望湖心中。有一團青翠之影。湧現於萬頃波浪間者。乃一玲瓏可愛之小島也。島上亦築有宮室幾座。與湖之北岸。通以一十七圓洞之長橋。自遠望之。真不啻海上神山也。

小島長橋

園中河流

有河流一道。曲折自北京奔赴而下。頤和園大湖。卽受其所挹注焉。其流甚紆。卽在園內。亦作無數曲折。每經一轉折處。卽架以駝背形之石橋一座。俯視水勢湍急。搏石作汨汨聲。頗令人毛戴。

園中種植

頤和園中所植之花草極多。卽在草地上。每經數步。亦必有名花一堆。旖旎於青風澹蕩中。至宮中所植花卉之多。則更無論已。而新陳代謝。四時不斷。則尤見中國人園藝手段之高超。且頤和園又不僅以花草美備稱。卽至稻梁黍稷之屬。亦無一不具。藉爲園地之點綴。故頤和園亦饒有田野風景。洵可異也。而全園勝概。並不因之損色。而麥穗成浪。稻青拂拂。反覺幽雅宜人。殆所謂久饜珍肥。甚思蛤蜊者非耶。

花山

山麓近旁。有花床一大座。宮中人皆以花山呼之。當鼠姑盛開之時。妃紅儷白。艷如漢宮人。團聚一簇。不下有數百本之多。稱之曰花山。不其宜哉。頤和園中所栽之菊花。亦最著稱。種類繁多。不可殫計。園丁用意栽培。每年必有新種一二類發。

園中菊種

現既睹新種。如獲至寶。至花體之大小。則在所不計。與西人之賞菊者。殊異其趣。是年予在宮之日。適逢黃花時節。靜坐玩賞。足破岑寂。是秋園丁新得佳種一二。進呈太后。頗蒙褒獎有加。

萬佛寺

原萬佛寺之所以得名者。以寺中塑有小瓦佛。無慮萬餘尊。故名。其寺共有大殿三。中殿塑有大佛一尊。高與屋齊。色相莊嚴之至。聞該寺前尙有較大之佛一尊。及其他聖品多事。則都在一千九百年拳匪之亂時。爲聯軍燬滅殆盡。無復有存焉者矣。慈禧太后對於此事。極憤恨之。

人謂中國人仇洋之觀念。至今未除。言之確否。雖不可知。然西人之欲觀察此點者。當先問自己對待中國人之行爲。究足以爲親善之表證乎。如其未也。則誠不足爲華人咎也。試思以自負文明節制之師。一旦履跡中土。卽放火殺人。無所不爲。甚至火宮室。燬佛像。舉一切野蠻軍隊不爲之事。而一一爲之。其所謂基督教之軍人。果如是耶。每一念及。輒復爲之浩歎不置也。

圓明園故址

萬佛寺山之後。卽爲圓明園之故址。當其盛時。亦所謂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其繁華景象。當不減於今之頤和。乃在五十年前。亦爲歐洲軍隊焚燬殆盡。今則遺址僅存矣。劫灰殘餘。曷勝滄桑之感。圓明園旣燬於火。頤和園繼起。特其位置已易在大湖之南。而一千九百年。又重逢浩劫。想亦非當時經營締造時。所能料及者矣。特頤和園已漸復舊觀。而圓明園則竟一蹶不能復振。爲可嘆也。圓明園以水勝。一泓清水。無乎勿屈。初履之者。幾疑身在羅馬之威尼斯矣。按威尼斯城亦以水勝太后每經是地。往往勾起其無限傷心。故不常往。亦不許人往也。予在宮時。僅去過一次云。

最高處遠眺

登頤和園最高處。可望見通北京城之大道。太后與諸貴婦往往立此觀覽宮外風景。則見往來之人如織。熙熙攘攘。不絕於道。知民生之苦也。每當光緒帝自北京城適歸之候。太后亦必登此以觀。旣見駕。則必通知諸貴婦曰。皇帝來矣。於是諸貴婦亦蜂擁而前。觀御駕經此。蓋遠觀御駕。於禮尙非悖。至在御道上。則御駕

過時。當一例迴避。勿得任意觀者。沿路店舖。亦須關門罷市。昭其敬也。凡在宮中諸人。殊無緣睹見宮外風景。往往有經十餘年而無得一出者。故多喜立該地遠望。亦登高當歸之意歟。

第十八章 宮中之中秋令節

節日習慣

中國人對於娛樂之事。雖極澹泊。然其所拘守之節日極多。除日本外。恐無其他各國有過之者矣。中國每逢節日。則全國之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不張樂設飲。互致慶賀之意。其一切宗教上之儀式。則宮中所拘守者。又無不與民間相同也。

慶中秋

中國之中秋節。在陰歷之八月十五夜舉行。斯時桂子香飄。月明如晝。誠絕好行樂之時也。宮中是日必有菊部稱觴。其所演之劇。則爲一月中仙子之故事。今請略述其事如下。昔有一皇帝。遇一仙子。兩心脈脈。極爲纏綿。將離之候。予以仙草一株。曰姑啖此。可圖長生也。仙子既去。皇帝忽爲他事所擾。置仙草於寶座上。竟

祭月

忘之矣。後爲一侍女所見。取而啖之。洎帝發覺。則事已無及。帝遂命太監剖腹取出之。事未及就。而侍女已生有兩翼。冉冉飛昇空中。止於月球。長生至今焉。其玉兔一頭。則爲侍女昇天時隨帶於懷中者。今亦在月球中。同享長生之福云。是幕既終。又復殿以燈彩戲一齣。光怪陸離。見所未見。全臺佈成一湖形。有無數蓮花燈。星羅其間。臺之上部。映出一種異彩。作明月之光。花叢中坐一色相莊嚴之大佛。真如在仙界不啻。

是夕諸貴婦亦卽張宴於戲廳。劇未終幕。太后卽起駕出。諸貴婦亦不得不隨之俱出。是夕諸人均穿大禮服。躋躋踰踰。可稱盛會。又隨以太監數十百人。每人手執一燈。魚貫進行。殊異觀也。至於萬佛寺前之平臺上而止。斯時平臺上齋月之祭器及其他一切設備。均已事事就緒。一輪明月。則已漸自天際上昇。萬道銀光。被之紅樹青山。更稱奇景。余輩徘徊月光中。俯仰之間。皆睹異彩。自謂斯情斯景。不可多得也。太后首先對月行朝拜禮。諸貴婦亦依次行之。禮畢。太監數人。各讀

祝文一通。聲調抑揚婉轉。殊可聽讀。已遂以各種紙造供物燒之。提燈之宮監。則圍供物燒處而立。太后與諸貴婦亦站旁觀之。熊熊之火。與月光相照映也。

張燈遊湖

拜月之禮既畢。兩宮即啟駕向湖邊進行。提燈之宮監。則亦隨後行。時湖上所有之全部遊艇。舉張燈設樂。列隊以俟聖駕。既抵埠頭。提燈宮監。即分作兩排。跪於埠頭之左右二面。兩宮與諸貴婦等遂穿過人叢中。依次登舟。宮監亦登舟隨之。遂離曲岸。放乎中流。提燈之宮監。更在舟上以燈排成「吉羊」「如意」等字樣。以誌慶賀。斯時冲魄高照。華燈齊張。艫牙啟吟。波文成畫。真所謂遊晴湖不如游雨湖。遊雨湖不如遊月湖也。太后中心樂甚。余輩亦無不興高采烈。以期無負此大好風景。直至夜深始返。

廣續畫像

是時予在宮中。雖追隨諸貴婦輩。恣意尋樂。而寫照之事。仍照常進行。並未因此中輟。特太后出座之時。極爲短促。過此即不許予再有所事。此則於我心終有所戚戚也。既而自思若長此進行。則非特所寫之照。不能生色。即欲望其成功。亦有

畫像之阻
力

不可必得之慮。故予決計進言太后。求其於出座之後。許我獨自描畫片時。夫舍去與太后園遊之時。而悶坐一室中。盡心工作。固亦非予之所願。特爲寫照順手起見。固又不得不爾也。予既以我之意見。奏明太后。太后當面雖未能拒卻。然觀其辭色。頗有未以予言爲然者。推太后之意。以爲寫照之事。來日方長。何必急急進行。況離我獨居一室中。以三寸不律。插畫聖容。於我雖出之自願。未必有傷感情。而以太后方面言之。則似乎非優待上賓之至意也。予既揣知其用意所在。遂未敢輕於冒昧。依然照舊進行。惟於太后出座之時。則更勉力爲之。毋使有所遲誤矣。

畫像之不
稱手

斯時予爲太后寫照之阻力。不僅時間一端。其他種種不稱手之事。亦不一而足。蓋中國人對於從來之信仰。拘守極嚴。每不肯善爲變通。勿問變通以後。果爲優爲劣也。卽如寫照之事。予固一本西方家派。而彼輩偏欲我俯就東方家派之範圍。此誠令人有左右爲難之勢。若此事僅由太后一人主張。則太后固爲一極富

於美術思想之人。當能曲就我意。無如在旁之人。往往任意評論。於是太后之意。亦不得不因之轉變。西方畫家。最重陰陽面。而均度配景之法。亦最講究。而據彼輩之意。則以爲太后聖容之上。不應顯現黑影。否則於理殊悖。其他著色之處。則亦要我曲就其意。致太后尊嚴之美貌。大爲減色。予誠無可如何也。予既遇有上述種種不稱手之事。不覺意氣沮喪。對於爲太后寫照之事。非復從前進宮時之興高矣。

予雖以事不稱手。不免意氣頹喪。然從未形之於辭氣間。故太后終未之知也。且觀太后之意。對於我之循序進行。殊深歡悅。某日。太后問予。是否願意東請康格夫人進宮一視。予自竭誠贊同其請。於是太后命外務部繕柬敦請康格夫人。行進大內。以觀我所畫之太后聖容。

太后接見康格夫人於寶座室中。予意是晨。予未必能照常工作。而康格夫人參觀畫像。當亦在寶座室中之。則光線大佳。殊稱我意。孰知天下事。往往有與人

外交團園
遊會

第一日招
待男賓

相左者。太后接見康格夫人時。並不命將畫像齎之室中。惟請康格夫人往安置畫像之一小室中參觀之。此室光線之暗淡。殊少概見。太監既撥開黃緞帷帳。任夫人締視。而屋小人衆。一時頗難窺見其全體也。然而康格夫人既謁見御容後。睹其面容之相似。神情之活現。卽竭力稱揚。謂真能傳神於阿堵間者。蓋幸畫像之上部。有幾道陽光被之。故尙能仔細逼視。其他各部。則霧裏看花矣。

第十九章 頤和園中之園遊會

中秋節既過。太后卽發起一園遊會。柬請北京外交團之諸公使參贊及其夫人等。共與斯會。所以固國交而敦睦誼也。男女賓並不同時招待。故會共延長二日。其第一日則專招待男賓。第二日則專招待女賓也。一切款待秩序。則無分男女。一例從同。男賓既戾止大內。卽照例進見兩宮於朝堂之上。禮畢。卽退至附近之茶亭中。進用茶點。繼卽乘坐宮中便轎或遊艇。往園中隨意遊覽。約至下午二點鐘始告別焉。招待外交團男賓之日。宮中女子。除太后一人外。俱不出見云。

第二日招待女賓

招待女賓之狀況

園游會之第二日。爲招待女賓之期。斯時予以外人資格。亦雜諸貴婦中招待外賓。似乎有失體統。故殊跼蹐不能自安。予雖從未以此事爲他人道之。而太后慧心。固早忖度我之衷懷矣。（太后之聰明。往往能度得他人用意之所在。屢見不一見。固不獨此事爲然。）太后謂予曰。公使夫人進見之時。汝可先往外交部辦事處。與康格夫人接洽。然後亦以外賓禮。見我於朝堂可也。予受命之餘。用爲欣然。當宮監奏明太后。謂女賓已齊抵外交部辦事處之時。太后卽命預備紅轎一乘。帶我前往。外務部辦事處設在頤和園大門之左。可五六百碼。故一彈指頃。予已馳至該地。則見各公使及參贊夫人。均已在座。小坐片刻後。諸女賓卽起身。同時趨進宮門。旣卽在朝堂右之一大廳中。稍事句留。排列各人進見之次序。是日宮內之遊廊及平臺。皆遮以綢製之天幔。地上則鋪以紅色氈氍。皆所以表示其優待來賓之至意。諸女賓趨進朝堂之時。公主輩共列兩行。下階以迎之。先與來賓會見於白石之平臺上。然後轉身爲來賓前導。旣戾止大殿。則分列兩班。侍於

女賓覲見

德菱女士
通譯姓名

太后招待
之懇切

皇太后皇帝寶座之左右二面。皇太后則巍巍乎高登寶座之上。光緒帝坐之於左。寶座之前。設寶案一。黃色之圍。垂綫及地。案上供香花鮮菓數大盆。堆置之。式作埃及三角塔形。絢爛照人。香氣四溢。固洋洋乎王者之氣象也。諸夫人趨進朝堂時。皆向御座行三鞠躬禮。於是各人依次趨至寶座前。行覲見之禮。太后之繙譯裕庚女公子德菱女士。則立太后之右。惟所立地步。稍後於太后之御座。每女賓趨前覲見。則德菱女士立將其人之名姓履歷。唱於太后聞知。太后固極富於記憶力者。凡諸來賓既前與太后有一面緣者。則第二次相見時。太后皆已能一一認識。固不必待人之唱名也。然太后接待來賓之誠意。則無論前次見面與否。皆一視平等。無分彼此。雖其中不乏一二人。最爲太后所深愛。而當大衆齊集時。亦不稍露愛憎之意。取人訾議。蓋太后固爲一極閱歷兼到之女主人也。諸女賓覲見既訖。宮監卽移去御座前之香案。太后卽親自從御座上降下。與諸女賓相爲周旋。狀極懇摯。既又以皇后及諸公主一一介紹之與諸來賓。稍頃。宮

來賓圍立
進用茶點

來賓赴宴

監卽以黃色椅子將進。太后就座後。遂設茶點以饗來賓。諸來賓圍太后而立。隨
意進用茶點。用茶之頃。太后不時與來賓交談。以免岑寂。既已。諸女賓由宮監導
引。經戲廳穿過皇后之宮。而至於太后寢宮。公主輩亦隨之於後。斯時太后寢宮
之寶座室中。已設有盛筵。以宴來賓。其所用之菜。中西俱備。除中國名酒外。尙有
香檳酒及荷蘭水多種。可謂應有盡有。無美勿臻也已。當時主席則爲皇郡主及
其他公主人等。酬酢往還。備極周至。

來賓湖遊

用膳既已。公主輩卽導引諸來賓往園中四處遊覽。既而駐足於水涯之平臺上
者移時。仰觀落日。俯玩夕波。致足樂也。未幾皇后與皇妃二人卽前來與余輩相
會。蓋余輩用膳之時。后妃二人亦早已別去。直至斯時。始再會集。於是皇后輩遂
發起湖上之遊。以盡今日之興。未幾舟已備齊。余輩遂分坐三艇。同時出發。是日
所乘之舟。舉爲宮中大號之遊艇。太后素乘之畫舫。則並未動用也。每舟各具寶
座室一間。設太后寶座一。以黃緞覆之。太后雖並未出席於此。他人亦視爲神聖。

石船

不可侵犯。不敢擅坐也。款乃數聲。船已抵小島近旁。來賓曾登岸一遊。未幾即還。於是再解纜出發。而行抵於石船之旁。石船者。旱船也。全身以石爲之。故名。位於湖心中。環船皆水。極占形勝。昔日先皇帝避暑之所。山影承席。江風吹衣。納涼於此。洵足可人也。斯地亦爲頤和園名勝之一。西人之來園遊覽者。必登斯以觀。一窮其勝。然而太后則殊不常往。惟於來賓參觀時。或陪之一二至。余輩卽在此進用茶點及糖菓等物。及至游興已倦。諸女賓卽與后妃及公主輩。一一握別。趨出宮門。仍在外務部辦事處取齊。然後乘轎各回北京使署。

招待殷勤

是會也。太后晉接之誠懇。及諸公主招待之殷勤。均可謂不遺餘力。吾無間然矣。然而余覺斯會之樂。殊不及吾之所預料。係細研究其原因所在。則其咎直在乎來賓也。何則。凡主人家舉行宴會。或園遊會時。而欲主賓各盡其興。毫無遺憾。雖在主人之善爲招待。而恃來賓之和衷共濟者亦半也。今者來賓全體。舉爲各國駐使及參贊夫人。組合而成。一切禮俗習慣之不能從同。固不待言。而偏觀各來

來賓之放
縱貽笑

中國對於
西人服飾
之評論

中國忌黃
髮

賓之神情。皆有互相嫉視之意。雖在諸公主之前。亦不肯稍自降抑。推若輩之意。以爲中國人既不知其語言文字。則亦不知有他。故稍自放縱。亦可無所顧忌。不知此實誤矣。中國人最重禮法。雖一舉一動。亦無不有禮法以範圍之。故對於外人之有禮貌與否。亦最所留意。今諸公主既以上賓之禮。款待諸來賓。而來賓放縱如斯。彼輩豈不以冷眼觀之。吾知其掩口胡盧而笑耳。

宮中諸人對於西式衣服之評論。至有趣味。太后極喜西裝。謂亭亭玉立。飄飄如仙子之舞。極惹人愛。而尤以色艷者爲佳。但其人之貌。須與之稱。否則益形其醜耳。至中國衣服。則自肩以下。皆作直線形。此在肥胖之人穿之。殊能藏拙也。大內諸貴婦常謂西人容顏。較中人易於老去。問其芳齡。終比玉容爲輕也。此說亦自有理。蓋嬌養之習。西國女子。自不殆華人多多。

中國女子。以髮轉黃色爲忌。而予固滿頭黃髮也。然彼輩亦從未爲予言之。特予見劇中人物。其兇惡之人。往往飾以黃色之髮。其髮愈黃。則其人愈惡。予因熟諗

畫像上之
徽號

之一日。某貴婦語予云。頃有一種極佳之生髮油在此。沐之。不特可生新髮。且可將黃色之髮。轉變爲黑。問予欲一試之否。予笑而頷之。

第二十章 太后第二畫像之著手 宮中之畫家

自宮中舉行園遊會後。予頗有數日冗長之工作。進步殊不少焉。太后已擬將自己徽號。書之於畫布上。太后尊號。共有十六字之多。尊號旁又須加以官私印各一顆。其所佔地位。殊爲廣闊。此事予亦幾費斟酌也。蓋太后視此。亦爲一重大典禮。故先命將各種字體進呈。以待採擇。至其所用之印。則長約三英寸。印之於尊號兩旁。印取何色。亦推敲甚久。既而議定。則一顆爲白地紅文。一顆爲紅地白文也。此等事予初未知之。故著手之時。並未特展篇幅。以爲字印地步。今強欲加入。則頭部上幅之地位。必致縮小。畫像全體。頓覺減色。斯又深惹予之不快者。故字印究竟處置何方。予皆不之問。一任彼等之意。予因以畫布。暫交於彼等者。可三四日。俾其善爲斟酌也。

第二畫像
之著手

第一畫像未完畢之前數日。太后語予。謂彼更將倩予多畫數照。以盡我長。予祇領之下。殊爲欣然。予意前像頗有不稱手處。茲或可加意描畫。以蓋前愆。太后此次畫像。決定僅穿常服。不再穿著朝服。如畫第一像時。以朝服太複雜。令人不耐坐也。第二像著手之日。太后所穿者。爲一件繡花藍色之大袍。清絲之髮盤於頭心正中。上插茉莉花球幾枚。旁綴珠蝴蝶一。極形雅觀。余思如此入畫。庶可不失太后美麗之真相。而予亦可以從容落筆。不再爲俗套所拘矣。第二像畫成後。太后僅擬以此爲寢宮中點綴之品。並不賜與他人傳觀。故予請求太后。可否將其愛犬二頭。亦描之入畫。太后允之。當予爲此二小犬寫照時。太后在旁觀看。興味極高。見我淡淡數筆。而已能將二犬狀態。形容畢肖。而予著筆又極迅速。太后又似極嗟異也。

予斯時。值得宮中畫圖家。不僅我一人。蓋宮中本有名畫師無數。常川駐宮。爲太后畫寫窗心燈籠等物。又菊部所用之佈景片子。亦出自若輩之手。彼輩所畫花

畫院供奉

卉極能形似。洵非俗手所能辦。間有數人。亦能爲他人寫照。顧太后之照。彼輩從未寫過。則以彼輩品級太低。不能近御前也。故御容如何。彼等從未見之。彼等官階。則爲三品。如在某處書畫。忽御駕有事經此。則必有太監一人。在前招呼。令其速行迴避。急步而出。殊爲狼狽。其所畫成之片。則由太監代爲進呈。太后如有所命。則亦由太監傳述云。

予初從未見過宮中畫師。直至黃花時節。有佳種三五。新近發見。太后極爲珍異。遂命畫師如形繪之。以訂菊譜之闕。於是某日見有穿禮服之官員數人。徘徊花旁。一若細爲研究其真相者。一見予輩之至。卽與予輩行鞠躬禮。後詢之他人。知卽爲宮中畫院供奉。

中國畫師之畫法。與西法迥乎不同。特以成績論。則中亦不亞於西也。予雖與宮中畫師從未交談。而在彼等作畫時。予極喜在屏後窺看。以參證中西畫法之不同。蓋彼輩畫室。適與我之館舍爲望衡。距離極近也。當彼輩描摹花卉時。領袖畫

供奉之畫法

師。先將所欲摹之花。細爲觀看。然後逐筆鈎寫。而以謹慎小心出之。畫已。諸畫師亦照樣畫之。各以其所畫成之片。就正於領袖。遂擇其佳者而留存之。

某日黃花方盛開。太后與諸貴婦出外散步。而允我獨留室中以事工作。洎其歸。太后與我菊花一束。曰此新發見之佳種也。予頃爲之命得一名。女士能揣得之乎。予當有以褒之也。該花之花瓣。細如人髮。而中心則堅密而禿。如老人之皓首。

菊之異種
山中老人

然。予因答之曰。得非老人之皓首乎。太后曰。然哉。然哉。予固名之爲山中老人也。斯時太后遊園之興。仍復不淺。予輩追隨杖履。其樂亦融融焉。而每日遊園之候。尤必有種種韻事發生。可以博人一笑者。某日太后獨坐於牡丹山下。皇后與諸貴婦及予。則齊集於樹林深處。互相談笑。以爲快樂。去太后座處。約可一箭而遙。皇后忽自地上拾得孔雀毛一枝。謂予曰。予今以此賚汝。遂囑我跪於地上。皇后親以玉指爲我簪之。蓋孔雀花翎。係爲清室一種褒獎之品。非立有殊勳之大員。不能得此。予既受領此賞。起立時。皇后卽戲稱予曰。卡爾大人。諸貴婦皆相爲粲。

卡爾大人
簪孔雀翎

然未幾予輩信步還至太后前。予已自忘其簪有孔雀花翎也。而卽爲太后所見。是日太后不知以何心事。鬱鬱無歡。然一見我之花翎。卽拊掌笑曰。誰爲汝簪花翎者。予告以狀。太后曰。脫汝果爲男子者。予固早已授汝矣。且以汝之獨立不懼。雖賞汝穿黃馬褂。亦無愧色。夫太后以獨立不懼四字評我。予殊索解人不得。豈太后之意。以爲自拳匪擾亂而後。京內外諸外人。無不以北京政府。以仇洋著稱。今我以一外國女畫家資格。而隻身入大內。在彼輩觀之。猶之入虎穴也。予竟毅然無所顧忌。故以獨立不懼稱我耶。殆未可知也。

一日下午。太后與予輩信步至大朝堂上。予駐足久之。以觀一切華麗之陳設。其中尤以古銅古磁各器。最惹我注意。蓋多爲人世不經見之物也。朝堂之後軒。有外國批雅拿三具。有一具最大。新由外洋運到者。太后極願予輩揮絃一試。於是裕庚女公子二人。各爲之歌一再行。旣闌。太后又命予往試之。予遂亦爲之撫絃動操移時。太后又倩裕庚女公子。按琴聲而舞。二公子遂作德國之二人旋舞。以

朝堂內之
批雅拿

跳舞之評
論

娛太后。太后曰。中國人多喜觀人舞。不喜自己舞也。歌伶舞女。多由富貴人家。出資雇之。未聞有名閨淑女。自爲歌舞者。此亦中西風氣不同之點也。

第二十一章 歐洲馬戲在大內之開演

予在宮中時。不僅備逢中國之種種盛典。且亦有機緣。觀所謂外國遊戲者。誠不可多得之遭遇也。宮中舉行園遊會未幾。卽有大演馬戲之說。予卽詢之他人。知此事爲確。而戲班果來自歐洲。極著聞譽者。予旣聞得此信息。極爲欣然。蓋予自抵中國後。已及二年。凡外國之藝術。如馬戲幻術之類。久未寓目。而予對於此種遊戲。尤有嗜痂之癖。今一旦能歡然相逢。我心之樂。自不可說也。該馬戲班初演於天津。一時王公大臣。無不聯袂往視。稱爲奇觀。遂有人游揚於太后之前。謂尙請其到宮一演。殊足以一擴眼界者。太后竟爲所動。卽遣一年少親貴。前往天津一視。觀其所演之技。果足以值太后一覽否。洎歸。則力言其藝術之精。得未曾有。且攜得種種照片進呈。太后一一諦視之。初觀各女伶之照片。一切服裝。備極奇

演馬戲之
運動

演馬戲之
躊躇

演馬戲之
決定

馬戲場

太后親刈
蘿蔔

異。予見太后面貌。似顯出一種嗤笑之象。既而觀至各獸演藝之狀態。則精神爲之一奮。似又嘖嘖稱羨不置者。於是遂決定請該馬戲班到宮一演。既拍電往。該班全體。遂立即束裝。進京候命。演藝之場。則設於宮牆之內。惟其伶人及獸類等。則命其寓居於頤和園外近旁。防有意外云。

演藝場既擬設於宮中。而苦無適當位置。此事又大費斟酌。厥後遂決定設於湖之極西一面。該方面有平田一大方。闢爲演藝場。極稱然。此時方種有蘿蔔在內。垂熟矣。遂又決計盡穫之。且平其地。

馬戲班演藝之前數日。予往湖西平田一視。觀宮監人等。已否在此設備。既至。則見太后與皇后及公主人等。已先我而在。同行收成禮。太后躬自俯地。採取第一箇之結實。於是皇后及公主輩亦隨擷數枚。見其中有特別形式者。則舉以呈之。太后以微笑報之。斯時太后在田中。坐黃色寶椅。上俯仰之間。無不含有自得意。顧盼甚樂也。而艷服之皇后公主輩。則蹀躞田間。亦不自覺其勞。其景狀至

可觀也。宮監輩則侍立太后左右。隨收拾採下之實。惟一律不許自行採擷。泊乎皇后與公主輩收採畢後。卽見有二人一羣。競趨田間。收拾殘餘之果。以爲開闢演藝場之預備矣。

是月一日。定爲歐洲馬戲班進宮演藝之期。而宮中每逢陰曆一日。本有菊部稱觴。是日亦照常登臺。太后與余輩先往戲廳。聽戲二三齣後。然後卽在戲廳中。進用午膳。膳旣。遂步出戲廳。至湖邊登舟處。蓋由湖東以到達湖之極西方面。則此爲捷徑焉。斯時各游艇已齊集湖心。待聖駕之至。桅桿之上。敷以小黃龍旗無數。飄揚空際。如荼如火。極可寓目焉。而游艇之中。有小汽舟一艘。時作嗚嗚之聲者。則爲兩宮所坐之游艇。所敷旗幟。尤繁夥不可勝計。兩宮及諸貴婦人等。旣依次登舟。汽笛三聲。齊向湖西出發。鮮明旗幟。受風作螺旋舞。十數游艇。緊追汽舟之後。疾行如矢。湖心所過處。波紋成畫。景象莊嚴極矣。

是日皇后與公主輩。則均隨乘太后所坐之汽舟。其他來自外間之諸貴婦人。則

馬戲場中
之寶座

分乘各游艇。予則亦蒙太后眷顧。登汽舟出發焉。舟行未幾。已達彼岸。太后先登岸。皇后與諸貴婦輩。則站旁致敬。斯時馬戲班中軍樂齊奏。以歡迎聖駕之至。兩旁站立親貴大員無數。隨導太后皇帝及諸貴婦輩。至於設備華麗之寶座室中。斯時數親貴先行。皇太后與皇帝。則由宮監數十人。張綢製之大黃蓋擁之。行稍後。繼以皇后及諸貴婦。亦各有侍者一羣。隨之前行。是日天氣極佳。陽光照澈大地。無乎勿屈。扈從變儀。輝映其間。殊可觀也。演藝場中設有平臺一座。一切設備。至爲華麗。上設黃色綢墊椅子一。則爲太后之寶座。旁設一較小之座。則用以爲光緒帝之座位。上覆黃緞天幔。以禦陽光。臺之四周。亦張以鮮明之旌旗。因風而舞。皇后與諸貴婦。則分立於兩宮之左右焉。

賞觀馬戲
之大員
軍樂隊

是日大員之蒙恩在場。賜觀馬戲者。亦不下二百人之多。而其座位與御座之間。並不障以垂簾。則實爲破例。御座平臺之右。則備有軍樂隊二組。一爲直隸總督袁世凱所有。一爲總稅務司赫德所有。蓋赫德氏酷好音樂。本之天性。去今十八

年前。彼卽思翰進西樂於中土。因編成一音樂隊。而由一歐洲音樂家教練之。期年而成。後卽有中國大員數人。繼起設備。而袁世凱氏卽其中之一人也。不過袁世凱所有之樂隊。純爲軍樂。而赫德氏所有者。則輔以其他之樂器。一爲二十人。一爲五十人。其人數亦顯有不同。兩樂隊更番迭奏。頗可悅耳。

予雖在宮中甚久。而晉宮之親貴大員。則從未見之。卽在太后聽戲時刻。彼輩雖時有賜同聽戲者。然而兩間座位。皆隔以重簾。亦不易見之。卽有見之之時。亦剎那一瞥而已。今馬戲場中。兩間既未有所遮隔。予遂得有大好時機。以一觀中國之所謂王公大臣者。按之大內習慣。則凡宮中女子。不得斜睨諸王公大人。然予自以爲外人之故。竟不之管。盡情窺之。而予所居地位。適在諸貴婦之後。故諸貴婦亦未嘗覺察也。諸貴人皆穿大禮服。絕端整。年事大小不等。有已臻老耄者。有方在少年者。有風格俊華者。亦有奇醜不可狀者。其中有親貴數人。則至自本座。來太后前。跪地請聖安。旣訖。則與諸公主及貴婦人輩。一一鞠躬致敬。大都皆爲

賞觀馬戲
之王公大
臣

同觀馬戲
諸貴婦

俊美之皇族

御用之千里鏡

太后皇帝
觀念之不
同

近支之皇族。故不避嫌疑如此。就中有一人。爲予所見。皇子中之極俊美人物。卽恭親王之文郎也。亦爲皇郡主之寄子。年事可十六左右。面目如畫。頤然而長。體格俊偉異常兒。衣服齊楚可觀。禮帽上寶石閃爍生光。揖讓進退。無不動中於禮。誠俊物也。恭親皇既有聞於朝。則將來是兒之能嶄然露頭角。又無可疑者。彼在宮中。太后賜以騎都尉一職。極蒙寵佑。

是日所演之馬戲。宮中人皆從未見之。見之自是日始。故興致非常濃厚。而予亦頗以爲樂也。太后與皇帝。皆備精細之望遠鏡各一具。嵌以明珠。製甚精巧。太后窺望遠鏡時。由兩宮監托鏡以俟。顧皇帝則自持以照。是日所演之獸戲。極中兩宮之意。其他伶人所演之藝術。除兩侏儒外。無甚出色處。太后視之。甚落寞。不以爲意。至獸戲之最爲太后所注意者。厥爲犬戲。皇帝則獨注意於馬戲及騎車諸技。此亦各人之偏見處也。光緒帝觀馬戲詩。頗以目予。觀予是否稱意於馬戲。繼卽有一太監傳述帝旨。以英語問予曰。密史卡爾以爲今日之馬戲佳乎。予對曰。

甚佳。馬戲主人畜有牡虎一頭。伏踞籠中。至萎頓。無復有咆哮狀態。欲出以一試其技。太后不允。防有意外也。既而以籠攜諸太后前。太后略一觀展。卽揮之去。蓋太后對於屬於貓類之物。殊爲嫌惡。不僅此次然也。太后坐寶座上。直至諸戲演完。始起立。隨卽乘坐原艇。遄回寢宮。諸親貴大臣仍歡送如儀。軍樂隊亦一時競奏焉。宮中自兩宮以下。平日所有之娛樂。皆一成不變者。今忽見此異方之戲。吾知其必甚滿意也。

第二十二章 大內之慣習

早起

皇太后平日起身極早。然其朝見時刻。迥不如光緒帝親政時之早。除國家逢有大事。故須從長計議。而特爲加早時刻外。通常皆自上午之七句半鐘起。至十一句鐘爲止。

皇太后就寢時。必有侍女一人。侍之於側。其房之次間。則必有宮監二人。通夜站立。在此守護。其餘寢宮內各室。亦有侍衛多人。更番守夜。至在寶座室與寢室中。

守衛之宮監。則皆爲彼輩之領袖。餘子落落。非太后所信任也。頤和園中之太后寢室。佔地不及十五英尺見方。御用之寶牀。則作中國北方式。設於一凹間之內。牀之三面。圍以櫺架。安置書籍及寶貴之陳設無數。而尤以自鳴鐘爲獨多。予屈指計之。蓋共有十五具之多。機聲聒聒。不絕於耳。在他人固已寢不安席矣。而太后則竟能夜夜酣眠於此。亦可異也。臥室中並無花草之供奉。惟在其次間內。則滿供鮮花香菓。奇馨撩人欲醉。寶牀前障以流蘇之帳。俾其與前室隔絕。太后有奇相。每至中夜。不能成寐時。則往往穿衣起身。逕往園地遊覽一周。大有古人秉燭夜遊之風。太后嘗謂大塊文章。無時不呈奇景。一日二十四時。各有其可愛之景在。要在人自得之耳。故人謂太后於一年之中。必在一周之二十四句鐘內。輪流遊覽一番。太后夜遊時。則宮監張燈前後行。太后意行其間。殊自得也。然太后出遊之夜。大約多在月上之夜。風雨之夕。亦不肯出也。

太后不論夜間能酣睡與否。一律於早晨六句鐘起身。蓋早朝時刻。不可誤也。而

太后亦從未有誤早朝時刻者。太后既起身。卽進用熱牛奶或藕粉一杯。用已。其侍女人等。卽爲太后曉粧。曉粧既訖。然後出座寶座室中。受帝后輩之請安。稍頃。兩宮卽出座大朝堂。朝見臣工。其諸貴婦人亦隨之出。止於朝堂之後。直至兩宮罷朝始已。罷朝後。太后卽卸去朝服。易以輕便之裝。優遊宮中。恣意尋樂矣。

太后之處
理家政

當予爲太后寫照時。則太后每於退朝之後。出座就畫。倘上朝時刻過久。太后身體覺有倦怠時。則太后往往先往園中。閒步片刻。然後再回至寢宮中。處置家常瑣事。宮監則以是日所採之花菓等物。逐物進呈。太后細爲較量。以幾分派作禮物。以幾分則留置自用。又將是日進呈之新製御服。及化粧品之類。一一親自檢點。不厭煩瑣。又或者於退朝後。與諸貴婦爲雙陸之戲。有時人數不足。則亦命宮監領袖與之。其輸贏則以金錢爲標準。然當太后勝時。則彼輩並不輸出。而太后負時。則立予現金。無有吝色。故宮中人咸樂與太后博也。然太后之手段絕高。故常操勝算。不過終無所贏餘而已。一日。太后方與他人爲雙陸戲。某貴婦以每場

太后之博
奕

太后飲食
時間之無
規定

用膳之常
例

輒負不免有憤恨之色。形之於面。太后卽大加呵斥。謂勝負之數。任之命運。何可必也。今若一旦以數遇敗局。卽有憤恨之心。何局量之小。而令人可嗤如此。某貴婦垂頭喪氣而已。

太后進用之晨餐極薄。其所恃以爲主要之餐者。惟午餐與晚餐而已。日常所用之菜。大略相似。惟食前方丈。種類極夥。正可隨每日之嗜好而自爲選擇也。太后用餐之時刻。至無一定。此非特用餐爲然。卽對於其他各事。亦無一定時刻。惟起身與朝見二事。則從無有違定時云。太后進用早餐。大率在十句半鐘至十二句半鐘之間。蓋此時適在退朝之後。至進用晚餐之時刻。則亦往往有一二句鐘上下。太后極喜菓子糖色。每次用餐後。必略啖少許。

皇后與諸貴婦用餐。並不與太后俱。都在自己邸第內用之。故用餐時刻。可自由規定。不必一準太后之時刻也。有時諸貴婦用餐已畢。太后方開始設席。膳已往。請皇后輩。卽在其席上用膳。皇后輩雖已飽食。然不便推卻。只可忍飽再食。若

有餘味者。皇后輩若在太后席上用膳。則一律起立。惟逢予在場。則破例賜座。殆恐貽譏外人故耳。太后對於歷來宮中相沿之慣習。嚴格拘守。無肯或懈。但其對待諸貴婦。非常圓熟。如請皇后輩用膳之時。往往先行退去。或坐於簾後。俾彼等可以安坐進食。退去之後。或欲再行過回膳堂。則低步以進。且毋許宮監爲之前導。俾驚起一輩座上人也。

太后用膳
之常例

太后用膳時。南嚮坐於一長桌之一端。桌上雜置銀碗銀碟無數。皆盛以極珍異之食物。未經設席之前。宮監須將是日設備之菜。先行進呈太后。所以昭鄭重也。其例與歐洲貴族人家相同。席上碗碟。皆有覆蓋。太后入座時。必有一宮監唱曰。撤蓋。於是諸宮監齊聲和之。隨將碗碟之蓋。一時盡撤。太后座前。置調羹二。碟子小碗各一。又箸子一雙。既入座。太后卽以食巾一小方。置之胸前。防沾油漬也。太后食時。嚼之極細。嚥之極緩。風範非常佳妙。並不用酒。酒固非太后之嗜品也。予在宮中。僅見太后飲酒二次。當時外間適以新葡萄酒進。太后遂略爲嘗試之。太

睡太后之午

后膳已。卽有侍女以銀盆手巾肥皂香水等物將進。以便太后卽時盥嗽。太后早餐以後。卽退就寢室小眠。約可一小時半。有時並不睡着。則遣知書之宮監。朗吟各家詩文。以爲消遣。泊醒。則又須整粧一次。隨往園中遊覽。諸貴婦隨之。每天如此。無有乖誤也。

大內每逢朔望二日。必演戲以誌慶祝。是日皇帝罷朝後。並不過回自己寢宮。卽隨太后與諸貴婦輩。進戲廳觀劇。戾止之候。台上鳴樂迎之。旣入座。則諸伶人先齊止台上。碰頭謝恩。旣卽演上壽戲一齣。演已。始插入正戲。此爲一定之程序。無有或改者。是日兩宮進用午餐及茶點等事。均在戲廳中行之。皇帝與太后並不相對而坐。皇帝坐於檯之一端。太后則坐於其左。作正角形。皇帝食之極速。常先太后而興。其中滋味。似未能細爲辨別也。帝用膳旣已。常侍立太后之旁。否則環走室中以俟之。

太后茹素

太后崇信佛理。故每逢齋戒之日。一例不茹葷菜。惟啖蔬菜而已。然其蔬菜之設

備亦殊極可口也。顧逢予在太后寢宮中用膳。則御廚房嘗專爲予一人而預備魚肉等物。

注重跪拜
之禮儀

大內每逢盛節或聽戲之日。皇族及滿洲大員之家眷。常得進宮與宴。有時其子女人等。亦得隨其母或祖母同來宮中。然皆以不出十二歲者爲限。予從未見有年滿十七歲之男孩。進宮遊觀者。惟有一次。見有一十六歲之男子。駐宮多時。問之則爲慶親王之幼子也。此輩年輕子女。既進大內。舉止行動。皆中乎禮。有成人之風。此可見其平日家教之嚴。進宮幼女對於兩宮亦須行屈膝禮。如行禮之恣勢不佳。則太后立命皇后試行一過。囑幼兒輩依樣學之。其下次進見時行禮之恣勢。必能大加矯正。此亦足見太后之心細處。

訓戒貴婦

某大員女。嫁與太后本家。以故大內某日盛會。該貴婦亦得與之。且挈其二幼女俱焉。當彼輩與太后行禮時。其年僅五齡之幼女。偏不肯爲太后致敬。且坐地板上。嗚嗚而泣。然太后並不因此生怒。惟靜坐以觀其後。而其母雖千方勸戒。終無

所用之。太后遂不覺怒形於色。立命其母。挈之出宮。其母受此難堪。亦不覺悲從中來。淚如雨墮。求老佛爺寬其罪過。太后謂之曰。兒輩之傲慢不馴。實由平日缺乏家教所致。故今日之事。非若女之過。實汝之過。予今告汝。以後切勿放縱若子女。至於如此。幼不知禮。則將來何以敦品乎。該婦遂碰頭而出。以後竟不復能進宮。

第二十三章 太后之勤勞及其萬壽

是時太后上朝時刻。非常延久。罷朝後。則緊要文件之進呈御覽者。日必數十起。以故皇太后中心焦灼。殊有不寧之象。雖登臨之興。依然不廢。而岑寂寡歡。不似前者之引人入勝矣。有時太后獨自往園中散步。宮監隨從人等。一概揮之他去。山色湖光。熟視無睹。惟一意以此心寄之國。是有時皇后與諸貴婦。雖亦隨之於後。太后仍長吁短歎。默不與之一言。甚至頻頻揮其傷心之淚。衣袖亦爲之沾濕。亦可憐甚矣。予知此時國家非有內亂。必有外患。然究不知以何大事。而使皇太

太后之宵
吁

內亂外患

后宵旰如此。蓋予居大內。如坐井底。一切外事。皆勿得而知也。後見天津發行之英文報紙。始知此時爲滿洲俄軍撤兵之期。屢屢愆期。交涉甚爲棘手。而俄日邦交。又日形險惡。太后之深宮宵旰。殆以此乎。數日後。晨間。太后方出座寫照。宮監忽以一電報進。御覽後。太后面色。忽覺轉變。此蓋關於某省匪亂之事。內亂外患。相逼而來。宜太后之愁慘不歡也。太后對於國事之焦灼。觀其形狀。似欲故示鎮靜。不予人知者。然以明眼人視之。則頗能了知其胸中心事。顧光緒帝則不然。動定靜止。洋洋如平時。眉宇之間。不露一毫驚惶之色。此卽爲二人品性不同之點也。

太后萬壽之預備

皇太后之萬壽節期。(十二月十六日)漸漸逼近矣。諸事之供張。須預先籌備。今已一一漸次著手。然據太后之意。則以爲天步方艱。來日大難。外債山積。庫空如洗。如何再有餘資。糜費於無謂萬壽令節之中。以爲罷勿舉行便。太后又下諭諸大員。勿得再於萬壽期內。貢呈貴重禮物。以勞民力。斯皆太后以節儉爲天下先

光緒帝固
請慶祝

之至意。而中國風俗。視祝壽之禮。最爲鄭重。雖幕門圭竇之家。每逢堂上生日。亦往往張樂設宴。遍請諸親友。共慶盛典。今逢中國第一女子慈禧皇太后壽辰。反不舉行大禮。似乎言之不正。光緒帝又何能以誠孝二字。爲天下人之表率乎。故光緒帝跪太后前。請太后勿必謙讓。萬壽令節。仍須照常舉行。且再上尊號二字。以誌慶祝。按太后尊號已有十六字太后初仍不肯應允。既而見光緒帝之請求。非常懇切。遂允許從簡舉行。惟上尊號之事。則始終堅拒。蓋每晉尊號一次。太后例宜每年多增俸銀二十四萬兩。嫌其多糜庫款。故到底未允焉。厥後萬壽令節。雖照常舉行。而太后興致。非常冷淡。迥不如在皇帝萬壽時之高。然在慶賀之朝。觀太后面貌。亦極快樂。雅不願以憂愁之念。攪之其心。而當日諸事之供張。仍極隆重。則以位之尊。年之高。光緒帝自不能不爲之鋪張揚厲耳。京內外諸大員進貢之禮物。備極豐厚。又未嘗以太后之諭。而稍爲撙節也。其他一切典禮之隆厚。較之皇帝萬壽。實有過之無不及云。

萬壽受賀

萬壽之日。皇太后於上午二時。卽高坐寶座上。起先受賀。蓋斯時適爲太后誕生之時刻也。寶座之旁。設銀製之燭盤三對。每盤各插有盤龍之黃色壽燭一枝。長可五英尺。重五十磅。有奇。周圍廊廡。張綢製紅燈。幾千百盞。燦如明星。燈上皆印有萬壽無疆四字。以誌慶祝。其他一切供張。與皇帝萬壽時相同。不過益加重耳。當時貴族婦女進宮祝壽者。自亦不少。中有數輩。則不遠千里。來自滿洲本部者。時天氣已寒。各來賓皆穿冬季禮服。服之周圍。皆緣有黑貂之皮。

回京祀祖
中國祝壽之禮。往往伴以祭祖大典。故萬壽節內。太后必須回京一二次。以祀祖先。殊覺憊勞。聞之宮中人云。此次祝壽。太后以繫念國事之故。迥不如上屆之興高彩烈云。

第二十四章 紫禁城內之皇宮

頤和園水木明瑟。金碧嵯峨。太后最喜駐蹕於此。以爲瓊樓玉宇。亦不是過也。洎至拳匪亂作。聯軍入京而後。禁內宮殿。多遭洋兵之蹂躪。太后常引以爲生平莫

太后駐蹕
頤和園之
原因

禁內迎駕

大之恥辱。每一思之。輒爲淚下。因此之故。居禁內之時極少。常恐睹物興悲。而增無限之感喟也。於是頤和園者。幾爲太后終年居住之所矣。大約一交春季。太后卽將命駕前往頤和園居住。直至來冬之極冷時間。始行返宮。頤和園去北京城約十數英里而遙。故其地天氣較北京爲冷。然太后極能耐寒。天氣之冷。並不有所介意。頤和園中寢宮。雖有地炕之設備。太后亦不之用。然在太后則披重裘。安居深宮。自決不致爲寒氣所襲。而一般逐日進見之諸大員。須曉起。冒風雨霜雪。出北京城。僕僕行十數英里。然後待漏於宮門外。難免不中寒氣。則誠非朝廷優待大臣之至意也。皇太后每逢天氣極冷時節。終回宮數月。以體恤諸大臣之陛見者。明年春暖乃還。

皇太后萬壽令節已過。天氣日漸寒冷。於是兩宮與諸貴婦輩。預備啟節。遣還三海。予則先一日行。往美國使署。勾留一宵。臨行之頃。皇后囑予於次日准時先到禁內。以便同時恭迎太后御駕之至。予唯唯應之。凡太后駕出時。皇后公主及諸

貴婦輩。終先數小時行。泊太后駕到。則彼輩已在宮門外跪接聖駕。屆時皆一律穿大禮服也。

皇后天氣

是年太后駕返禁內之日。即當西曆一千九百零三年十二月某號。天氣澄清。沿路風景。極爲美麗。新鮮空氣。醉人如香檳之酒。誠佳日也。聞太后每逢駕出。天氣常如斯華美。英人有皇后天氣之稱。"Queen's weather"。太后每每得之。幸福誠不淺。

紫禁城內
皇宮之大
概

北京城共有城牆三重。一外城。二內城。三即爲紫禁城。紫禁城之中。巍峩之皇宮在焉。皇宮周圍。環以城池。城之四面。亦築有雉堞。以備萑苻。進紫禁城。過一石橋。即可望見宮牆。宮牆本作紅色。經年過久。轉變爲一種紫灰之色。每距半里一里之遙。必有一雉堞。翼然臨於其上。返照湖中。景至幽絕。余輩既過石橋。行進宮中。繞煤山之麓。經旗軍營。一直前進。又過大門無數。門製絕堅固。鐵釘布滿其上。旁有小屋一二座。則爲邏者坐臥處。宮禁至爲森嚴也。既抵一門外。余輩所乘之轎。

太后駕到
之狀況

劃然而止。余輩遂從轎中趨出。換乘先在彼地等候之紅色轎數乘。飛馳前進。又作曲折無數。進宮門十數重。沿路所見之建築。已極華美。地上多鋪大石版。轎行其上。極稱平穩。未幾至一華美之庭。庭中松柏之屬。經寒未彫。綠上衣衫。大可悅人。轎止於此。予遂趨出。則見皇后與公主輩早已在此迎候聖駕矣。彼輩一律穿著朝服。翠璫明羽。互相照耀。轉盼精彩射人。其中服飾之最樸素者。惟予一人而已。

予戾止未一刻鐘。鼓吹之聲。卽作。宮內大門一律開放。知兩宮之駕至矣。遠見有宮監百十人前導。兩兩而行。步伐極整齊。斯時予輩寂無聲息。各就其指定之位而立。既見太后之御駕。已抵庭中。諸貴婦立刻俯身至地。齊唱曰。老祖宗吉祥。予亦隨聲附和之。太后出轎。卽與予握手談話。曰。甚願吾子之在此。與在頤和園一般快活。惟此間風景。迥不如頤和園之佳耳。略談數語後。太后卽往寶座之室。皇后與諸貴婦亦隨之。

宮內寶座室

此間之太后寶座室。面一長方之庭。有高牆圍之。牆之中間。闢一大門。卽爲聖駕行進之路。寶座室兩旁。各有精室數椽。則爲太后退休之所。其中陳設之珍異。結構之精細。固不待言也。皇帝宮與太后宮雖相去甚近。而各有高牆分隔之。予絕未一至。

畫室

當予在頤和園時。人謂太后已有旨爲我預備極適宜之書室一間。光線充足。畫圖最宜。予聞之。殊爲愉快。乃既抵禁中。則見我之書室。雖甚廣大。而天井甚小。光線殊未見其佳。頗覺怏怏。爲之失望。

第二十五章 送往聖路易賽會太后畫像之著手

在北京城之各國公使署。多在內城之中。當一千九百零四年美國新使署。尙未落成。則借一中國廟宇代之。亦頗覺有幽雅之致也。予早晨自美使署啟行。經英國使署。沿溪水行。沿路景物。歷歷如繪。堅固之城牆。蜿蜒北趨。作拱抱形。疏散之氣。襲人衣袖間。願禁外街道。不免狹陋。而路政亦未大加修治。殊有行路難之歎。

宮門外之
狀況

洎進紫禁城。則漸入佳境矣。惟太后宮門外。有乞丐兒數十人。鳩形鵠立。伸手作求乞狀。未免有玷宮門之森嚴也。

畫室光線
不佳

予在美國使署。僅勾留一宵。隨即入宮候旨。既見予之畫室。黑暗異常。甚未能稱我之意。姑試畫數日。則覺霧裏看花。竟有不能下筆之勢。予遂告知侍我之宮監。以狀予之所以不告太后者。雅不願以此等瑣屑之事。重煩太后。矧太后在此時。間內。以滿洲風雲之險惡。非常煩惱。而我以斯事喋喋。豈非徒自取戾乎。予遂決意囑宮監。將我畫桌前紙糊之窗。易以玻璃。庶光線稍可明亮。乃宮監搖首不肯。擅爲謂費既不貲。而宮中窗格。多爲紙糊。倘易以玻璃。則實爲創舉。脫老佛爺不以爲然者。則彼輩殊未敢負其責也。其言固有理。然余終未能恣然置之也。次日。太后行進我之畫室。予遂不得不以狀況告之。太后仰觀俯察。似頗諒我之苦衷。既聆予之請求。彼立即應允。未及二日。室中窗格。都易以玻璃製者矣。室中氣象頓覺一新。光線亦充足多多。予心爲之一慰。而斯室既去。太后室甚遠。而與諸公

請旨改良
畫室

主之所居。距離亦非近。故予頗能在此從容著筆。勿受外界之阻礙也。予室中有西式器具一套。係太后特贈與我。雖非精製。亦頗安適。憇止於此。殊爲不惡。

畫一極大之像

提議畫像之尺寸

予既將此畫室改良適宜。太后旋卽與我談起。謂彼更將倩我畫一極大之像。寶座周圍之景物。亦須一一入畫。予卽首肯之。特予謂欲求完全美備。則於其著手之初。須先將入畫之物。一一確定。然後可相機以定尺寸之大小。否則措手不及。甚無謂也。太后頗以爲然。因指點告我。某事某事。須入圖畫。予一一記之。不數日後。予遂著手動筆矣。斯時太后穿一冬季朝服。緣以明珠。光彩照人。又披一珠翠披肩。頭上亦滿簪珠寶等物。莊嚴美麗。兼而有之。予遂竭意摹寫。冀能傳出太后美麗之真相於萬一。未幾草圖成矣。極蒙太后獎借。謂真能傳神秋毫也。於是遂提議該照之尺寸大小。如何取準。予意以爲闊五英尺。修八英尺。已極稱意。而太后猶以爲未足。曰。須闊六英尺。修十英尺也。後卒從太后之意。因卽喚宮中木匠前來。囑製畫圖架子一事。其圖樣尺寸。由我指定。中國木工絕靈敏。製成之物。適

大內之滿
洲婦人

合予之所需。宮監遂將我畫布張之架上。乃措置乖方。不知如何而可。予遂躬自爲之。惟逢我力不能勝者。則仍命宮監爲之。予每出一命。則宮監領袖高聲唱與諸宮監聽聞。如不能應命者。則鞭笞立隨。厥後太后知予親手料理此事。甚怒諸宮監之無能也。

第二十六章 滿漢交際之慣例

予在大內時。屢得與諸皇族及諸大員之眷屬晉接。蓋彼輩除逢萬壽及其他令節。照常進宮朝賀外。在平常日子。亦不時進宮謁見至尊。故予亦時得與之把臂談笑也。其中進宮次數之最多者。爲慶親王夫人及其女兒。帝之諸弟輩夫人。及老醇親王之側室及其女兒等輩。榮祿夫人進宮亦最勤。彼於一歲之內。既喪所天。又失一愛子。悲傷憔悴。幾至發狂。故彼之人格。雖不爲太后所寵異。然太后殊憐惜其命運之多蹇。往往特加優禮之也。榮祿夫人膝下有養女一人。撫養成。人。卽嫁與光緒帝之弟醇親王爲妻。脫能舉生男兒。則將來卽入繼光緒之大統。亦

未可知云。按宣統帝卽醇親王所生其言果驗

貴族新婦
之覲見

皇后招呼
之周到

凡貴族人家。既娶新婦。則其姑或最近之女親。宜帶領進宮。朝見皇太后與皇后。其禮與英國貴族新婦之朝見英皇后。差相彷彿。是日新婦盛裝朝服。坐紅色綢製之新婦轎。行抵宮中。既戾止朝堂。卽首先在太后前行參拜禮。且稱謝前者太后所送之禮物。以表誠敬。有時太后將新婦應知之禮儀。略行訓誡。新婦遂卽唯唯退去。至皇后處行朝拜禮焉。朝拜既訖。皇后及公主輩。卽導往宮內遊覽。且與之同用早餐。約在下午之三句鐘。始別去。晉宮之新婦。年事皆在破瓜之年。玉貌花容。極稱窈窕之致。老而醜者。不多見焉。皇后每逢有新婦進宮朝見。一切應酬。最爲周到。務使新婦動止自在。不以生疏而拘牽。故皇后之人緣最好也。予在大內所見之新婦。以光緒帝幼弟之夫人。最爲艷麗。恐卽爲洵貝勒夫人一切恣態。遠過於醇親王夫人也。

重男輕女之惡習慣。中於漢人最深。故舉生女子。以爲家之不幸。及其長成。則一

滿洲未婚
女子之高
貴

滿洲未婚
女子在家政
上之位置

切男子所享之權利。均不能享之。可爲扼腕者也。然滿人之慣習。則又與漢人大異。滿洲女子。雖亦未能承繼一家之統緒。而在母家之內。則極能自由。不爲一切禮法所拘牽。有一次華盛頓之中國某駐使某駐使恐指 伍廷芳君謂予曰。世界女子。其在母家之內。其地位能與美國未嫁女子同一高貴者。屈指計之。當推滿洲人矣。斯言洵確論哉。

滿洲女子未經出嫁之時。其在家政上之權力。至爲顯著。彼之地位。殊不亞於其乃兄乃弟。而較之其弟兄之妻。則遠過之。雖其長嫂年事倍於彼。而進門之候。彼猶未產生於世。而其嫂終不能與之敵體。有時彼之權力。竟超出於其母親之上。推其原因。則以彼與本家有血統之直接關係。而其母則否也。其父如欲爲其兒孫分析產業。非得長女之同意。則亦不能擅自爲之。又彼得在弟兄家。管理家政。教育子女。其嫂不得干涉之。雖在出嫁以後。彼亦得秉其無上之權力。以處理母家事也。

未婚女子
行動自由

滿洲之未婚女子。非特在家庭內。可以自由行動。卽對於外界之交際。亦非常活潑。不爲一切陋俗所拘牽。如其他東方諸民族也。故滿洲女子對於交際之禮。極爲嫻熟。每與人往來。清談娓娓。自覺令人喜悅。綽有歐美女子態度。予固極喜與彼輩晉接也。

滿洲女子與人訂婚。可以自由主張。勿爲家屬所逼迫。如漢人然。如彼輩不願出嫁。卽儘可居留母家。家中人皆重視之。年事既長。則家中人又往往爲之立一牌坊。以表其一生貞節之行。如在中年之時。情願出嫁。則人亦無有訾議之者。予在大內時。見進宮朝拜之新婦。多爲年輕女子。而有一次所見。則新婦已得春秋四十二矣。彼在母家所教育之子姪輩。已粲然成行。然於四十以後。忽生二人之慕。遂嫁一滿洲大員。該大員年事亦高。新於二年前。有鼓盆之痛。膝下兒女。極爲衆多。至欲得一賢內助。以治理家政。此四十二歲之老婦。遂慨然以身許之焉。倘彼立意不嫁。終生無渝此志。則其家中人將爲立一牌坊。亦未可知。

宮中男女
之防閑

滿人尙武

滿婦服裝
與漢異

凡逢萬壽或其他令節。其進宮觀見之貴族兒女。通常皆在十七歲以內。過此卽視爲成人。須太后東請。始可來宮。不能貿然隨家長同來也。貴族或大員之入大內聽戲者。雖與兩宮同座一廳之內。而皆有垂簾阻隔。彼此並不相見。惟在演歐洲馬戲之日。則以在草地上舉行。垂簾隔閡有所不便。故特一爲破例。予因得於是日遍觀諸王公大人之真相云。

滿洲人體格。高於漢人。其氣力亦較強。馳馬試劍。皆極擅長。一般人對於武藝之觀念。亦甚重視。不同漢人之重文輕武也。予見有多數滿洲富貴人家之子弟。皆善射。能下飛鳥。而馬上功夫。亦極嫻熟。非平常人所能及。貴家子弟。多生而襲有武職。又武藝嫻習者。可以得不次之賞。人樂尙武。殆以此夫。然聞今日滿人已漸習爲恬嬉。好勇鬪狠。不復如從前之入關時代矣。

滿洲男子之裝束。薙髮垂辮。與漢人絕同。蓋漢人固從滿裝也。至滿洲婦人之衣服。則與漢族女人大異。長袍大褂。宛如男裝。惟腰間並不束帶。自肩至踵。無有區

納妾之風

別。細腰之習。固未中於滿洲女子也。

納妾之風。通行於滿漢間。固無異致。然以中國小星在家庭之地位觀之。則迥不得與正妻並肩而立。正與野蠻人之一夫多妻。亦稍有別。中國男子。一經成了。其父母卽亟亟爲之擇佳偶。當時所娶之婦。卽爲正妻。其以後所納之第二第三之婦。則皆以妾視之。無論主人寵異與否。其地位終不能駕正妻而上之。小星出身。亦有自上戶人家者。家道中落。度日維艱。其父母遂以所出之兒女。居爲奇貨。出售於人。遇人不淑。則令其生女備受諸種苦惱。亦可憐矣。

妾之名分

妾之生活程度。雖可與正妻埒。而名分上之尊嚴。則妾終不能與之並也。妾在正妻前。不能任意談笑。若非得正妻之命。則亦不能自由就座。妾如有所出。則其子女亦應呼其父之正妻曰母親。其母親亦可在妾之諸兒輩前行使其教育賞罰諸大權。妾終不得干涉之。其名分然也。中國人之妻妾同居一宅之內者居多。在歐美人觀之。必以爲勃谿時作。家庭無安泰之日。不知中國房屋之格式。乃各自

分立不相聯屬。固極宜於多妻制者。而彼輩皆以和好相敦。如姊妹行。然殊可稱也。外國人議論中國事。終覺隔靴搔癢。上節所言。亦是憑證之一。夫納妾之家。其妻妾真能以和好相敦者。子實未之見。卡爾女士果何所見。而云然耶。譯者註中國皇帝所納之妾。人稱之曰皇妃。其位則在皇后之次。凡滿洲女子。得能選立爲妃。則其父母視爲莫大之榮幸。蓋將來皇后若無所出。而妃能舉生皇子。則上皇賓天。即可入繼大統。如是則母一國之元首。將來幸福。豈有涯涘耶。又若逢皇后不祿。則皇妃即可有冊封皇后之望。后妃在大內之稱呼。皆爲娘娘二字。一切體制。實相彷彿。惟皇后能著正黃色之朝服。皇妃則否。其朝服顏色。一律從橙黃云。

第二十七章 中國饋贈之禮

中國饋贈之禮。最爲重視。此非特大內爲然。卽民間亦罔不如是也。中國皇宮。人稱之謂大內。其意若曰。全國之中心點也。自此中心點。一切禮俗習慣。罔不由此發源。如心房之血。周流以及於全身。中國民間習慣。對於饋贈之禮。非常鄭重。殆

亦受大內潮流之影響歟。

中國風俗。凡逢壽辰喜事喪禮。其朋友親戚。皆須饋贈以禮物。而每逢新年饋贈之禮尤繁。自民間以至於大內。莫不如此。其較次之典禮。則爲壽事。大約職位愈高。年事愈尊。則典禮愈重。而他人投贈之物。亦愈貴重。皇帝萬壽。予適在大內。見外間進貢之禮物。窮奢侈。無所不有。予已驚駭莫名。乃逢太后萬壽之日。見外間貢物。堆積如山。其物件之多。價值之貴。有百倍於皇帝萬壽時之所有者。則以太后地位。高於皇帝。而其年事。亦遠過皇帝也。

贈賂之糜費

貢物之奢侈

太后賜物之種類

大內凡逢一切禮節。如關於人事或時令之類。無不互相投贈。以表慶賀之意。而宮中禮節極繁。故外間進貢之禮物。幾於無日無之。而以兩宮所受之禮物。爲最多。其投贈與人之禮物。亦至不可以限計。恐此佔兩宮每年之大宗出款也。每次易季。則太后必以應時之衣服裝飾。贈與皇后皇妃公主及諸貴婦輩。逢令節時亦然。其所贈之衣服。皆極華美。每襲自累銀三百元至六百元不等。又貴族中

饋贈外交

倘逢婚嫁大事。則太后亦必贈新郎新婦以極貴重之禮物。生產小兒。則贈小兒以衣服手飾等事。如有貴族物。故則亦必投以相當之禮物。

初北京各國駐使及參贊之夫人。入內謁見者。太后必予各人以極貴重之禮物一份。開園遊會時。亦如之。所以敦和好也。既而駐使照會外務部。請太后勿必有此舉。因遂罷輟焉。然每逢令節。太后仍以名菓香花之屬。饋送於駐使夫人。其駐使如有調動。則太后亦必贈以贖禮。

萬壽禁止
貢物之具
文

兩宮每次舉行萬壽之前。必明下諭旨。禁止臣工有所餽遺。然此純爲官樣文章。一無效力可以發生。到時禮物之自外進呈者。仍絡繹而來。堆如山積也。猶之太后屢次下諭。勸戒漢族女人放足。而終以惡習相沿。根深而不可拔。民間遂視爲一種具文而已。投贈之習。不僅通行於朝廷間。卽下屬官員之對於上司。亦宜應時餽贈。否則定遭上司之白眼。民力因之苦矣。

女士所得
太后之禮
物

予在大內之時極久。故所得於太后之禮物。殊爲不少。至稱榮幸焉。每逢佳節。太

后贈后妃及諸貴婦輩禮物。則予亦必得其中之一份。又使館中諸夫人得有禮物時。則予亦得援外賓之例。得同等之禮物焉。而有時太后往往贈我以特別之禮物。而皆爲予之所酷好者。似太后早已籌熟。然後致送於我。太后之待我。誠可謂不薄矣。時交冬令。天氣漸寒。諸貴婦人皆穿絮棉之衣。太后卽遣其使女。至我私邸。取去我之歐式衣服一襲。囑大內之成衣匠。爲我如式製就棉衣數件。輕暖適體。如出西國成衣之手。旣而宮中人易穿皮衣。太后又贈我皮衣數襲。其式樣在中西之間。爲太后親自創作者。謂旣極暖體。而又寬舒異常。無妨於畫圖之事也。太后又贈我貂帽一隻。正中綴明珠一大顆。四面又繞以小珍珠三圈。至爲美觀。除此犖犖數事外。太后又贈我其他之寶貴禮物無數。予將始終保守之。以爲記念太后之券。予甚願能將太后贈我之名花佳卉。亦一一保守。惜乎香銷玉殞。已無復存焉者已。

太后贈女
士冬衣

第二十八章 冬日之大內

太后注意
送往美國
之畫像

予今爲太后著手之大畫像。太后擬於畫就後。卽送往美國聖路易賽會陳列。故太后對於此像。非常注意。而予以畫室光線合宜。且甚清靜。無妨工作。因得在此從容落筆。細爲描摹。故進步甚速。太后殊爲滿意。太后仍每日照常出座一二次不等。特出座時間。至不一定。有時竟出予所望之外。圖內之一切點綴。太后又往往不厭瑣屑。必親必謹。推彼之意。以爲此像乃萬國觀瞻所係。故不得不鄭重將事也。

北風怒號。天氣日漸寒冷。北京宮中。旣無適宜之園囿。可以資予輩散步。而天氣非佳。亦不宜爲園遊。惟日在宮中圍爐煖坐。以度此蕭瑟可憐之光陰而已。太后每日上午。照例上朝接見百執事。罷朝後。亦無所事事。間或在寶座室中散步。勞動以安體氣。

每日早晨。予於著手畫像之前。必先與公主輩往太后寶座室中。向太后請早安。隨卽退出。從事工作。如逢朔望日。則逕往戲廳請安。亦旋別去。還邸第寫照。泊乎

夕陽西下。光線漸次暗淡。予方始再趨往戲廳。聽戲一二齣。斯時太后知予之急於完工。以便屆時趕送聖路易賽會陳列。故殊肯放予稱心著筆。不黷我種種遊戲。以妨害工作。惟逢大禮節日。太后召我往。參與種種盛會。然應召與否。亦一隨我便。

冬日之寶座室

予用午餐。常與皇后及公主輩俱。后最工酬應。清談娓娓。殊足可人。而予晚餐則常在太后處也。斯時天氣十分寒冷。太后寶座室中。設紫銅煖爐二事。雖火光熊熊。而以中國房屋漏氣之處極多。故室中氣候。依然寒冷異常。重門開處。雖有獸皮門簾。爲之遮蔽。而宮監常由此進出。以故外間冷氣之輸入極容易。予初甚不慣。既亦漸次相習矣。中國貴婦人在室內時。亦穿重裘。倘室中空氣過熱。則亦非所習也。斯時予膳桌之下。設一極大之地氈。此亦爲創例。則以予穿薄皮之鞋。恐爲冷氣所侵。故太后特飭宮監設備之。至彼輩滿洲女子所履之鞋。則其底皆有二英寸厚。殊未易爲地下冷氣所侵。

黃昏時候

每當斜陽西下。逼近黃昏之候。予卽停止工作。往皇后退閒之室清談。諸公主亦必在座。任意談笑。最稱快意也。斯時皇后又常以北京官話授我。予悉心承教。進步極速。后益誨我不倦。中國語言。初學最難。以同音異義之字極多。非閱歷有素。常致弄出笑柄也。而諸公主輩時故意以同音異義之諧語。教我學習。而予偶一不慎。彼輩卽爲之闕堂大笑。而予亦遂以英語中難拼之音。教之學習。以爲抵制之計。其格格不吐之狀態。正與我學中國言語一般也。

葉子戲

有時皇后與予輩爲葉子戲。以度此無聊之黃昏。而予每局必輸。手段迥不如彼輩之高。有時公主輩以五色絲線。編作緞帶。以爲閨房之所需。予在旁觀之。亦殊不寂寞。公主輩之繡花生活。極爲工細。然刺繡一事。僅可在日光中爲之。夜間則霧裏看花。不能爲也。以北京宮中。在晚間僅燃紅燭代光。有電燈之處。僅頤和園一地而已。

某日晚餐時。皇后請予於次晨較早起身。謂有種種典禮。足供參觀也。次晨。予如

皇后萬壽

約往。則見有宮監數人。已在皇后宮門外候我。導之入。問今日何事。則曰。皇后娘娘萬壽節也。予急遽前進。則見公主與宮中諸貴婦人及其他不相識之來賓多輩。已集皇后寢宮外候命。一見予入。即齊與我報晨安。謂娘娘有旨。須待女士戾止後。然後同女士行進賀壽。予遂自表慊忱。言來未及時。致累玉趾久候云云。予輩遂魚貫同進皇后朝賀之堂。斯時皇后已盛粧朝服。出座於正中之寶座內。儀容修美。莊嚴絕倫。予首趨前朝賀。后一見予至。即出其玉手授我。予俯而親之。以表慶賀之意。予隨欲退出。而皇后即招手留我。曰。可留此觀諸貴婦人朝賀。於是諸貴婦人依次趨至皇后寶座前。行跪拜禮。亦各以寶石一枚。奉贈皇后。一切禮節。與太后皇帝萬壽時相仿。

禮節與太后皇帝同

忌辰

同治忌辰之禮儀

先皇即世或誕生之日。名爲忌辰。大內每逢忌辰。亦必舉行種種禮節。以爲記念。禮節至爲鄭重。正不減於今皇之萬壽令節也。是日宮內諸人。皆一律穿素服。齊赴大廟致祭。輟樂茹素。盡哀盡孝。亦報本之意。一日晚。皇后謂予云。次日爲先皇

同治晏駕之日期。請予勿穿艷服。予遂於是日穿黑色禮服。髮簪青蓮花。以誌紀念。行進太后寶座室。則方見太后在室左一小間內。對一佛堂。謹敬致祭。是日太后所穿之禮服。作深藍色。以極重之黑邊緣之。髮上除簪有明珠數顆外。別無他物。神情至爲嚴肅。特禮畢後。仍與余輩照常周旋。稍頃。余卽退出。回予邸第畫像。直至午餐後。予遂再往太后宮請晚安。初予在大內。曾一度穿黑色之衣。太后殊不喜之。予遂經久不穿。今太后又見予穿此黑服。卽問裕庚女公子以故。裕庚女公子因以我穿著之原因告之。太后卽大感動。握余手曰。女士真純孝人也。竟能與我共憂樂乎。言次。淚如雨下。

太后在此旬日內。不僅爲逢先皇忌辰之故。因致鬱鬱不歡。而是時滿洲風雲。非常險惡。日俄邦交。不絕如綫。其外交之棘手難辦。亦大足以增太后無限之悲傷也。倘日俄交涉。一經決裂。中國雖未必牽入戰團。而其逐鹿之場。卽在本朝發祥之地。祖宗陵寢。又近在咫尺。難保無侵擾之慮。則爲之後者。宜其宵旰深宮而不

能自己也。

第二十九章 中國之宗教儀式

中國之三大宗教

中國宗教。可分三大派。而孔教不與焉。一曰佛教。二曰道教。三曰拜天之教。而拜天之教。實爲中國宗教中最高尙之一宗。其惟一敬事之神。卽帝天是也。祭天之廟。在北京城中。其中最著名之一廟。卽所謂天壇是也。壇頂作圓形。分三級。高及數十丈。自遠望之。亦躍然可見。廟之外貌。飾以天然之綠色。其內部則作穹蒼蔚藍之色。與天同德。四周古木萬章。高可參天。天壇之旁。爲后土廟。先農壇及社稷壇諸廟。一切建築。皆備極尊嚴云。

天壇

祭天之資格

祭天之禮。非盡人可以舉行。全中國人有祭天之資格者。僅皇帝一人而已。皇帝者。天之子也。惟天子始有祭天資格。他人爲之。僭矣。天子祭天。每年二度。分冬夏二季舉行。致祭之前。天子齋戒三日。其祭之前一夜。皇帝宿於天壇近旁。以表誠敬。一切典禮。極爲尊嚴。又皇帝每逢國家有大災害發見。如水荒旱荒及其他災

祭天之禮儀

佛教與道
教

昔之類。則亦必親臨園丘。禱告於天。冀災害早見肅靜。其禱告之辭。有朕不德。致上天降災於國。今惟敬求上帝。早脫斯民於災害。朕願代民受過云云。天子祭天之時。京中軍機六部九卿人員。皆一律與俱。

中國皇帝。不僅爲祭天之代表。而其對於道佛二教。亦一例信奉。且亦自居爲二教之領袖。每年亦必敬謹祭祀數次。特在宮中之。其典禮亦不如祀天之鄭重也。

中國信孔
之評論

中國人種。雖以有高尙之道德見稱。然其宗教思想。極不發達。雖信奉道佛二教者。固不乏其人。然皆貌從心違者居多。其真能身體力行者。殊少概見也。蓋中國國民。與其謂之富於宗教思想。毋寧謂之富於哲學思想。彼輩之人品學問。皆不能逃出孔子教訓之外。孔子者。中國之大哲學家也。彼輩惟知道德是尙。哲學是宗。孔子教訓。所以能不假宗教之力。範圍中國幾千年之人心者。殆非無故而然。卽若輩信奉道佛二教之中國人民。其所言行。亦皆以孔子之教訓爲歸。所謂佛

教徒道教徒者。僅其外貌之代表而已。故雖謂中國無宗教。亦非過言。按女士此節議論極切合中國之情形

孔教同化
他人種之
強力

孔子之道。至中至庸。所謂放乎四海而準。質之萬世而不惑者。中國之所能長存至今。中國人種之所以能傑出儕輩者。蓋莫非得孔子大道之力。中國本部有數次為異族所蹂躪。若韃靼人種。若蒙古人種。若滿洲人種。皆曾一度為華夏之主。然中國之政教風俗人情禮儀。迄未為彼輩所同化。而中國人反能將戰勝者而同化之。天演淘汰。竟軼出乎常軌之外。中國人種同化力之強。真有匪夷所思者。考其原由。則他種之人。非同化於中國人種。實同化於中國人種。所有之孔教而已。以孔子之教訓。固能範圍古今中外之人心也。

滿洲人種
為中國人種
所同化

凡制服中國人種之異族。其初皆為好戰之民。不識政教為何物。泊乎宇內大定。知天下可以馬上得之。非可以馬上治之。遂偃武修文。制禮作樂。為久安長治之計。於是野蠻習慣。漸為中國文化。淘而去之。百十年後。遂完全為中國人矣。即如

滿漢通婚

中國人性
質絕對不
可變化

太后之家
世

清朝亦何莫非然。當一千六百四十六年。滿洲人以兵力凌制中國。入爲華夏之主。既而施行之政教。仍以中國之所同有者爲歸。其不能有所改革。亦一如金元之朝。故今日之滿洲人種。舉爲中國人種所同化。卽今上光緒帝。亦爲完全一漢族人之模範。無復有滿洲人臭味矣。

今日滿人酷好和平。不樂戰事。口談詩書而說仁義。與漢族人初無二致。推其同化之原因。實非由於二族人互通婚姻所致。蓋滿漢通婚。本懸爲禁例。直至近年以來。太后始有諭旨。准滿漢人民互通婚姻。則謂非由於中國孔教之能深入人心。不可得也。故他族若欲以武力制服中國人。殊非難事。至欲變化中國人之性質。則爲絕對不可能之事也。

第二十章 慈禧太后之經歷

外間傳述。謂慈禧太后家世。極爲微賤。初僅爲他家使女。厥後始選入大內。登寶位焉。斯皆爲絕對不足取信之辭。慈禧太后爲一滿洲將軍之女。在例將軍職位

極高。非滿洲貴族。不得擢斯職。則其家世之清華可知已。其家屬白旗軍。位置僅較黃旗爲次。爲黃旗軍之首領者。卽當代皇帝是也。當開國之初。黃白二旗。曾互爭雄長。後卒爲黃旗所勝。太后幼時。秉承庭訓極嚴。故其所造。至爲高尚。蓋其父亦爲一爾雅溫文之君子人也。

太后之選
進大內

凡滿洲秀女。容貌端正者。至當選之年。均須往內務府報名候選。待皇帝選立妃嬪之日。一律引進大內。聽皇太后與皇后謹敬選擇。當咸豐二年。六月亦爲大內選立妃嬪之期。當時今慈禧太后那拉氏亦在選中。所選者分爲四等。一妃。二嬪。三貴人。四常在。那拉氏則選在常在之列。彼固出身滿洲望族。人已謂他日有立爲后妃之望。入大內未久。卽遍得帝與皇太后及皇后之寵用。旋誕生一皇子。咸豐於五年後不祿。卽立那拉氏之子爲皇帝。稱號同治。於是那拉氏旋亦受封爲后。與故后敵體。稱東西二宮。同治帝沖齡踐祚。不能處理國事。東西二太后。遂和衷垂簾聽政焉。東宮之爲人。極和易。好研究中國文學。對於治理家國事。迥不如

太后之得
寵於先帝
同治帝之
誕生
東西二后
之協和

太后聽政
時中國之
國勢

貴族之排
外

恭親王

慈禧后之有能力。故當時雖稱同聽政事。而一切大權。實決於慈禧后一人之手。顧二人極相得。未嘗稍有齟齬。既而東宮於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卽行不祿。慈禧太后哀悼殊深。一切喪禮。備稱鄭重。

同治帝登極之年。正中國干戈擾攘之秋。髮逆之亂。遍於東南諸行省。而英法聯軍。又以教案事。進逼北京城。咸豐帝因有熱河之狩。憂勞過甚。遂致不祿。同治帝沖齡踐祚。蓋正常清室存亡絕續之交也。若非垂簾聽政之東西二太后和衷共濟。及諸皇大臣之盡忠國事。則禍亂相尋。正未有艾。清之爲清。尙未可知也。當咸豐帝賓天以後。北京卽有貴族多人。思乘主少國疑之際。矯大行皇帝之詔。自立爲攝政大臣。而彼輩非特思乘機起事。且排外觀念。亦非常之熱。一旦得志。則必與外人大啟釁端。於是內亂外患。相逼而來。國事之阨隍。當有不忍言者。幸慈禧太后之辦事手段。極爲老練。且引用盡瘁君國之恭親王。以爲外助。故卒能誅鋤首惡。平定亂黨。且一面命恭親王與外人議訂和約。旋復和好如初。國家遂措於

太后首顯
非常之才
能

磐石之固矣。慈禧太后初次用事。即顯出其有非常之才能與識力。以故上下之人咸愛戴之。而貴族大人亦無敢有萌異心者矣。故以後一切措施。舉得內外諸大臣之贊助。而慈禧太后之知人善任。亦不可及也。

同治帝登極時。國是紛亂如麻。國家實有累卵之危。然而經慈禧后十二年之勵精圖治。措施適當。洎帝年十八。則內亂既平。外禍亦弭。生民復蘇。已漸睹中興之治。慈禧后之功在清室。誠不可沒也。

同治帝親
政之不永
光緒帝嗣
位

同治帝親政二年。即行不祿。此實爲慈禧太后一生之最傷心事。然而太后即乘此時機。立醇親王子載恬爲帝。稱號光緒。因得重行垂簾。收攬大權。照例光緒帝不當立。而太后所以決欲立之者。實欲取快自己之政策耳。故當時嗣位之際。諸大臣頗有爭論。而內閣侍讀學士吳可讀氏。至以一死報國。亦可見當時爭論之烈矣。顧太后辦事。非常幹練。嚮戴之人亦多。他人終莫能搖動其政策也。凡欲觀察中國大局者。觀於其政府之措施。可已有清一代。自慈禧后聽政以來。

太后措施
之適當

太后再垂
簾聽政
光緒帝親
政

亦可謂多故也已。聽政之始。既有內亂。而外患亦復相尋而至。斯時一國之元首。若優柔寡斷。而乏爲政之能力。則國家大事。早已不堪設想。幸英明堅決之慈禧。能措施適當。中外咸臻乂安。要不可謂非女中。人傑。雖其外交上之失敗。不無有訾議之處。然須知中國閉關自守。蓋已三千年於茲。龐然自大。不知世界大勢。致外交著著失敗。夫復何怪。然中國政府亦間嘗用裨闔政策。以愚歐洲諸大國矣。彼蓋自謂卽以其人之道。還治諸其人之身也。慈禧太后在光緒朝垂簾聽政。計共有二十八年之久。直至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始撤簾歸政於光緒帝。斯時中國國勢。有日見發皇之象。開闢商埠。與外人互相往來。創設海關。年獲大宗巨款。以補國庫。而與歐美各國之國際交涉。亦非常和協。中外人民。無不額手相慶。以爲從此可以永睹昇平。而太后亦自宜永息仔肩。優遊泉石。以自怡悅矣。

光緒帝聽政之初年。卽不幸而有中日之戰。初光緒帝爲政。一依諸大臣之指揮。及太后所固有之政策爲斷。自己並無有所主張。而對於中國將來之進步。亦漠

中日之戰
之恥辱

不關心。所謂垂衣裳而天下治而已。乃自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中日一戰而後。中國割地賠款。蒙莫大之恥辱。光緒帝方如夢之初覺。慨然以發憤自強爲己任。故中日戰前與戰後之光緒帝不啻判若二人也。中國人平常素輕視日人。以爲彼之一切政教風俗。皆自中國之所固有者。脫胎而出。則其不能勝過中國人者。彰彰明甚。故直以半開化人視之。洎乎中日一戰而後。中國人乃漸有所覺悟矣。於是年少有爲之光緒帝。以爲日之能勝。無非得力於西法耳。我何不可以效之。遂決意大變國政。將祖宗之成法。一例推翻。而易以新者。庶可改造一新中國。與日本人決一雌雄。藉雪數百年之奇恥大辱。其意至爲深遠。故朝內守舊之諸大臣。一律罷黜。而進以新黨。太后所有之政見。亦完全拋棄。不稍顧忌。其政變之最顯著者。如改科舉之制。編練新式陸軍。改變官制。及創辦學堂等事。此皆其犖犖大者。夫中國人素以守舊著稱。今一旦大變成法。相與更始。自無不驚駭相告。皇皇不可終日矣。而朝內除急進黨外。尙有守舊黨不少。盤踞其中。兩方所抱之政見。

光緒帝決
意變政

對朝臣之反

保守黨之
爲社稷計

如水火不能相容。各思用其全力。排斥異黨以爲快。急進黨則以爲守舊黨持論太迂。必無補於中國大局。而守舊黨則以爲急進黨少年新進。不復知有政治進行之常軌。若長此猛進。則中國大局之危險。將有不堪設想者。兩方各執一是。不肯相下。然而光緒帝則極偏向於急進一面。推彼之意。以爲中國若猶不急起直追。發憤自強。則強鄰逼處。國亡無日矣。保守黨終末如之何。遂陳請於太后。謂帝少不更事。任用新進。妄變祖宗之成法。無復有所顧忌。大局危急。有不可終日之勢。爲社稷計。無有如皇太后重行垂簾聽政便者。太后立允其請。再行訓政焉。蓋此舉實爲舊黨戰勝新黨之不二法門。新黨任如何跋扈。皇帝雖任如何寵用。新黨一經以太后之尊嚴與大權臨之。則如以石投卵矣。太后遂以皇帝名義。下一諭旨。說明太后重行訓政之故。於是光緒帝發憤自強之宗旨。竟成曇花泡影矣。此次皇太后重行訓政。其間患難之經過極多。然皇太后竟能不動聲色。豫先與親信之諸大臣。秘密籌畫。卒能盡合機宜。重攬政柄。若太后非有此等過人之才。

太后三次
垂簾訓政

新黨之誅戮

能。則皇黨與后黨必致搏戰。禍患之來。正不知將伊於何底。太后二次垂簾後。非特將新黨一律罷黜。卽守舊黨而不與太后相合者。亦摺斥無少顧惜。如光緒帝師傅翁同龢。乃爲一守舊之人。徒以非太后之黨。亦革職罷歸。不過名稱上。則云老悖不足爲師表而已。至逮捕之新黨。則統加誅戮。可云極慘。惟爲新黨之首領。康有爲氏。則逃竄海上。倖而免焉。太后再行訓政之舉。據當時外人之眼光觀之。則以爲卽中政府反對變政之表示。反對變政。卽反對外人。故換言之。卽爲排外之表示而已。而以予觀之。則太后之再用事。固爲反對新政起見。似此舉阻礙中國之進步不少。然假使康有爲之急進主義。一一實行。則猶如果未成熟。而卽思擷採。其無善良之結果。亦可想見。則后黨必先起而爲劇烈之抵敵。大多數之守舊之人。亦必起而與朝廷爲難。則中原將如鼎之沸。大局益不可收拾矣。

光緒之失敗

光緒帝之變政失敗。實爲光緒帝之當頭一擊。彼欲發憤自強。改造一新中國。與歐美列強並駕齊驅。戰勝日人。一雪甲午之恥。凡此諸念。皆平素往來於帝之腦

帝病

廢立之風
說

訓政時之
皇帝位置

海。中而不能自己者。乃未及百日。而政治風雲。卽有蒼狗白雲之變。雄心壯志。至此遂銷磨盡矣。光緒帝聖躬。素不康強。今經此變故。體力遂銳改。舊病大作。於是反對后黨之人。信口雌黃。謂太后將不利於帝。飲以毒藥者。而更欲思於宗室中。選一冲幼平庸之子。繼登大位。廢立之說。譁於天下。卽外人亦有信之者。既而閱數年後。其說始寢。夫以太后權力之大。將何事不可爲者。斃死光緒帝。正易事耳。而終未爲之。亦可見人言之不足信矣。按慈禧當時未爲廢立之舉者。正以人言之可畏耳。卡爾說未免太迂。所謂太后訓政者。謂其贊助光緒帝已耳。故光緒帝仍每日上朝。朝見諸臣。工然究不過虛與委蛇。一無實權之可言矣。上朝時。太后坐寶座內。皇帝則坐於太后近旁之一椅子上。蓋中國大例。皇帝以孝治天下。故對於太后。常列第二位。外人傳說。謂爲太后強迫致此者。不足取信也。實中國數千年來。教孝之習慣。有以致之耳。

慈禧太后既將光緒帝所行之新政。一律推翻。於是揣摩上旨之人。以爲太后主

拳匪之亂

張排外。而排外之愚民。遂亦蠢然而動矣。太后重行訓政後之二年。拳匪之亂。即大作。燬教堂。殺教士。屠戮之慘。言之傷心。於是人無不歸咎於太后。以爲此滔天之大禍。太后實負其責也。按中國拳匪。實爲白蓮教之遺孽。事之起始。早在變政之先。特初無王公大人爲之游揚。故其燄不即張耳。外人傳說。謂太后爲拳匪之祖師者。絕對不確。特太后不加禁阻。任其橫行。終不可謂非一大錯也。

教民之倚
外勢

溯中國自與外人通商以來。凡外人之雜居中國內地者。欺凌平民。無所不至。中國教民。則專倚外勢。爲虎作倀。雖犯國法。地方官員。懼外人之干涉。亦不敢立置於法。而列強在中國之勢力。既日見澎漲。朝求割地。暮求賠款。而有時竟欲干涉中國之用人權。凡高級官員。爲外人所不快者。外人竟欲恃其武力。一一倩朝廷罷黜。以爲快。總之外人在他國。決不敢爲之事。在中國則竟味盡天良。一一爲之。凡此可忍。孰不可忍耶。此所以卒致挑起最愛平和之中國國民之惡感。一朝發難。而大局遂不可收拾矣。故拳匪之排外。在外人未有不訾爲野蠻者。然一嘗推

拳匪爲外
人野蠻惡
感所召

王公大臣
之盲從

究此野蠻舉動之何自來耶。則外人自己之野蠻舉動。有以召之也。譯者按外人
爲此等公平
之議論可謂
得未曾有

拳匪所藉口號召徒黨之宗旨。曰扶清滅洋。清室人人中心誠服者也。洋人人人切齒憤恨者也。故此四字之表示。實最足以迎合一般人之心理。初僅發起於窮鄉僻壤。厥後乃漸蔓延於名都大邑。及至王公大人相率附和。於是從之者愈衆。而禍延於京畿矣。皇族中信從其說者。實繁有徒。而尤以皇太子大阿哥之父端王爲最。斯時拳匪之勢。已成燎原。而北京城遂有大燒教堂。圍攻使館之舉。拳匪又故造種種謠言。謂外人將有逼令皇太后退位。改造中國政體。瓜分中國之情事。於是一般愚民聞之。不辨其言之確實與否。無不憤形於色。以忠君愛國自矢。而願以一死報之。轉輾傳述。暴動以成。其最初之暴動。卽戕殺德國公使。開脫勒氏於路是也。繼卽有圍攻使館之舉。其時信從拳匪之王公大人。及一般拳匪。無不如醉如狂。以爲洋人之末運已至。一旦能斬除淨盡。中國國民始有永睹昇平。

之日。其藉口之宗旨。非常正大。故能一倡百和。兩宮權力雖大。亦未如之何。雖有勦除之心。亦無所措其手足矣。歷觀各國歷史。凡其民當暴動時。而自謂有極正當之宗旨。以爲後盾者。則其君相鮮能平定之。必待大錯已鑄。險象環生。而後可以徐爲開導。俾卽覺悟。故當時太后之未能設法弭亂者。論世者亦要當有恕辭也。譯者按此實不足爲太后恕當邪說初倡亂象未見時太后卽一味縱容不加剿戮涓涓不塞流爲江河然則始作俑者非太后而何耶可歎息也

拳匪圍攻使館

拳匪圍攻各國使館。累月不能克。其戰術之疏忽。概可想見。予前者在北京城時。往觀使館所踞之形勢。則見背城而治。一無險要可守。以精兵攻之。一星期內。可犁其庭而掃其穴焉。拳匪之久圍不下。非純不諳戰法之故。乃必由於朝內之阻力所致。朝內之阻力維何。卽未曾得兩宮之同意是也。

兩宮還宮

拳匪作難之日。太后本在頤和園避暑。旋見大局不佳。卽欲回鑾禁中。然親貴與大員之諫阻者。實不乏其人。若輩以爲京畿方在鼎沸之時。未知鹿死誰手。如於此時回鑾。則未免冒險。倘洋兵勢盛。則又必出狩他方。豈非將損及皇太后與皇

聯軍佔據
北京城

兩宮西狩

帝之尊嚴乎。然太后都不之恤。彼自信既抵北京。即可憑其無上之威力。鎮壓軍民。平定暴徒。遂於聯軍破北京城前之一星期前。遣還大內。既卽下諭禁止殺害洋人及停止圍攻使館。然而大勢已去。號令不行。太后亦無能爲矣。

聯軍既佔據北京城。太后見大局已一敗塗地。至於如此。又聞洋兵在天津如何暴虐情形。傷心慘目。不知所出。計惟有改裝出走。徐圖規復而已。遂與帝后及親信之大臣侍衛數人。易服宵遁。太后指甲本極纖長。懼爲外人看破。亦爲斷去。姑以掩人耳目。斯時已交深秋。天氣極爲寒冷。兩宮所穿衣服不多。瑟縮可憐。乘薄笨車。悵悵戴星而西。誠太后畢生中最苦痛之時日云。

兩宮蒙塵。逕向西安府行。斯時雖亦隨帶衛隊多人護駕。然衛隊之中。亦有多數拳匪。混雜在內。彼輩見兩宮之到底不贊成其事。頗抱憤恨之心。故隨從護駕。甚不忠心。其長官亦末如之何也。車駕所過之地。皆爲拳匪起事處。故沿路居民對於兩宮。皆不忠誠。向其取給食物。則多不肯與。謂皇室既偏向洋人。則予輩亦何

蒙塵之苦

必忠心事之。故兩宮在行在之苦痛。真有不足爲外人道者。聞之肅親王云。兩宮出巡之時。備受諸種辛苦。卽一飲一食。亦有朝不保夕之勢。而鄉民貢呈之小米粥。則時爲護駕兵丁所竊食。因之食物愈少。兩宮常有枵腹之虞。滋可悲也。而太后告予則云。皇帝食物。時爲禁兵偷去。故皇帝往往饑餓終宵。然而彼固未嘗知之。皇帝亦不以爲言也。今日痛定思痛。益難爲懷云。

予在宮中時。諸公主及宮監人等。常以庚子年在行在之艱苦。引爲談助。並不有所忌諱也。太后自西安府回鑾後。宮中人爲之上一較尊之號。稱之曰老祖宗。以何云然。則不得而知之。

第三十一章 太后之軼事

太后賦性極慈善。救災卹貧。惟恐不至。國家若逢水旱之災。則常肯發內帑救濟之。北京城內有善堂幾所。收容貧民。無慮一萬餘人。每年支出之款。皆出自太后之賜。每交冬季。則太后必施米一萬五千石。以賑濟北通州之貧民。凡此皆昭人

太后性慈善

耳目之舉也。

平
太后之公

太后人極公平。見民間有冤獄。或不平事。則嘗肯竭其力以平反之。今姑記一事如下。全文載一千九百零四年十一月十九號之字林西報。其辭云。

北京拳亂前。有一無賴王姓。負一回教人債。久不肯歸。回教人遂訴之於理。求償。吏逮王。笞之。限其時日清還。王恨次於骨。謂他日必得回教人甘心。拳亂作時。王居然得爲拳匪領袖之一。遂於某日之夜。率領暴徒多人。往回教人家。將其全家十一口。盡殺之。僅餘一媳。避隱室中。倖而免焉。當暴徒遠颺時。將一老人與其四子之首級。懸之槍竿上。呼嘯以爲樂。其媳歷歷見之。傷心至於極地。然是時北京城大亂。王法不行。雖訴於理。亦無用也。其媳卽逃出北京城。躲避。迨至一千九百零四年。乃歸。暗自探得凶手所在處。然後自繕一呈訴。思得一當以報焉。一日。太后方自大內擁護而至。忽見一年少寡婦。跪道旁。欲有所陳請。太后囑太監。收受訴詞。以上。太后收覽後。大怒。謂光天化日之下。乃有此等

慘毒事耶。遂立命宮監一人。帶少婦及其上呈之訴。至刑部大堂。限該堂官即日破案以重國法。且命摘其口供上聞。未幾凶手卽就逮。戮之。其子一人。姪二人。亦一併斬首示儆。

太后之奢侈

太后奢侈之習。自無可諱。卽觀其頤和園之種種設備。已可知其奢侈靡麗。無所不用其極矣。夫中國皇帝之尊嚴。僅次於天。臣下之以犬馬聲色事奉者。自然窮奢極侈。惟恐不得主上之歡。而皇帝則自以爲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區區數千百萬金之供奉。自亦無所用其顧惜也。故大內奢靡之習。歷來有然。不僅慈禧太后已也。謂予不信。請歷觀中國古名臣章奏。則其惟一從同之主旨。卽勸皇帝節儉爲天下先是也。夫使皇室並不奢侈浪用。則何來此種之直言敢諫乎。然中國亦有皇帝數人。頗思竭力崇儉。以爲民望。然效果所得。究爲有限。則以積習之入人深也。相傳有一皇帝。見其所穿龍袍之袖。已漸次破裂。擬易一新者。遂召辦差人員。至問以新袍之價值。則曰非三千金不辦。皇帝嫌價值太貴。躊躇半晌。旣而曰。

前皇之崇儉

舊袍尙佳。惟右手之袖口破裂而已。則僅爲我易一新袖足矣。如是則豈不節省物力乎。辦差者逕即取舊袍以出。隔數月後始配得一新袖以進。問新袖之價值。則反較製一新袍爲貴。皇帝咄咄稱怪而已。又一故事云。某帝一日微服出遊。購得某種食物以歸。價僅數錢而已。帝殊喜食之。明日遂飭辦差者購同樣食物以進。問所需。則曰價銀四兩。帝大異之。曰此明明與予昨購之食物相同。何今昨之價判越若此。辦差者答云。陛下若欲照原價購得。則非陛下親自購買不辦。否則外間進貢一物。須經過數十官員之手。雖欲求價值之不高。不可得也。此可見皇室欲去奢崇儉之難也。夫年少英明之主。欲有所作爲。以爲民望。而其難有如此者。則以慈禧太后之年高事繁。欲望其節儉爲天下先。自然必不可能矣。譯者按海軍經費建築頤和園終難逃世人之吐罵 聞大內所辦之雞子。每個須值銀三兩。則其他可知。誠足駭人聽聞矣。

大內雞子
價值

太后服御
與美洲富

太后每年個人費用之最大者。厥爲饋贈禮物一事。其他亦屬平平。不能過歐洲

豪之比較

各國之君后也。卽如太后所穿之衣服。觀其真實之價值。亦不見十分高貴。其花樣之新奇。衣料之稀有。恐猶不及美洲大富豪之細君。卽如佩戴之手飾。種類雖多。而終不出珠翠二者。至金鋼鑽綠色寶石之類。則可稱絕無而僅有也。

太后對於國事。極爲熱心。民生之休戚。國勢之強弱。無不念念在心。其一片愛國之誠。固不容湮沒者。每逢外患紛至。或內亂迭起之時。則太后必爲之輟樂不歡。油然而生其愛民愛國之念。雖太后有時所行之事。未免不大有差誤。則須知太后深居九重。對於外事。本極隔膜。其所據以爲張弛之本者。皆不過臣工之奏報耳。卽有過失。亦誤於近習之見也。

新稅施行
之慎重

去冬。司農上一章奏。先說明財政如何竭蹶。及灘還賠款之如何困難情形。故不得不創立某種稅。則以資彌補。上旣裕國。下不病民。相機度勢。行之實便。請皇太后皇上採擇施行。太后御覽後。對於此舉。頗費躊躇。夫國庫空虛。司農仰屋。賠款到期。必需如數攤還。太后非舉不知之。然而猶豫不決者。則恐重傷斯民之元氣。

太后之威
嚴

耳。蓋創立稅則之時。對於吾民之元氣。非不謹謹致意。而防弊之法。亦必規畫周詳。然而中國官員。正者極少。邪者實多。國家既創一新稅名目。則難免若輩之不惜端斂錢。重困斯民。如是則朝廷不將大失民望耶。太后之至。以猶豫不決者以此。故諭諸大臣曰。此種稅則。勿將騷擾吾民乎。吾民負擔。已覺太重矣。後卒不果行。太后愛民之誠。於此可見一斑。

太后性情。頗溫和。然一觸其怒。則如批逆鱗。頗難爲地。特尙不致暴躁過甚。惟其發言之聲浪。稍有轉變而已。然而人已憚之不敢近。此其所以能威服百僚卿士歟。

太后交際
之才能

太后之應酬工夫。非常周到。在中幃中殊爲罕見。彼於第一次接見外賓時。卽顯出其招待來賓。有非常之才能。英國勳爵克路特曼克杜奈爾特詳論太后之人格曰。慈禧太后。實爲一最和善最殷勤之女主人。凡女主人所應有之才能。應有之禮貌。太后無一不具。湯斯萊女士曰。太后招待歐洲賓客。一切禮節。無不恰如。

其分。不知其何所見而能然也。此皆外人深致欽佩之言。卽在北京居住之其他駐使人員。亦無不以太后爲一極知禮儀之女主人也。

招待德皇

當普魯士皇子阿特爾般脫行抵北京城時。皇太后皇上特召見之以誌寵異。是日隨皇子進見者。不僅北京之德國駐使。及與其參贊人員。尙有隨從皇子之長官多人。亦一例進大內覲見。故人數極多。招待綦難。而人常謂太后招待外國男賓。常不及招待女賓之懇切。而太后此次接待德皇子。則非常周到。態度亦真切。純出自然。與皇子談話移時。誠懇之意。盎然露於面目間。未嘗以男賓之故。而稍形忽略焉。則或人之言。殆有不可信者。卽予在大內時。亦蒙皇太后款待。周至有賓。至如歸之樂。至今回念太后優渥之聖眷。猶令人非常感激也。

第三十一章 新年朝賀

中國節日極多。每逢盛節。殷實之戶。必張樂設飲。有一番熱鬧。而節日之中。尤以元旦節最爲中國人所重視。屆時大小人家。無不歡天喜地。度此新歲。恭喜恭喜。

元旦爲最大之節

新年之禮
物

之聲不絕於耳鼓間也。而大內在新年之時。一切禮節。備極鄭重。祭先敬神。兩宮亦忙碌異常。元旦日則貴族婦女多進大內。向兩宮朝賀。而是日內廷供奉。則開演燈綵戲以誌慶祝。來賓皆得往觀之。

太后每逢新年。必贈送諸種禮物於公主及其他貴婦人等。即侍女人等。及下而至於宮門外之乞丐。太后亦無不頒賜財物之類。以爲新歲紀念。特斯時致送之各種禮物。不及在萬壽令節時致送之高貴耳。而凡受有太后禮物之諸貴婦。則亦必還送太后以種種禮物。新年時彼輩所送於太后之禮物。大半爲盆景花卉之屬。屆時太后之寢宮中。名花佳卉。相充塞也。太后在新年時。興致殊高。一若諸種心事。多已擲諸無何有之鄉。而惟以及時行樂爲快者。然予在大內之年。適逢日俄戰爭。雌雄未決。咆哮關外。將來影響於中國何若。猶無人能豫言之。則太后終不免有所戚戚也。

駕幸三海

新年盛節既過。太后即擬遷往三海居住。三海風景。雖不及頤和園之佳。然而較

勝禁中也。太后遷住三海。則予亦必隨之往。因思再欲得一光線明亮之地。以爲畫圖室。如今茲之所有者。恐又爲一大難事。每一思維。殊爲之不快。而美國聖路易賽會之開幕日期。又漸漸逼近。脫再因循坐誤。則決不能將太后畫像及期送往。豈非一大憾事。特太后之旨。決不可違。則予亦惟有聽之而已。而或人謂予云。三海湖邊。有閣一座。明窗淨几。極合畫像之用。當可得太后俞允。作爲我之畫圖室也。予唯唯頷之。

某晨早起。宮門外已豫備紅轎多乘。載予輩至三海宮中。太后則隨後至。予輩仍照常例。先到三海以迎接聖駕之至。予畫室中之一切物件。則多由宮監代爲料理。捆載而往。雖一紙一筆之細。亦未嘗遺失。予殊嘉其能。既取至三海宮中。則仍照原狀排列。令我欣慰異常。太后爲予指定之畫圖室。果在湖邊。結構既精。陳設亦雅。光線亦復明亮。較之禁中一室。尤愜人意。予謂從此可以從容著筆。早日完工矣。

兩宮既遷住三海數日後。北京外交團。即進大內對皇太后。皇上行新年朝賀之禮。其禮在大朝堂內行之。其次日各公使夫人及參贊夫人進內朝賀。太后招待於其寶座室中。躋躋踰踰。頗極一時之盛。而予得乘此時機。與諸故人相面。亦極爲之欣慰。是日爲正式朝賀。故禮節備極鄭重。外務部派官員數人。與諸女賓同登朝堂。當繙譯一職。而女賓方面。則由奧國公使齊根男爵帶領紹介。既向兩宮行朝賀禮。齊根男爵即起而以法語述頌辭。由外務部堂官繙譯之。兩宮亦以漢語略述答辭。則由善操法語之聯芳繙譯之。齊根男爵遂引導諸女賓。一一與兩宮接見。禮畢。齊根男爵與其隨從人員先退。由中國官員。導至客廳中進用茶點。而諸女賓則由公主人等陪伴。在別一室內用茶。

燈節燈會

未數日後。即爲燈節。宮中張燈設樂。又極一時之盛。然與我之工作。尙不相妨。予在日間。仍照常畫圖。惟在晚上。則往戲廳中一行。與太后周旋移時。飯後。即至太后之寶座室外。觀所謂燈會者。斯時寶座室外。紮有高大之牌樓一座。綴以顏色

之燈。燦如明星。極稱美觀。各宮監則齊穿紅色袍子。手持燈籠一盞。每燈各具一形。或肖人物。或象花草。五花八門。各極其妙。既齊止牌樓前。卽排成「吉羊如意」等字。以誌慶祝。步伐甚爲整齊。一絲不亂。殊可觀也。繼又有宮監一羣。齊舉綢製之龍燈二尾。飛舞而出口。旁滾有明珠一大顆。二龍作欲吞狀。蜿蜒飛舞。苦不得就。卽俗所謂二龍戲珠也。至二龍戲珠之說。究自何昉。且何所取義。予歷問之大內人。則彼輩皆不能答云。

燄火

燈會既罷。又有大放燄火之舉。大內行樂之事。亦正如四時迭更。續續而未已也。宮中燄火。係在湖邊上舉行。其舉行之時。大約在晚餐後之一小時內。斯時兩宮乘轎至湖邊。諸貴婦則在後隨之。一經戾止。則爆竹一聲。火花亂飛。燄火突突而上矣。燄火中映有亭臺樓閣飛鳥走獸之形。可謂酷肖。實爲予生平所僅見。其在元宵節。則於日光中舉行。火箭中爆出紙製之人物花草模樣無數。飄蕩空中。宛如蝴蝶之飛舞。間有墮在太后身旁者。則立命宮監俯地取之。還呈太后。現作何

狀。太后用爲沾沾自喜也。而有多數紙花。則竟隨風飄揚。至於宮牆以外。太后云。一旦宮外小民得之。當可博得其開口一笑也。

初大內於新年放燄火之時。准人民一概進宮參觀。以示與民同樂之意。洎至同治朝。東西二太后聽政。卽罷此例。或者以當時歐美各國。在北京新設使署。恐外人亦混雜在內。故而罷去歟。則亦未可知也。

第三十三章 太后肖像之續寫 春日之大內

畫像完工
之吉期

擬送往美國聖路易賽會陳列之太后畫像。予已著手多時。不久卽可完工。於是大內諸人。對於此舉。又殊費斟酌也。蓋畫像著手之日。固須選定吉日。而其完了之時。亦須取同樣之手續。誠多事矣。因取歷書多方推敲。僉以爲無有如四月十九號下午四時完工之佳者。太后卽告我所選定之吉日。問予此時究竟可以畢事否。而擇日完工。實非予所料及。故予亦一時無從懸斷也。然而太后心急甚。至欲問我一究竟。於是予亦細算良久。旋即允之。太后頓覺歡喜異常。以爲予果

能不負其特達之知。當圖像完了前之數日。太后不時至予之畫室。觀予之著色修飾等事。有數日則太后於早朝後。竟肯出座二三次。其所以如是之亟亟者。防有誤吉日耳。太后畫像上首飾之配置。在畢工前。殊費一大斟酌。往往方配置齊全。而太后一念之轉。卽堅欲易以他種式樣。一若圖畫上首飾之掉換。與本身上之掉換。同一易事。太后偏不之諒。而予乃煞費苦心矣。特予終未嘗介然於懷。故太后時謂予曰。女士真慧心人。善能體諒我意。然而畫像之真相。則因之而減色多多矣。

畫像之架

太后見畫像將次告成。遂自出心裁。製成畫架之模範一具。其架之上部。繪龍二尾。作戲珠狀。中間嵌一壽字。兩邊雕刻亦極精細。畫有龍鳳及萬壽字樣。又另製架座一具。其狀與着衣鏡座相若。大內木工如式製就。極稱人意。

自開歲後。日脚漸長。芳草已麗。綠樹成蔭。蓋大地春回時矣。大內湖面亦漸次解凍。被以春風。激灩可愛。於是予輩登臨之興。更復不淺。太后亦時在園中散步。吸

太后之東
洋車

三海之鐵
道

取空氣。而有時予輩往請早安。則見太后已早出散步。予輩遂遇之於湖上。相與盡興而歸。有一日晨。兩宮與予輩往視三海之新建築。蓋此地宮室。當庚子年聯軍統帥華得西以三海爲其大本營時。爲洋兵付之一炬。故今重行建築也。中有一部份之建築。咸仿西式。爲招待外賓之所用。兩宮俯仰觀察。殊以爲樂。斯時工匠人等。則一律迴避云。

太后有時常坐一東洋車出遊。車製絕精美。其把手處。盤以金龍。二作昂首遐觀狀。二輪爲橡皮所製。輕快流利。得未曾有。一宮監在前曳之。又有一宮監則在後向前而推。太后每坐其中。極以爲快。然太后云。終不如乘轎之安適也。

大內又有新式交通機關。二其一卽爲短距離之輕便鐵道一線。起點於宮門之入口處。而止於太后寢宮之外。一切機關。俱完全。特較平常者略小耳。建築此線者。爲一中國新黨官員。其意欲使太后知鐵道之便利。與其利益。藉此以誘起太后興築中國鐵道之計畫。然太后殊不喜坐此出遊。則以汽機聲太震蕩。及車座

黃色汽車

駕車體制
之研究

太偏仄耳。又其一則爲汽車是也。大內所有不下十餘輛。皆爲中國之出洋官員所進呈。藉博主上之歡悅者也。中有一輛。作黃色。繪以雙龍。玻璃室內。設寶座一。則爲太后御用之汽車。然太后從未曾出座一試。則以此中有一難解決之問題焉。故事。宮監在太后前。不准有坐。而駕駛汽車。則非坐不可。如是則太后乘汽車時。其座前必有一汽車夫坐於其側。豈非與故例大相牴觸。而有失主上之體統乎。故宮中諸人。商量甚久。終莫能決。然太后亟欲一試以爲快。雖破故例。亦非所恤也。特終爲他人所諫阻。蓋除與故例牴觸外。尙懼有意外之危險也。故當予在大內時。太后始終未嘗一試。然予意太后之志極堅定。終有償此宿願之一日也。三四月之交。天氣澄清。風日和暖。遊戲之中。尤以放風箏爲宜。屆時中國上下人家。多以放紙鳶爲惟一之消遣法也。大內諸貴婦。亦未能免俗。多喜在此時間內。大放風箏。以取快樂。而太后亦喜爲之。謂能活動氣血。尤宜於老人。其風箏之形式。或作人物。或作飛鳥。頗能形似。太后放風箏之技甚精。箏脫於手。卽千霄而起。

放風箏

帝之親耕

倩我爲之。予謝未能也。皇后與公主輩對於此舉亦極擅長。

一日晨。予蕩舟湖上。吸取晨氣。清風吹衣。綠波照人。俯仰之間。不復知有人間世也。乃忽斜睹彼岸。則見有衣冠中人十數。徘徊湖邊。予殊異之。蓋深宮之內。官員不常見。今忽睹之。予意宮中必有大典禮舉行。故爾爾也。在日光中。予睹見其中有體格較小之一人。望而知爲光緒帝。又旁有小牛一頭。犁一把。諸大臣恭敬站立於旁。予卽揣知今日爲天子親耕之日。予偶然相值。竟得親見之。亦幸甚矣。既天子卽手持耒耜。在近旁田中。爲之下一畚插。旋有一大臣。卽以種子一枚。投下之。禮卽畢。因思中國天子親耕后親桑之語。爲不虛矣。

第三十四章 肖像之完工 及其放洋之情形

四月十九之吉期。漸漸逼近。畫像之進步亦甚速。在完工前之數日。太后不時往來予之畫室中。觀予設色點睛等事。睹其神情。非常欣悅。而予卽在此時間內。請求太后。可否於完工之日。准康格夫人進內參觀。太后立刻允之。卽命外務部繕

四月十九
畫像完工
之吉期

請外賓參觀

就請柬數十通。不僅致送於康格夫人一人。凡北京之駐使及參贊夫人。皆請之。同時進內參觀。諸外賓夫人自然一律歡喜。接受此項請柬。洎至四月十九晨。諸宮監將太后肖像。謹敬裝置於前述之畫架上。諸外賓依時續續而入。太后先接見之於其寶座室內。然後導之至予畫室。參觀畫像。斯時予仍在工作不輟。蓋照例須待吉時已屆。卽是日下午四時。始可放手畢事。故予並未往太后寶座室中招待諸舊雨。惟仍在自己畫室。握管以俟吉時之至。諸外賓至予畫室時。太后並未與俱。惟由皇后與諸公主導之。諸外賓一見太后肖像。睹其神情之酷似。設色之美麗。及筆畫之工細。無不交口稱讚。不少衰。蓋斯爲太后平生之第一畫像。而又出自美國女畫家之手筆。來賓以一種特別眼光諦視。自然益覺興高采烈也。至皇后與大內諸貴婦之種種獎借。則又無所不用其極。殊令受之者益增慚怍。而諸宮監則云。太后畫像。既如是之神情畢肖。直令身近之者。發生一種敬畏之心。與太后本身在時。初無二致也。

皇后之酬
酢外賓

貴族參觀

諸外賓對於太后畫像。既諦審無餘。卽退至別一室中。進用茶點。其地與我畫室相通。斯時主席者爲皇后。皇后之與外賓酬酢往來。當予在宮中時。此實爲第一次。然而應對進退無不動中乎禮。極博諸外賓之讚美也。

外交團諸女賓進內參觀以後。太后謂予云。皇子及近支貴族等人。亦將於次日進內參觀。大內故事。男子不得進女人所居之室。雖外國女賓所居之室。亦未肯一爲破例。故當皇子與貴族等人入內參觀畫像之時。將畫像特爲移置於予畫室外之庭中。皇子與貴族等人既戾止庭中。各各仔細諦視。惜乎其評論之語。予都不知。則以斯時予輩僅得在重簾內窺視。其聲浪莫能及予輩之耳鼓也。有一滿洲少年。前曾游歷外洋。學得攝影之術。是日太后卽命其將畫像用攝一影以留紀念。蓋此像不日卽將送之美國聖路易賽會陳列云。

太后歷問諸人對於太后畫像。極端之讚美。所以非常欣悅。且俞允諸大臣之請求。准多數高級官員。亦有拜見聖容之機。因將畫像移置外務部衙門。以便諸官

恭送外務部

員之無緣人大內者。亦得一例參觀。

太后畫像既齋之外務部。非特中國大員。一體前來拜見。即北京之各國駐使。亦由外務部折柬往招。以睹太后御容。各駐使前來參觀之時。皆着大禮服。以表尊敬之意。諸來賓之交口稱揚。自可不必贅言。北京諸大員及外賓輪流參觀既訖。外務部即預備紫檀木箱一隻。四面裹以黃緞。繪以雙龍。以爲安置畫像之用。畫像既安置在內。又將此箱安置於一較大木箱之內。亦以黃緞裹之。所以防在路。上損壞也。於是自外務部至前門車站之間。特爲敷設鐵道一線。以便運送畫像。上京津火車。以平常宮監搬運。實不足以昭尊敬也。

敷設送畫像之鐵道
畫像之特別花車
到津之鄭重

當畫像自外務部出發之時。外務部堂官及其他北京之高級官員。均着朝服。伴往車站。恭送如儀。其裝置畫像之特別花車。未抵天津以前。直隸總督及閩城文武官員。均已先在車站遙接。泊平汽笛一聲。火車飛馳而至。則彼輩即在車站。跪請聖安禮也。於是即將太后畫像。敬謹移登汽舟。直往上海放洋。其恭送之禮。與

畫像到上海之時

在北京出發時正同。沿路有官員照料。爲皇太后特別任命。

畫像抵上海之時。江蘇大員亦皆到埠恭迎。隨即將畫像敬謹移送於太平洋郵船。直放桑港。既抵桑港。卽由美政府預備專車一輛。送往聖路易賽會陳列。其自上海運至美洲之時。亦有專員一人。與其隨屬人員。同之前往。以便沿途照料。勿受損壞云。

溥倫爲賽會代表
抵美情形

中政府所派之聖路易賽會中國皇族代表。爲親貴溥倫氏。畫像一經運至會場。遂由溥倫擇定六月十九號下午四時。行開幕禮。其陳列之場。卽爲賽會中之美術館。其開幕時。美國美術部之官員及賽會中之全體辦事人員。咸爲出席。躋躋踰踰。頗極一時之盛。

賽會

當日之開幕禮。自下午四時起。直至九時告終。溥倫恭述祝辭。來賓飲香檳酒。多爲之進一爵。不數日後。美術館正式開幕。於是慈禧皇太后之聖容。非復如前之神聖不可侵犯。雖僮夫俗子。亦多能耳而目之矣。

贈送美政
府

聖路易賽會閉幕時。華盛頓中國使署。派專員一人。將畫像敬謹收藏。運至華盛頓使署。太后本意。如所畫之像。果爾不凡。則於賽會閉幕之後。即將此畫像贈送美國政府。以爲記念。蓋將太后畫像。送往聖路易賽會陳列。本爲中國之美國駐使夫人所發起。而是畫又出於美國女圖畫之手。則將是畫致贈於美國政府。於禮實爲最當。因此而美國政府。遂得寶爲國家惟一之美術品矣。當贈送之時。則由中國欽使親自齎至白宮。而美總統羅斯福氏。代表美政府。實親受之云。

第三十五章 駕還頤和園

頤和園之
春景

送往美國聖路易賽會陳列之太后畫像。既經放洋。予仍留在大內。未卽離去。則以尙有未了之工作。需我料理也。四月下旬。太后卽有駕還頤和園之命。未數日後。余輩又在水木明瑟之頤和園。度其大好之春光矣。斯時桃李之屬。已多作華鼠姑。則含苞未吐。正惹人垂憐之時。芳草漸碧。鳥語盈耳。頤和園四時風景。此爲最矣。宜太后之流連不忍他去也。

賽會畫像
之模範
修飾寫真

畫室之御
筆

皇帝留心
外事

斯時頤和園中宮監已爲我預備畫室一間。風景既佳。室亦疏爽合宜。此乃出於太后之命。故能實獲我心如此。蓋太后今亦知予性耽沈寂。好幽靜之所也。日晷漸長。予於斯時。頗能多事工作。當時先所著手者。卽爲往賽之太后畫像之模範。一小幅。太后欲自留此。以誌記念者也。繼則將先所畫就之太后寫真二幅。細爲修飾。故亦頗佔時光。予之畫室。事事既稱我意。然以與戲廳太近。每逢演戲之日。管樂聒人耳鼓。殊爲不耐。予遂決意逢宮中演戲。卽乘便還北京一次。與康格夫人一相聚首。至足樂也。某日。適逢演戲。予遂請於太后。往北京一行。太后允之。次日歸抵予之畫室。則見有戲單多面。在予桌上。上有紅珠筆跡。顯爲皇上手筆。蓋非皇上不能用紅珠筆也。予卽揣知昨日皇上乘予外出之時。必曾在此小作盤桓。繼以皇上手筆。細爲諦視。則見所畫者非他。乃一幅日俄在滿洲交戰之地圖也。此可見皇上之留心外事。宵旰深宮。實不亞於太后。而其默無所言。若不介然於懷。斯豈光緒帝之本意哉。然而不知光緒帝者。則誠將以光緒帝爲不識不知。

再舉行園
遊會

太后之讚
美畫像

女室參觀
畫像

之庸主矣。安能見其操心慮危。實有不得已之苦哀。存於其間耶。五月中。皇太后又遍請北京駐使及其參贊之夫人。舉行園遊會。仍倩我任招待之職。當予行進大朝堂時。來賓尙未戾止。太后見予衣服。甚爲樸素。卽從花瓶中手擷紫牡丹花一朵。親爲予繫之襟上。曰如此則不嫌太素矣。是時予著手之畫像。都已完工。太后因卽謂予曰。女士所畫之照。極稱余意。予意今日請諸來賓一觀如何。予自卽贊可。特太后是舉。予初實一無所聞。故畫室中諸事雜亂。未嘗稍事預備。因此頗爲惆悵。予卽以斯意告之太后。太后遂許我於用茶點後。先行退往畫室。預備一切。稍頃。諸女賓已先後戾止。覲見之禮。如常進行。進用茶點。既訖。太后卽起身先行。導諸女賓至我畫室。參觀畫像。而予則反殿於後。似前者成約。太后都已忘及。而予亦不便急促先行。然心中則殊爲懊喪也。乃既抵畫室。則見窗櫺洞開。室中明敞異常。而太后畫像。則已安置於柚木畫架之上。一切設備。極稱予意。惟畫像安置之地位。微嫌不佳。然在太后前。予亦不便親自布置。蓋太

畫像袍緣
之補筆

后早已授意宮監。爲予設備矣。諸女賓既見太后畫像。無他評論。不過一意恭維而已。

諸女賓參觀之時。太后忽瞥見畫像上有袍緣一小方。未曾清楚畫出。太后卽指與我觀。曰請卡姑娘宮中稱予之名爲我在此下一補筆。不亦可乎。蓋此爲想象之筆。西國畫家。最重視之。而太后不知也。故突有是請。予不能過拂其請。亦卽唯唯頷之。繼卽將此像爲攝一影。太后謂此圖更較送往聖路易賽會者爲佳。女士生花之筆。眞能動人艷羨也。

女士之離
清宮

自予之進大內。爲太后寫照也。韶光如駛。忽忽已歷八九月。享用之優渥。起居之安適。自然勝尋常百姓家萬倍。然斯地信美。究非吾土。故於末一畫像完了之前。歸去之興。忽動於中。未幾卽拜別皇太后皇后。忽忽出清宮去矣。然而與皇太后皇后及諸貴婦人離別之候。回思前者之言笑與共。登臨必偕。則又不勝南浦之感。而爲之魂銷黯然也。總之予之僑居清宮。及當時之種種經歷。實爲予畢生最

慈禧寫照記

可玩味之記念。今日回首鳳城。如在天上矣。

